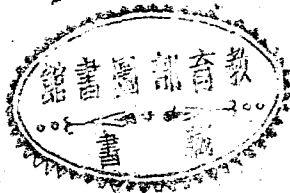


抗戰文藝叢書第三種

鴨嘴澇

吳組湘



818-99

2909

星川

0)

「抗戰文藝叢書」序

文藝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底起源也許遠在人類使用文字之前，當人類底精神受了深重的感動，激起了創造的慾望，用語言文字，或其他適當形象，表達出來的時候，就產生了文藝。當初民看到不可思議的自然現象，或戰勝了他們底敵人，或克服了危險的災難，往往集合頌禱，或圍着火堆跳躍吶喊，跳躍漸漸有了節奏，便成爲舞蹈；吶喊有了韻律，就變做歌謠。後來隨着人類生活的日趨繁複，文藝也逐漸有了多樣的形式與複雜的內容。偉大的創造的心靈所完成底作品，雖然可以獲得全世界各色人種的欣賞與感動，這是因爲它所給人的美感，也如鳥蟲螭螭歌喉，花卉妍麗的色態，符合了自然底節奏與旋律。不過「言爲心聲」，語言文字以及種種藝術形像，無非都是人類思想意志的客觀流露。任何時代底文藝，都反映着作者對於人生底態度，和他底時代影響。所以從歷代文藝成就的大小上，往往可以看到時代精神的振萎。也就是說，文藝的創造固然以

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現的風格，與文藝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亦印作家對於時代的感應，和他所努力的方向，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因此有偉大的時代，必能產生偉大的作品，而偉大的文藝更能推進偉大的時代。遠如希臘古代藝術的影響，歐洲底文藝復興，都是顯著的例證。領袖在「實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講詞中，曾說：「有了文藝復興，才產生近代歐洲光輝燦爛的文明。」因爲偉大的作家都以救國自救的熱誠，發揚積極精神，喚醒民族意志，提倡自我創造，確定了真善美崇高的境界，鼓勵人們爲不朽的事業奮鬥，而以求得國家社會全體底自由，爲最高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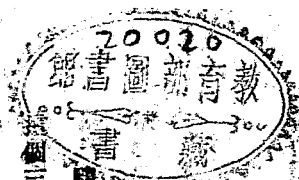
因爲文藝起源是民族的，所以時代的文藝，都富有戰鬥的精神；在民族動盪的時代，戰鬥情緒高漲，文藝便愈能發展。又因爲文藝底存在，有賴於國家底組織，所以優良的文藝，都具有建設意義；它底發揚，便是建國力量底增強。更因爲文藝離不開人生，現實的文藝常是表現着人類底生活和創造的慾望，指示着社會底生存，和進步的真理。

再說我國現代作家，近數十年來，隨着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已建立了新中國底文藝基礎。在抗戰建國期間，無論在前方，後方，邊疆，海外，作家們都遵循着 領袖英

明的指導，忍飢受寒，跋涉萬里，爲抗戰建國流血流汗，努力本位工作。中央鑑於文藝建設之重要，爲獎勵文藝著作，扶助文藝作家起見，因而有文藝獎金之設置，實施數載，尙著成效。最近爲求文藝作品水準的提高，三民主義文藝運動的推廣，更感於一般出版事業，印刷困難，爰特編印抗戰文藝叢書。祇以徵稿匆促，未能普遍，遺漏佳作，自所難免。幸承各地作家踴躍參加，更得會中同人多所協助，乃獲草草出版。編校印訂，容有未盡完善，有負作家苦心與讀者熱望，但冀深體中央扶助新文藝建設之初旨，從此就文藝本位上，其作更進一步之努力，俾使更偉大的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新文藝，能隨貴虎戰勝到底光明，成爲建國成功底收穫。則這部叢書印行的意義也就更見重大了。

張道藩

三十一年五月



鴨嘴灣 上篇

鴨嘴灣是黃山山脈支脈裏的一個小村落。和山脈裏其他的大的小的村鎮一樣，一個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也是聚族而居。居民全都姓章。

大河從上面帶聲喧嘩之中彎彎曲曲穿了出去，迎面碰着鴨嘴山，屹然高聳，突出着嶙峋的岩石；好像遇着一個橫變的兇漢；兩手撐腰，仰頭向天，有意伸出一隻腳攔住去路。要和這遠來的過客鬧是尋非。大河奈何不得，只有把河路繞開，轉而向北，繞了一樹彎，再繼續向二百里外的大江裏緩流而去。

在這做伴無證的鴨嘴山腳下，面當着委屈向北的大河，那河岸上，在竹木叢林的護照之下，蹲着幾十座或寬或低的簡陋瓦屋，散落了約漁父等一頭搭在瓦溝裏，一頭搭在



(南)

05107

門窗棧或為棧的棧上，上面掛着洗淨了的菜籃，掛着大白菜，晾着滿是綠釘的木
 棧和小棧的此布；大的小的竹箕裏擺着胡巴和熟蕪乾之類，用篾架着，或是放在低
 矮的屋瓦上曬着；大捆的蕪草、高粱桿、玉米桿和黃豆梗，疊成箬形形的，圓柱形的
 或立方形的堆子，上面攤着漁網，晾着大量純白的和嫩黃色的鹹筒；松柴概沒經過劈斫
 ，沿着牆直堆着了屋簷，那些大大小小黃褐色的圓剖面，綴成了簡單而美觀的圖案畫。
 岸下是河灘，砂子卵石鋪成一片廣場；稀疏零落地長着芒草、白茅和狗尾蒿的叢；上面山
 裏下來的粗大木料，有的刨了皮，有的連着枯皮裝成木筏，在河沿上堆成高大的堡壘；
 鋸好了的木板一橫一豎疊架起來，一座座大如屋子，——那木板有的已經長滿了綠苔和
 墨色的霉點；一種叫做「絲瓜殼」的小漁船，船底朝天，用木板架着，準備用棉花塞縫
 ，塗刷桐油，以待「開河」時候應用。

在村尾上，一座小小的土地廟旁邊，高臨着下面的河灘，那裏一連幾間矮小而不整
 齊的屋子，環繞地圍在柴樹林裏。一羣麻雀在穀草堆上，在屋頂上，來回的急梭的飛着
 叫着。

他曾在鎮上的自衛團裏充當過獵戶隊。

他的身體粗大，穿着泛成灰黃色的黑布棉袍——這是分得的阿爸的遺物——把前後兩衣襖疊成三角形，倒扣在攔腰繫着的藍布帶裏。脚穿一雙蒲鞋。頸項裏用一條骯髒的土製面巾繫着，算是從鎮上學來的時髦派頭。頭髮蓬鬆着，歪披在額角和耳根上。隨着步確的震動，長頭髮慢慢遮沒了半邊臉，他就擺一擺頭，把頭髮甩到腦後去。

他的臉孔扁而闊：鷹鉤鼻子和眉毛眼睛的四周滿是烏青色的點子，其餘的地方全被大的黑麻點遮蓋着。家裏長輩常說的，他十歲那年生天花，疥癩子被他自己用手剝掉，又不肯忌嘴，生薑辣椒偷着充量的吃，因此弄成一臉黑麻子；這個他已經不記得。至於那些滿鼻子眼睛的烏青點子，他却分明沒忘記來源。那是七八年前的冬天，他跟村上人龜黃龍攪打圍子，打的是兩隻野豬。那時他還是「嫩手」，派他守着攔尾路。一隻野豬擰了傷，竄到刺芭蓬裏舐血。他遠遠的伏在一棵大栗樹上，聽到大家高喊着叫他「補槍」；他聽了準，抖着手慌忙扳動「鷄頭」，不想槍筒裏藥硝塞的太緊，嘍的一聲，火藥從「帽口」裏噴出來，把鼻子眼睛一帶全都灼完，人也跌下地。回到家，臉子腫的像個

大窟窿；睜開眼睛，面前漆黑一團，多天煙火光的紅影子也看不見。當時只說眼睛瞎了，沒了指望了。但村上人都慶幸他保住了性命，竟沒給那野豬咬死。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阿媽整天守着塗擦火油藥，慢慢的居然好起來。結果是在黑的麻點之上，再加一層烏青點子；白眼球上似乎也嵌的有硝砂，眼睛睜久了，覺得發脹發澀，冷風一吹，就會流眼淚。可是這個並不會妨礙他的眼力；而且反因此激動了他的蠻脾氣，格外發狠練槍，從「嫩手」打成了一個不壞的「老手」。

太陽早已從鴨嘴山翻了過來，碓房裏還是黯森森的。門口桑樹上搭着竹竿，晾滿白菜和繅絲剩下的「筷子頭」，一座高大的穀草堆，沿着烏桕樹幹堆起來，遠遠的屏障着門前。從桑樹和草堆的空當裏，可以望見一段河灘，和對河의 香爐峯以及高低迂迴的山谷。後邊沒門的門通到牛欄裏。他的老黃牛對他睜着馴良的大眼睛，慢慢扭動着嘴，喘着穀草，鼻裏不住的哼着白色的氣。

碓臼裏黃色的穀粒，漸漸泛作花白。三官咬着牙，狠狠的踏了幾腳，離開扶欄，蹲到石臼旁邊，抓起一把穀粒來看看。他聽見門外一羣野孩子似的吵鬧着的麻雀撲拉一下

全都糊塗了。有人的聲音走近來，他用油污的發亮的袖口拭了幾下眼睛，把手裏攢攢的白石裏，拿起符把在白石邊沿上掃着，並不向外面看一看。

走近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他大哥的大兒子，名叫平寶兒，十三四歲，兩額圓睜睜的露出大塊白珠的大眼，是個鬍鬚頭，在綻出了紅色綢布的瓜皮帽的下面，露出一沿厚厚結成石灰疙瘩的溼瘡，身上穿着棉馬褂，鑲着麂皮毛領子，拖着一雙龐大的棉鞋在赤腳上。他提了一簾籃白菜，一一在竹竿上晾着，鼻子裏嘶呼嘶呼響着濃涕。那另一個名叫富黃瓜，保長皮猴子的堂弟，被派在他的豆腐店裏當夥計使喚，是一個滿面浮腫，不往乾咳着的四十多歲的獨頭漢，用漁叉桿挑了一担漁網，七手八腳的要搭到桑樹樑上去。他的動作緩慢而帶着一些女人氣。

「不好！不好！要掉！」富黃瓜慌張的叫喊，他雖然年紀已經四十多，聲音却尖溜溜的，細弱得如女人的嗓子。他的浮腫的下巴上沒一點鬍鬚根。從他外貌上看去，好像隨便說他多少歲數都合適。

鬍鬚頭提着覆啞的童音，哈哈的笑起來。放下手裏白菜，走過去替他扶住一頭漁叉

嘩，擡上桑樹椹。回頭攬着紅腫的兩手，走到碓房門口張一張，和屋內擡着穀糠的響聲。

「小爹，你在這裏呀。我聽碓頭沒聲音，當你……」

他撕着闊大的嘴，親熱的笑着。那嘴角上乾裂發白，露出稀疏的焦黑牙齒，看去像是一口鍋巴末。說着，抓到空着的扶欄上，很老練地替他的「小爹」踏動起碓頭來。

三官喜歡這個碓頭前的姪子。這姪子從小是他抱大的；沒分家的時候，他還是帶着碓頭一床睡。叔姪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小爹上山打麝，碓頭帶着拍手吶喊；小爹晒上叉魚，碓頭帶着燒松柴；小爹繅絲，碓頭幫着看火頭，踏腳車。一撥一撥，「碾麻子」，村上人都拿這句俗話揶揄着，說他叔姪是天生的鴛鴦一對。

三官把地上的扁担檢起，搭在籬笆上，坐下笨重粗大的身體，向門前正在攤展着漁網，準備用細梭鑿補破窟窿的雷青瓜看着，靜了一回，用藉口揉揉眼睛，帶着一點沒有戒熱的大人的莊重神氣，說：

「黃瓜，」他的喉嚨濕濕發澀。「你個皮猴子咋朝沒回來？」

「老板？老板沒回來。在區里辦事哩！」

「你咋朝不是到鎮上打桐油去了嗎？可聽到什麼的？」

「說要和，還是講和；我老板說的。究竟弄不清楚。我走郵局門口過，許多人擠在那裏，蒼蠅圍着個牛屎堆。那無繩電的機器戲正在放消息。我擠了半天也沒擠進去。後來馬先生站到櫃台上，拍手說，說了半天。他那口蠻話，我也照顧不照尾。後來聽街上說，上海我們開上了五十萬救兵，日本鬼子打到江裏裏去了！——十里無真信，老古話。……我說還是和了好，你說可是？」

官黃瓜好像搖着一串破了的響鈴，尖溜溜的女人嗓子，叫人聽着鼻子發癢。他出名的話多而富於創造的天才，說鬼說妖怪有他的特殊魔力。可是關於其他方面的事，他從不信奉他的堂兄，保長老板（保長不許他稱兄道弟，要他叫老板）。他的意見就是老板的意見，他的話也就是老板的話。

三官凡事都是反對皮猴子保長的（有一次因為派捐的事，三官提出質問，釀下發生

爭執，皮猴子保長大發雷霆，拍台擂桌的把三官責罵了一頓，聲音要捉他頸區裏去。三官更記下了仇恨在心。對於打日本，他尤其是個主戰派。他在鎮上自衛團里當了三個月獵戶隊，每天早上都到那個學堂裏同體操教員王先生講一番打日本的道理。雖然他如今已經成家立業，這類和自己日常過日子不大相干的舉，已經不常擺在心裏，但偶而談起來，他的熱心還是很不壞的。

「怎麼和了好？……依我說，就是不能和。」三官板着脸臉，很自信的說；同時用手裏竹帚隨便的撥着確白裏。

「小爹，富官剛才說的，」頭從扶欄上探着頭，一邊顫動着，插嘴說：「他們藏在黃龍溪裝冬筍的貨船就弄開下去了，那個時候和了，那個時候開。他老板派他押木，隻到蕪湖去。他怎麼不想和！」

「自然囉。」富黃瓜拿梭子在網上穿了一下，回過頭來說：「總是正經事要緊。這三個來月，就誤的還輕巧？那些木板日晒雨淋，都要爛掉了。再說，那日本鬼子也不是好惹的；大事小事，總有個了時，這個歸氣也沒用！你記得發大錢的那年冬上麼，也是

講去蘇聯邊和日本鬼子打起來了。許多人都高興。那天我請你到鎮上去，到政府機關裏放爆竹，鞭炮的，像過年的那樣熱鬧！都嚷嚷說日本兵打敗了，上海的日本鬼子都殺盡了。你也喜的喘氣緊家跑。可是後來還不是說日本軍沒敗，倒是中國吃了虧。所說嘛，還是不惹它的好，癡漢不識人，讓人不是癡漢，老古話。你悟悟看？」

「這回的事不比上回。你不要摸錯了旁腦！」三官說：「上回好比家裏小把戲，事末後家裏大人家出來，不許小把戲鬧，講個和拉了倒。這回是家裏大人也管不住這口氣了，也要打了，你看呢：上回只打了個把月，這回從六月裏打起，先是北邊打，末後上海也打，都說要和要和，怎麼打到今朝還在打？你爹皮猴子是癡漢幫了頭，我看還是趕緊把木筏拆了罷！」

「木筏小本木筏的，還是小事；幫的人心不安呢。……現在街上買不到鹽。說日本鬼子佔了海口，我們就沒鹽吃。一個人呢，不吃鹽！你想想！」

「黃瓜，你不懂。若是講了和的話，明朝飯也沒的吃，吃鹽！我說，人活在世上就是口氣。欺人太狠了，那個也嚥不下這口氣。你在郵局裏看見那壁上的地圖吧，日本就

像一條蠶，中國像一張大桑葉。一大塊都吃去了囉！吃還不算，還要吞下鴉片學堂裏王先生說的那些道理，把我的腸子都氣得絞根斷！讓那點眼屎樣太爺國教的這樣子，怎麼中國人就這樣不爭氣嘛！」

說到這里，三官好像和誰發作鬱脾氣似的，拿着笞把走出來，麻臉上微微現着紅暈，頸項僵硬着，一邊瞪着眼睛，一邊立下頭上圍着的面巾揚着，把個硬着的頭點一點，大聲的說：

「娘賣辰的！若是齊齊心，就算我們十個拼他一個嘛，看看那個狠些哩！」

齙齙頭也停了權頭，跟到門上站着，盯着他小爹的說話和表情，他不由的也作古正經地瞪着大眼珠，吃緊地扭動着抿着的闊嘴，好像要替他小爹使一把勁一樣。

富黃瓜白浮黃腫的臉子沒什麼表情。等三官說完了，他用梭子在頭髮上搔了兩下，低沉着尖嗓子說：

「呃，驗說末，是氣人哩。——娘親的，日本鬼子就那麼兇，不曉得怎麼弄的！」

「他處不見得礙七個鼻子八隻眼睛！」三官好像已經平了一口氣，風平浪靜的站著說：「這個就是拚的專，沒假造的。果然真的一下闖上五十萬救兵，倒好了；只怕不肯開許多。」

「要打的話，要用巧法子，硬拼不行；這不是石壁上撞烏龜的事。你聽我說：最好用火牛打頭陣。牛角上一邊裝幾把小鋸刃；棉花蘸洋油，綁在尾巴上。五百頭牛，排個長蛇陣，點了火，爆竹鑼鼓一齊響，排山倒海衝過去。不衝他一個個仰天吹海螺，我都不姓章！」

三官認真地沉着臉，覺得這話很值得推敲。爾爾頭尤其感到了富黃瓜話裏的魔力，睜着大白珠的眼睛出着神，忽然想起來的說道：

「日本鬼子有飛機大砲哩！」

「飛機大砲怎麼樣？」富黃瓜得意地繼續說：「飛機大砲那里來的及？我們五百頭牛哩，你想想！再說，飛機大砲我們也不是沒有的。依我說，不是那個用法。比如飛機要你丟炸彈打得倒幾個人，這也要用巧法子；我說，挑幾担石灰上去，飛到日本鬼子那

邊，只顧撒石灰，追着撒，莫敢停。石灰飛，眼睛裏，你想想那個滋味！……這邊再敲鑼響號，人馬發大駁樣的衝過去，殺他個小豬兜在口袋裏，只有叫的，沒有逃的！」

「哈哈！這法子好！這法子好！」鬍鬚頭喜的只閉眼：「小爹，你說好不好？」

富貴瓜笑得乾咳起來，那痰聲悶在喉頭，像用鐵針接續不斷的敲着，口空嚥子；着筋在他的太陽穴上物梗着，浮腫的眼睛充血發紅。隨後咳出一口痰，一邊擤鼻涕，

說：

「當兵，我不行；若叫我當軍師，我就是這個辦法！」

三官重新繫着面巾，矜持着，沒動聲色，老實說，富貴瓜的主意，他也是佩服的；如同平日聽他說了一段奇妙的故事一樣，心裏感到有趣，覺得這個不像樣的人，確有比自己高明的地方。但是他細摩着前綫上打仗，究竟想像不出是怎麼一個情形，飛機大砲轟擊沒有看見過。他不能判斷富貴瓜的妙法子到底有用是沒用，停了一回，他笑着淡淡地說道：

「馮制油花嘴，倒真有些想頭子！」

「學國語磨豆腐的時候，就想這些心窩子吧？」對對頭非常欣賞的拍着臉說。

「我說的也是還不出娘家，」富黃瓜重新用梭子在網上穿起來：「不過你說人命掛上算是還好漢的話，一個人只有一條命，只死得一次，死了就活不轉來，好死不如賴活。『老古話』你當是說的好玩的！齊齊心，就怎麼樣？那個捨得去死？像你說的容易法，中國不就好了麼！」

「這成壞在怕死，中國人不爭氣！依我說的話，大家都發個狠心，咬咬牙齒一齊拚上去。日本人也不是鐵打的命，給他次生米飯吃吃，也讓他肚裏有個數。——這一次就兩個七搭八。你看上海那裏挺了三個來月，我們這邊也不是麵糊鼻涕貨！」

「這還是還好漢的話麼！富黃瓜擰了把清鼻涕抹在掛網的竹竿上，深長的嘆口氣，說：「這個仗真的拚下去，明朝還不曉要怎麼個活法！都是拿人命不算數嗎！我和你說現在打仗不是從前的家數了。從前是將官在前鋒，打一個紅的進綠的出，當兵的在後面不過穿穿推頭。現在的將官都不行了，倒了過來了，自己躲在後面不露頭，只把兵關上緊關火槍。你想想一天要死多少人罷！你只管說的興頭興頭的，比方說，我們老黃

說的：又有公舉下來，真的要真抽丁的老法了。這是催的第三次。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這是真的送命的事，你當還是像錢儀上當自衛關，做個膽子的耳朵擺擺樣子怎麼的！——

「別！別說別說！早就抽到二趙三趙了，你當是說的好玩的？」

錢儀官已經走到屋裏，扒到扶欄上，聽着富黃瓜的話，且不踏動確頭，把眼睛沉着，以裏在確白裏，壓夠鼻子皺了一皺，似乎覺得這倒是個爲難的題目。他笑着，廳上紅紅的，顯得有點鼻酸和不安；大約想起剛纔的時候，自己不會記起這個。

「你家弟兄三個，」富黃瓜回過頭來，很關切的樣子，緊接着說：「加上幫幫頭，就是四個了。你當抽不到你呀，嚇嚇，你莫着急。不抽就罷，要抽就是你！這可不比在鎮上當自衛關，你當會發味着！」

「真抽到我，我自願去！」三官撇開嘴笑着，醜臉子更是難看：「就怕不抽我哩！」

「你是鴨子死了，嘴還是硬的。——不是錢氣這好漢的事體！」

錢儀官把眼睛望着他小爹，似乎要等他小爹說些什麼出來；看見小爹不說，他就替

「怎麼抽得着我小參囉！我們是分了家的，一房頂一戶，三工抽一，是抽那沒分鍋錢的囉！——那天我伯伯說過。」

「噫，」富黃瓜笑起來，「怪不得你選好選，你是說的乾礮上的話囉！」

三官立刻板起了臉，覺得這口氣沒法望下嚥。他剛纔說的許多話，自問的確沒存過別心。他把確頭踹了一腳，停住了，歪歪的硬着頸子大聲的說：

「那個說乾礮話，七世八代的祖宗喪屍股！我大哥的話那裏就作得準！——富黃瓜，你是個有卵的，敢同我打個拳：我同你擲綵綉裏自己壞了船去！不敢去的是灰孫子！」

「我不敢！我不敢！」富黃瓜臉也不回，開開的笑著回答：「你同我賭狠做什麼！你連滾也不該說。——我四十多的人，這副神抽樣子，我就貼他錢去當兵，人家也不要！」

三官頭笑起來，露着滿口焦牙齒，看着他小參說：

「富官真是個沒卵子的貨。」

三官把頭髮向上面一甩，眼睛望着河灘上一羣野鴨子正在飛。他不再作聲，沉著臉，很不自在地凝想着什麼；一邊使勁的把確頭踏動起來。

二

開河的日子漸漸逼近了，鴨嘴澆家农户都為這即將到來的，農閒時期中的三個月，忙得緊忙碌着。三官雖然已經另外頂門立戶，但是打魚的一切生財器物還是和他大哥三官共有着，因此打魚的事也得弟兄三人合伙做。他用了一天的工夫弄出一壘多煤，夠自己兩口子吃一個時期的。接着就開始劈砍松柴，以為夜間又魚時候的燃料。多年以來，這劈柴的工作都是派他担任的。

山鄉的冬天，日子顯得格外短。太陽剛爬出高聳的鴨嘴山，沒等到能到天空，眼裏一霎就已落偏到河灣盡頭的頂上了。三官脫的只剩裏面的掩襟破藍布褂，背頭上補了一大塊褐色的布，在空氣裏顯出一種鬆弛的顏色。他的烏青臉好的麻臉上，佈着粗壯的紅毛，兩隻粗壯有力的手臂，每次高舉起

他歪斜着臉，巴裏就一戰你的。這果
果的響一聲，聲音甚低沉而悠遠，似乎抑制着許多急要發洩的惱怒。他顯然是無敵要

這一大群孩子高興地分做兩月的松柴生着氣。

這一個個的孩子和他的奶奶，自從後那散亂在土地上的家，他們一蓬蓬地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從到種門前法，誰做誰的。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

鬍鬚頭放着柴，也唱道：「自罵自當，癩蝦蟆燒香，烏龜挖……」

奶奶叱責道：「不許你搭腔！這是你惹的！」

長慶兒又提起響亮的嗓子，唱嘲笑麻子的放牛歌：

「麻子麻呀……嘞嘞哪！……水裏爬呀……嘞嘞哪！……爬的起來趕老鴉呀……嘞嘞哪！……老鴉放了個屁呀……嘞嘞哪！……打到了黃龍溪呀……嘞嘞哪！……黃龍溪放一槍呀……嘞嘞哪！……打到了清弋江呀……嘞嘞哪！……清弋江播一鼓呀……嘞嘞哪！……打到了富國府呀……嘞嘞哪！……富國府敲一鑼呀……嘞嘞哪！……打到了上西河呀……嘞嘞哪！……上西河放一銃呀……嘞嘞哪！……打到了蕪湖城呀……嘞嘞哪！……蕪湖城打一帶呀……嘞嘞哪！……打到了和悅洲呀……嘞嘞哪！……和悅洲加一鞭呀……嘞嘞哪！……打到了青陽縣呀……嘞嘞哪！……青陽縣放一箭呀……嘞嘞哪！……打到了三里店呀……嘞嘞哪！……三里店放一鞭呀……嘞嘞哪！……打回了鴨嘴灣呀……嘞嘞哪！……哈哈哈哈哈！麻子又回鴨嘴灣添了呀，要捉麻子到富國府去嘗伏子呀，麻子嚇的痲絲屎呀，哈哈！」

那野孩子唱了兩三句，三官飛罵了聲「娘賣辰的！」把斧子擡地上一擡，怒冲冲的走到河岸邊上大聲怒叱起來。但是那孩子絲毫不在乎，只管從容得意地唱下去。那清亮的童音在山谷裏在河空中迴盪着，激起了四處隱隱的回聲。三官扁而闊的臉板成一塊鐵，鼻樑一張一翕的開着扇，厚實的關胸脯起伏着，就要向通到河灘的石級那裏走去，奶奶趕忙踉蹌的走過來，柔弱的聲音帶着許多焦憂和恐懼，說：

「你同他小把戲爭什麼？你省些事。隨他唱去，又不唱掉你塊肉。……唉，你這縣脾氣！」

坐三官的鼻樑連連翕合着，把頭髮甩一甩，停了脚步，向河灘裏怒瞪着眼睛，望着那漢子的保長的兒子從牛角上爬上了牛背，放肆地勝利地大笑着，從河邊上穿進木筏堆積的高大堡壘裏去了。三官抑制着心裏的惱怒，再慢慢的狠狠的罵了一句，吐了口唾沫在地理官重新回到葦草旁邊的劈柴的木碓那裏去。

官晚上亮了火，三官因為替公家劈柴，被邀到大哥那邊吃飯。住房是在牛欄的後邊，窄窄狹狹的做着雞埕的小巷通進去，一連三間蘆蓆頂的板房。三官和大哥各住一邊，

堂屋裏是奶奶帶着歸頭住。二哥帶着族眷在黃龍溪做木匠，要到開河日子纔回來。大官、三官和奶奶坐在堂房裏的板桌上吃着飯，大家心上都像壓着些什麼，空氣不似平日那自在和舒暢。

大官四十多歲，比三官矮一個頭，瘦瘦的臉，滿面勞碌過度的早衰的風氣，只有那鷹鉤鼻子可以證明和三官是同胞弟兄，他雖然也是個早長，可是人却那麼老實欒縮。他坐在桌旁習慣地蹙着眼，額上滿是很深的皺紋；只顧低頭把滿口飯粒咀嚼着。

母子三人的心思各有不同；但是對於未來日子的不可捉摸，心裏感到一種惶懼和不安，是相同的。他們能夠往時在漁季到來以前一縷，隨着工作的加緊，心裏也在興奮着；依據公議的時價，計算每夜又得多少斤魚，日間又可網得多少斤；準備和鎮上那家鮮貨攤接頭，和四鄉那些魚販子定主顧；計劃每月淨得多少錢，如何支配抵還鎮上和黃龍溪的賬欠，還要談些下年鹽池冰凍和找尋魚路的舊話。評論村上那幾個鹽手如何下叉，如何撒網的功夫。奶奶少不得談談說些當年同爹每月時的風光，和近多年人心的敗壞，地方上景况的變遷相比較。談話之間，彼此的心緒都許很是感傷，很是矛盾，很是

做樣樣緊蹙着細小的可憐的眼睛，連着個筷子在碗裏蘸辣椒吃，還是覺得口裏咀嚼的酸味同米粒，糞得嚥下肚去。她不住的注視着面前的兩個兒子，抑鬱地，低流地吐一口氣。她希望兒子能開口談些什麼，最好總能夠問的向他斷言。這回的消息是假的，或是稱自己一家人絕不牽涉的。但是兩個兒子都只板着沉悶的臉，低頭扒着碗裏的飯。細細頭已經盛來第二碗飯，送到桌邊，送上碗，請奶奶給來給他。奶奶說：「你以後給我少……我的不吃了，但在……」

「這些事我可聽見？」
「一驚雞頭裏嘶呼嘶呼的響着，不作聲，接了碗，重回灶房門口的矮腳凳那邊去。大官抬頭望望他，嘴巴開了開，似乎打算說什麼，但又扒了口飯進去；大家重又沉默着。」

半晌，三官開口說：

「那個娘氣的，那天我總要給他次生米飯吃吃！」

「唉！」奶奶帶着深憂重傷，無可奈何的嘆口氣，眼睛裏露出一種差不多顛乎哀求的模樣看着她的小兒子，慢慢的說：「你這麼大的人，還是不聽話。你那癡脾氣，你要

「惡着點，你做好事忍着點。」

與他談說的那個？」大官停了咀嚼着的嘴，很關切的問。

「聽着向他惹他阿爸的勢，動不動就說拿我到區裏打屁股，剛纔又說抓小爹到甯國府當伙計。」

「不許你多舌！今朝明明是惹他的！」奶奶說。

那大官把眼睛盛着，不安地各方面看着，而後停止在他老三的臉上。——那麻臉板着，鷹鉤鼻頭上因過多的辣椒的刺激，漬着汗珠子，嘴巴和人中上也是濕漉漉的，滿口飯把兩腮撐的脹開來，急促的扭動着。大官覺得此刻這個臉上到處都有一種不馴熟不穩妥的可怕虛的東西。

「娘戳的別人都不不要活了，明朝！」那嚼着滿口飯的嘴巴放出了渾濁粗大的聲音：「讓他回家去活去好了！把個保長當皇帝做起來了！」

飯桌上又沉寂了起來。

「不要說你這麼大，我還要來說你。」半晌，大官對他老三睜着誠厚老實的小眼睛，

，隱隱的着急的說：「不要指着你這恩從前，在家裏發，碰壁牛脾氣？不要緊的，是什麼世道？心裏也沒點譜子！」

一頓話可是呢！「奶奶感到了一點輕快似的，直了直腰，跟着說：「拜了堂，頂着個人頭的人了，當你還是小把戲？人家還饒你的注子呢！常時你就裏向他頂，再不曉得藏忍點，耐上多少人，要你實在前頭，要你用尖做什麼？算你好漢是的不是？比如今朝他家裏，你小把戲你幫他爭較做什麼？你那癡脾氣還不忍着歸工也，小把戲，到時深出沒老虎，……」三官微微歪着頸子，「他就稱霸王，也要亮亮眼睛！別說給他裝在荷包裏，我可不行的。你越鼻湯樣的由他掉，他越要壓你頭上頭！」

「常時我不說你，說你不聽話，是什麼時候呢，你那裏總不想想？不說你求人，家裏講着的話，人家暗裏許你個脚脚趾頭，怕你不發我栽到水裏吧！你當你站起來，樹根高，你就就是一根快腸通屎孔，明瞭你惹得要吃個虧，纔纔得！」

「天道的幾臉也紅，訂的着急的說：……」

「那常時再說罷，人家待我們也不算壞，……」

「人家：依我說，村上就虧的有個他」。不等奶奶說完，大官搶着說：「那年同黃龍溪搶搶河界，出了那種黃事，不是他出來，那個圖的下台面？除了他，村上再拿的什麼人出出來？別人到了區裏縣裏，話都說不周全，連雙手都不曉放放在那裏好。有個老玉嫌老王，沒個老王想老王。你那裏曉曉得這些呢」。

「這種世道來了，村上的事虧的有他的肩膀抗着，這個一點都不假。人家開初也拿鋤頭漁父的，你看看呢！」奶奶說。

三官嚼着飯，把眼睛看在碗裏楞着；楞了一回，用袖口使勁的揉着眼睛，而後擰了把鼻涕，一邊用手抹着鼻子，一邊奸笑地說：

「虧的有個他！虧的這個好寶貝！村上的人都裝到他荷包裏了吔！條一條汽車路，今朝來攤工，明朝來攤工，他就拿着做了戲，三角五角的要了多步去！土地丈量，還沒見個狗腳踏來，他又收茶煙錢，收了一次，還要收二次。那天我到鎮上問發堂長王先生，王先生就說這都是假傳聖旨。王先生不好還隱說？那天我到他店裏問了一聲，他就沒的說，回頭把你叫了去，送給你三塊！」

「越說越越越越呢！」大官瘦而黑的滿是皺紋的頰上忽然潑出了微微的紅暈，窘促不安的，睜着可憐的小眼睛說：「你去打打打，打聽打聽，那個保裏不不是這樣辦的，這還是黃黃黃龍溪聯保裏公公公議的呀，別保裏怕怕怕出的還多些！只願你隨隨口就沒沒沒一點轉彎過竅！」

「依我說，那個錢就不當收」。三官聲音緩和了些，望望大哥，同情地說：「幾個大錢，我撞那個糞桶！狗子就在我面上罵你，說你捏在他手心裏。——就說抽了吧，……」

「我是是是不收呀，不收收收可行呢？他給我，我就就只好收。……不給我，我也只當不曉曉曉得。……你沒沒一點轉彎過竅，……你當你是是是個人，……比比比那個都聰明！……你曉得我們無無無力無勞的的人，……」大官斷續地說着，聲音低到微顫。

附：小把戲，凡事不要太執一了哦！

「好好柔弱無力的說：「心裏總要留點底子哦！樹呢要人栽，網呢要人掉，你還是個小把戲，你不曉得個天世界。頂個人頭是容易事呢！你阿爸過去很早，外面誰說有家有名氣的親戚，你姨爹不在了，表哥常年不在家。有個事情到那裏拿主意去？不是你大平戲，且存點天星，乾不黏湯不惹的，你有今朝哉！」

三個人都落在一種傷感的氛圍裏，彼此默默偷視着。三官也不開口，很快的扒着碗底剩餘的飯，發出爽脆的聲音。半晌，大官拍拍衣背，站起來，用手抹着嘴巴，看着老三說：

「你說抽抽丁的話，天理良心說說一句，他真的是關關着諱着我們。春上你成親，就是他告告我的，「這種世道吔，我看你們還是分分開來，明朝有事好做做點手腳吔！弟兄講講義氣也不在這個上面吔！」！莫莫不然，家裏幾個人？分分家做做什麼？」

「常時我都都不不同你說」。

「他自然勸你分」，三官想了想，忽然好笑地說：「戶頭越多末，他好多收錢嘍！我說你裝在他荷包裏，你還不信。難怪呢，我說呢。：抽丁，明朝你曉得怎麼個抽法？」

他眨眨眼睛就是一個法，你曉得明朝他們還出什麼點子……」

「這個抽丁的事，到底怎說的呢」。奶奶皺着臉之的小眼睛，望着大兒子，又望着小兒子，精神灌注的，急切的問道：「這回到底可拖的過去呢？聽說依老代的法子末，

三丁抽一，是抽那沒勞頓煙的呀。該說這回沒我們家裏的哪處？」

一說是這麼說的，個個都這麼說，就按理該說，分了家的，獨頭頂門戶，靠靠他一個人養家活口；你打打位要緊，把人抽抽抽了去，家裏的人就不不吃吃飯，不活命嗎？這個理總沒沒沒的駁的。大事小事總總有個理，不不能瞎瞎瞎來！」

大官理直氣壯地說了這番話，使奶奶得了無窮的安慰；看看小兒子，小兒子也不再作聲，只用手揉着眼睛，站起來收拾碗筷，拿到灶房裏去；看樣子已經有點心服氣順了似的。奶奶輕輕地伸了口氣，招呼鬍鬚頭到灶房裏面去問阿媽要抹布過來抹桌子。

三官從灶房抱了他的小孩子出來，替他抹着臉上的飯粒。那小孩纔不過一歲多，很是萎黃，看樣子還不如他的鬍鬚頭的哥哥活潑神氣。三官用他的粗大的手指在那小孩嫩嫩的小臉上調着，很疼惜溫愛的逗笑着；笑的那樣粗獷難看。他的鬍鬚臉上已經看不見剛纔那種惱怒和沉鬱的氣分。他似乎完全回復到平常的愉快。那擺在他心上，使他苦痛的一點什麼，好像已被剛纔的一番談話帶走；或是從大哥和奶奶的勸說裏，他獲得了一些什麼可以自慰和愉快的東西。

「我這想另另另外有什麼事，」他搖了搖頭。三官還是彎着眉頭，這時沉
思地自言自語的說：「要小公巨馬，這回完了。是呀是呀，我看明瞭，他總有個真信」。
這是一管他的，好也罷，歹也罷，不過是再說說他的事上。三官聽了，並且此時他
三官輕快的說：「打着他欠。奶奶趁機會叮囑他道：『你以後總要給我甜言語。要自己曉得自己脾氣，捺捺性子忍着點。凡事有你不
在，不要你出尖鑽在前頭。有事擺在你心裏，莫總是直統統的；人家總不說你是癡頭
」

回到自己房裏，他的新娘子早已先弄了飯吃過，這會獨自坐在房裏養蘇素，新
幾歲不過二十歲，胖胖的兩腮，上面凍的烏紫紫的。兩顆漆黑的眼珠，在拂在額上的「
倒海」下面擺動着，有一種鄉間女子素樸的伶俐和聰明。她是經過三官自己偷看了，認
為滿意，而後纔定下的。三官很是喜愛她。雖然在發作發脾氣的時候，他也一樣的怒叱
她，一樣對她有暴厲的動作，但是脾氣一過，他就對她有說有笑，並且有耐性告訴她一
些她所不知道的，和他輕易不肯和別人談的事；從這個，他似乎得到快樂。不僅這一點

從她整個的人身上，他也能得到一種似乎恰是自己所需要的什麼，以此使他感到一種幾乎幸福的東西。這東西促使他更要做一個要強的人，促使他更要出人頭地，更要爭氣要臉，促使他更發狠的工作。因為他有的是正在開始「走上山路」的年齡，有強壯耐勞的身體，有自小受人誇讚的手藝和能力；再合上他從妻身上所獲得的這東西，就使他更有了一種自信，自尊和自傲的心。這結果是一方面使他脾氣發作的次數增多了；但另一方面却使他的脾氣的分量大大減輕了。——在以往，他的脾氣發作時是可以鑽在雅房裏整天不出面，或是逃到山上去過夜，奶奶流着眼淚勸說，他也是不肯回心轉意的。

新娘穿着褐色布的短棉襖罩褂，把身子束的緊繃繃的，大腿架着，穿着藍布褲的膝蓋上扣着瑟瑟的「瓦膝」，以一種自炫的老練的姿態忙碌搓着線。看見丈夫進來，抬頭瞟了一眼，就低下頭，微微張開一點那正銜着一披線的嘴唇笑着。那笑裏似乎有一點嘲弄的意思，似乎表示剛才吃飯時候的一番談話，她都已經詳細聽到了，並且她明白那全都的事實和意義。

「毀娘的，笑什麼！」三官粗暴的，但是那板着的麻臉上藏不住嘻笑的成分說。

「不笑，還哭不成！」

「哭的日子在那裏，告訴你！……說不定皮猴子這回就要對付我」。

睡到床上被窩裏，三官覺得不容易睡着。許多的事不自禁的從腦裏泛湧出來。他留意地想着每一次和皮猴子保長頂撞，而使之難堪的情形；想着平日自己對於皮猴子保長一家的態度和議論；想到鎮上學堂裏王先生的為人，和同自己的關係；想到奶奶常想念鎮上那門在外的有名勢的姨家。——這都是平日從來不曾想過的事。他小明白自己爲什麼已經感覺困倦，而還睡不着；更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忽然要想這些不相聯繫的事。最後突然從腦裏湧出那天在確房春米時和富黃瓜談的一番話，想到今天早上自己正在劈柴時候，富黃瓜下河去洗乾十包布，豆腐架，一邊走下石級，一邊遠遠對自己說：

「這個事，不吉相哩！我老板到今朝還小回來……」

當時自己彷彿感到不安，怕富黃瓜還要接着說出什麼別的話來；自己就惱怒着，板着臉一把大斧向地上一擡，走到土地廟那邊桑樹地裏撒澆去：

鬚鬚頭在堂屋裏奶奶的鋪上咳嗽着，驢驢地聽到隔壁小爹床上還在翻着身。

「激什麼！……你朝這裏劈柴！」

那丫頭朦朧朧朧，聽見小媳婦喘輕頭的低聲的語音。

三

第二天吃早飯過後，（鴨嘴湯）一掃舊俗，每日吃兩頓正餐；所謂早飯，光在上午八至十時。）保長在猴子總從區裏回家。一到家，就差使穿黃瓜袂家戶去送信；大家種到豆腐店門口齊伴，他有要緊的當面告訴大家。

章大官得到信，連忙放下手裏正在刮削骨筒預備鑼記兒頭的竹竿，解去圍裙，一路走着，一路拍揮着衣裳上的竹屑，三步併做兩步的前去赴會。走出確房門，回頭匆匆兩

考三：

「你可可去？」

「我不去」。

三官好像早已拿下去意似的，立刻還徑回客。一邊仍自低頭劈着松柴。劈着柴，他不時的望望豆腐店那邊；兩下相距不過幾十步，但中間幾棵烏桕樹和一些晾曬的衣服東西遮着，河岸在這裏又微微有點彎曲。他只能從那些遮擋物的空當裏零零塊塊的看見豆腐店前面的二段河岸。——那裏已經聚集了些人，各色各樣的襤褸的腿和腳在影影綽綽的輾轉，並且聽到吐痰，咳嗽，擤鼻涕和講話的聲音。三官覺得好笑。

裏想。
玩的什麼新鮮派頭哩，議事不到祠堂裏，把人呼狗似的呼到他店門口去站着！他必

當他劈完一樑柴，低下身子拿另一樑的時候，他看見那邊聚集的人影子裏，有個歪歪戴着黑呢「共和帽」的人頭擺着，他認得那是西狗子。隨後也聽到四狗子的鴨子叫似的聲音說話了：

「怎說的：上海退下來啦？」

三官把手裏剛剛拿起來的一樑柴向木樁旁邊一靠，揉揉眼睛，就到確房裏的扶欄上去歇歇下的扁擔。穿上了鞋子，也上扣，用藍布帶子攔腰一繫，一邊走出確房，一邊

和正在桑樹地裏晾曬衣服。他……娘說

「娘說的，我到底去看看」

新娘高抬着紅腫腫的手，正把一條剛洗的褲子穿到竹竿上去，同一回頭，安閒和緩

地說：

「昨夜裏奶奶同大伯說的話你都忘了哦嗎？」

「我不開口就是」。

三官走近人叢，看見四狗子和東老爹，雙全官三四個人在岸沿上豎龍王旗的石牌那裏聚着。他也就向他們跟前走過去。豆腐店的門上和店堂裏擠了許多人，進進出出，很是雜亂。富黃瓜站在門階上，橫着身子，叉開兩手，護衛着那兩腳在內兩腳在外橫跨在門前的放有兩三架老豆腐和豆腐乾子的薄板桌子。浮腫的臉有點發紅，看去很是吃勁賣力；每當有人擠過，他就提着他的疲弱的女人的嗓子嚷起來：「礙！礙！不好！不好！我桌子要翻了！」站在門外靜着的有二十多個人，老頭子和壯年青年的漢子而外，還有幾個老婆婆和小孩，也有些年青的嫂子遠遠地對這邊望着，手裏抱着小孩或正用蓆索

纏着鞋底。大家七嘴八舌，有的夢形於色地低聲說着話。有的拿「抓你當伙子」「擲你當袍灰」一類的話打起胡鬧着；也有說些刻薄的冷話，以發洩其愁怨和鬱悶焦急的心情的；也有以一種置身事外的安閒自在的神氣說着笑着的。

「空麻子！上海完了蛋了！上海失掉了！」四狗子以一種做作的非常關切的神情把這消息趕着告訴給走近前來的三官，聲音粗糙乾啞，宛如一隻老鴨的叫聲。「他年近三十，留着『西洋裝』的頭，梳的蓬蓬的，油光可鑑（他把他的黑呢帽珍惜地拿在手裏）瘦瘦的尖臉，面色白而帶青，眼珠發晦，穿着緊小的高領的滿身油污的廠工棉袍。他的後子神氣在人衆中顯出特殊。他是村上唯一的一個剃頭匠，自小在鎮上長大的。」

三官冷冷的說：

「我說總有個道理：甯國府那邊就是上海退下來的？——人呢？怎麼還沒露面？」

「還沒放銃吹鳴哩呢，這樣容易出來！你倒說的好！」

東老參翹着一撮短短的花白鬍子在突出的下巴上，在旁邊地上躡着，頭戴破毡帽，

穿着老布棉襖，拿着根光澤鮮紅的毛竹煙管在手裏，他

「飛鏢」(打正在飛的鳥)和「跑馬鏢」(打正在跑的獸——如兔或松鼠)尤
有百發百中的名氣，他抬起頭，用他烏亮的，邊角上滿是魚尾紋的，老在含着安詳的
光的眼睛望一望三官，用烟管指指店裏，禿着舌頭沉靜地說：

「牙齒頭風痛，含下子酒就出來」。

雙全官原和東老爹蹲在一起，兩手捧腮，把他微醺的背脊靠在豎旗桿的石牌上；年
歲大約三十七八，露出兩顆鬚而且長的積滿垢污的門牙在口裏；身上的短襖肩頭已經統
統幾塊脚油似的棉花；豬肝色的醉醺醺的臉上，在左眼邊，有一塊菊花形狀的發亮的火
斑疤痕，此時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打着呵欠含含糊糊的滾着舌頭說：

「我說的話：也出來的了。把人一個個叫了來，他玩你個帽子不見頂！啊嗚，我腿
都麻了！東老爹，你老人家好功夫」。

「就是要你練練腿勁呀」，東老爹對地上笑着，用他的烟管頂着自己下巴，頭一動
一動的，「——老三，你松柴可差不多了」？

「八字沒見攪呢，老爹。」三官和聲地回答，樣子很恭順。

「不！不！今年發發狠，把雙全官的那擇叉比下去。你剛娶親，若不然，人家要笑你！」
東老爹晃着舌頭說。

「嗚呼！」雙全官用他的發烏的嘴唇包了包長而闊的門牙，似笑非笑地，深思地說：「今年呀，儼是這麼做，也忙的熱鬧騰天的；這種世道來了，河還不曉得可開的成！」

四狗子坐在石牌上，擲着嘴，輕輕地吹着他手裏的呢帽，凝着神。他把上海失陷的遺囑傳了三官；而三官却只淡淡地搭了一句腔，顯然不是他所預期的。他和三官以會集鎮上書信，見識較多的資格，平日彼此引為最談得來的知己。雖然三官因為他的好賭，灌爛，以及許多其他「不上正道」的下流習氣，心裏有點瞧不起，但是談起道理，發起議論來，三官在村上還是最能找到四狗子是他的同調者。四狗子認為村上的人都是些什麼也不懂的「山巴老」；在這些蠢笨的「山巴老」之中，只有三官還比較的見過些世面，懂得些一般村上人所不懂的事。尤其談到關於打日本的事，和對於皮猴子保長的所作所為，他倒更能志同道合。因為他們認為這類「新派頭」的事，是只有會在鎮上住

過的人，纔可以弄的明白的。——狗子想：「三官那兒不見趙泰和氣的麻臉，——正在東老爹的跟前趕趟地看雜笑話。」用手在那個厚實的肩上一拍了一下，無奈地帶着點炫耀的口氣說：

「上海退了，你說南京和是不和？」

「怎麼就退了昵？截的！……到底弄不清楚。」三官神情不屬地回答。

「位者要湊，嫌短個頸子，頭上貼着兩個銅錢大小的小頭風膏藥，把整個一隻手膊從寬大的袖口縮進袖裡裏面，還有個一手帕。」正在臀部，把棉襖的後擺扯觀的高高挺起，一拐一扭的走了過來。她名叫做奶奶，姓杜，唯一的一箇一位有錢放債的老寡婦，正已揀好了日子，替她的孫子壽官娶親。她的眼睛緊緊鎖着，病乏地呼吸着。

「我要問問你們：——接弟奶奶衰弱地說：——玉壽離我們這邊到底多少路呢。」

「那總還遠的很罷。」雙公官把眼睛望着別人說。

「要遠南京蘇州呢。……。」三官沉思地回答。

「不賴手啊！不要緊啊，弟奶奶，你放心啊，——東老爹說，

「喂，我信邊邊該說不要緊罷？」搖蕩奶媽懷疑地說。

「厚唇！」雙全官噴着酒氣，用手在發紅的豬肝色的粗臉上摩着，「這個話的話，那個都不敢說。——還是全靠菩薩祖宗保佑呀，弟奶奶。」

「這種世道，……你看可是呢？……」搖蕩奶媽哼嘆着，又慢慢拐到別處去。

「昨朝問了人家一天，今朝還是問。總是有錢不好哩！」四狗子嘲笑地說。

「哼哼！這種世道來了，還是沒錢沒兒子的人快活。」

豆腐店的門上一陣騾動。在擠着的人叢中站出一個瘦小的憔悴的人來。鞋底臉，額骨高聳，尖尖的鼻子，深陷的發黑的眼眶裏溜着兩粒細小的老鼠似的眼珠，兩撇八字鬚鬚，瘦薄而多皺褶的腮皮一邊脹起，像合着個青果在口裏。臉色焦黃，帶着疲倦的病色。他穿着舊電光洋綫的單袍，皮領的繫身夾背心，鐵鏈穿背心的左邊荷包拉到右邊荷包裏。手裏托着一把水燭袋，背頂着燈籠。有一種難於接近和不可親近的威儀從他瘦小的憔悴的身體上發佈出來。

他總是保長堂延福，綽號叫皮猴子，村上唯一的「腳步寬」的人。他有這引筆舊油

塘邊賣的豆腐店。有兩隻「四輪子」往來於黃龍溪和藕湖之間替鄉鎮商家運進出賣的貨物，羅家僱着五六個人手替木筒包運竹筏和木筏；他自己在家裏設的有烟燈，在黃龍溪娶了個年輕的「活切頭」；丈夫健在而改嫁着個「活切頭」，多係發夫家便賣。」回來做「小」，「牌九」「雙雙」和「大攤」他是鄰近各鄉鎮數一數二的「行家」；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外邊話」，看見區長縣長可以侃侃而談，臉不發紅，心不發慌。他雖然從小也是拿鋤頭搵叉的，但是因為識的幾個字，慢慢從「里書」「催課生」爬上來，說到現在，說然還是個滿身窟窿的空架子，可是這頂拿出來已經沒一點「土腥氣」和「魚腥氣」，同村上人比一比，畢竟迥乎不同了。

保長站到店門上，不住的用手摩着留在後腰上的「鴨屁股」。店堂裏的人有的走出來，有的留在保長的身後站着；原先在門前靜候的，也停止了談話，向保長注視着。

「瘦了，黃了，也虧的他，真不容易。」東老參站起來，關心地說。

三官不作聲，把臉掉轉，望在河灘邊的泥灘上，那竹筒上停着隻白頸老鴨。他好像覺得見這隻老鴨，把眼睛臨向它凝着，看了一回，想一甩長頭髮，使勁的揉揉發脹

的眼睛，個個頂很亮，站門上的保長這一吸，又重新去望那老鴉。

保長吹着了手裏的紙煤，正待吸，看見烟絲沒合在下烟，就把紙煤吹滅了，吐了團清水在地上，歪扭着口吸了兩口冷風，看着深陷黢黑的眼睛，隨口的慢慢的說：

「都對齊了罷？」

「早對齊了，今天沒有不對的。」下面有人回答道。

「我牙齒頭風痛，要命的交易，我的！我，唔，」他把眉頭抬一抬，又吐了一口清涎，「事呢，是這樣的……我出不能到頭到尾一五一十的說，沒法子的事，我的！……」

……這回是縣政親自下鄉，帶着兩個弟兄，半夜摸到區裏。——區長是他的堂弟——那一個都不曉得。上海退了，廣寧州官，府門到了二三十萬，要快子。……這連着多天，區長把我們找去了，就把我們送進當鋪。縣長喜歡排場，脾氣躁，一句話不對，就冒火，好像借了他的米還了他的糠！不好伺候。……師區裏有公事下齊，抽了的事，要兩次一併交人。從今朝起，限在三天之內交到區裏，三天之內送到縣裏。唔，五天之內送齊。沒價還的。當都打不掉的。……這回是軍法從事！」

「我們村上豈是個快子錢櫃子，老錢？」

大家回頭看，說話的是財寶官。他還當面把煙壓下面壓着一塊摺疊的報紙，罩着他。「大紅緞子鑲邊」的眼睛。他是個三十以外老實人。正站在一塊烏檜木的下面，挺心鎖鎖的眉眼，非常着急非常渴熱的樣子等待保長的答覆。

保長睜了財寶官一眼，吐了口清涎，吹着了紙煤吸水煙。

「不要着急嘛，你聽他慢慢說嘛！」有人叮囑財寶官說。

「獨頭頂鴉戶的大概不能抽罷？」另一個人插的問，又像是自言自語。

三官望望那個問話的人，拔頭把眼睛睜盯着保長。保長蹙着眉，露出厭煩的神色，窩着嘴慢慢把煙吐出來，也是沒答覆。

人羣中開始了切切私語，每個人都耐不住的想把自己腦裏的問號拿出來，換個滿意的回答。但是沒人能夠回答，除了保長。他一直被問着或回答着。有的故意大聲的談說，說了之後，注意的望望保長，希望保長可以回答。但是保長似乎並不會聽到。

「延福哥，」搖弟奶奶站在高粱黃豆櫃子旁邊，用她瘦弱的發顫的嗓子大聲的

向保長喊，把她的短頸子使勁的伸長，「上海離我們這邊到底多遠呢？甯國府多遠呢？我們這邊該說沒事呢？……」

「上海千把里，甯國府百多里。——弟奶奶，你着急了？」保長撇開嘴，矜持地笑着道。

許多人隨着哄笑起來，欣羨地要望一下孛弟奶奶。孛弟奶奶用手按一下太陽穴上的膏藥，不好意思地笑着說：

「可是呢。……我不曉得，我要問問呢。」

「病的和殘廢的不能攪罷？」又有一個粗大的嗓子趁着這機會高聲叫起來。

「屋頂上蓋瓦，一個壓一個，是。」保長吸完了第二口水烟，慢慢的接着說；說了這一句，頓了一頓，人聲隨即靜下來。「怎麼一個壓一個呢？師區裏摩團區裏，團區裏壓縣裏，縣裏壓區裏，區裏就壓聯保裏同我們。套的緊緊的，那個都莫想脫箍！戳的！……昨朝我同聯保主任說了又說了，區長也在旁邊，三當六眼的。我說，我身子不行，我是個搗泥摸腿的底子，我也不懂得個卵子，也沒這個飛天本事。若是不讓我脫這個箍

鐘子，我就只好跳河了。」這不真誠的水湯話，那個王八族公子纔說水湯話！我且搭
日的雲雲沒拖腳不起，頭呀歪歪的喘喘氣，度天還有一手心冷汗；多了一口游游氣，不
就是個屍骨吧！曉得我明朝早上原的這款術！……」

「那你推不得阿，延福哥。……」挖爺奶奶第一個曉起家。

「那，老板，那這個鐘子只好是你去哦！那我就說。……」民實官皺着他的大紅
臉，也說。

「這是天生的呢，別個那有這個『后膊』……」

「那，雷都打不掉的哦！……」老老也合着笑，圓和着插一口。

「歪歪腦不倒嘴，那我來說。那，……真個的！……」

下面許多人哄哄起來；也有二次作無辜的笑的。但其中原來這老站在旁邊的雷黃
爪，尖鼻子做了一臉，連連歪扭着臉，臉冷風。而後吐了一口吐沫，把那和潤的鞭子、
鞭放下來，背起手，硬硬笑的站在那。

「我曉得有些人不實與我，背後……」雷黃。雷黃不聽。雷黃地方爲重，就是

要替章家祖上綉綉腰幹。皇帝坐在金鑾殿上，也免不了得百姓說清話，可不是呢？……今朝到臨頭，可不比常時了。今朝是軍法從軍，呢，唔，軍法從事！我沒這個闊肩膊駛的下台，我只好趁早脫縮。不是我章延福有些微半吊子，是我沒這個闊肩膊。而今大家在日頭公底下，拿話抬我，我章延福的肩子比圓箕大了，承大家的情！承大家的情！……我的話就說在先。我們在區裏說的，是派我們保出四個快子；了呢，兩次要難我們保裏出兩個，可是再送四個，先送到區裏去放，只留兩個。……從四個裏面選兩個，送到縣裏去。那選下上的還是回來。……」

下面人拿中敲動起來，大家都切切私語着，聽全官板着紫肝色的醉臉，大聲的壓道：

「頭暗，頭暗！老鼠嫁女樣的做什麼暗！」

「我保裏幾根卵毛？怎麼辦的許多呢！」一直沒有說話，只把眼睛望着河灘的三官，這時臉臉上發紅，鬍着鬍子，起來，鼻孔一張一合的，像忍了字前，終於忍不住的樣子。壓完了，就記得把胸脯，掃視着在場的人衆，頭得十分焦躁和不安；而後去看西狗子。可是西狗子卻是低着頭，聽他手裏的環帽。

別人的賊賊私語，而靜下來了。許多的眼睛集中到三官的身上，渴望着三官再痛快地说些什麼。大官原在店堂裏佯丟的身後站着，這些探頭，漲紅着臉，急得嘴巴連連的抖動着，却始終沒說出一個斷斷的字眼來。

「應廷福哥說完了，你再說。老三。」京婆婆安詳的說。

「你真急的卯，了頭，老三！」保長含着調弄的，然而表示十分親切和善意的笑，接着說：「這堂區裏大家公議的，縣長也在場。我就派，也不派你，你真着急；你是鬧鬧拜堂，我不做那個喪禮的事，可是呢！……」

保長對三官的調侃，出乎三官的意外，也出乎衆人的意外。於是引出一陣開笑。使得三官發紅的臉現出尷尬。會場的空氣立刻隨着保長的神色由躁熱緊張而轉變為輕鬆和緩。保長彎彎肩膀，說：

「可是這回議的不是派的事，是抽籤！那個進網，那個不進網，全看他祖上陰功。怎麼說呢？議的是這樣的：全保裏幾個丁，就是幾個丁到場。大家馬兒大家騎；拈鬮，拈着第一第二第三四的，好，算是得了姜財粟，恭喜恭喜！請你到縣裏去；拈着第五第

六到第八的，也恭喜恭喜！請你到甯國府去挑八根索去。以下的都沒事，算你沒造化，著急還是在家裏吃米飯！……我們全保裏二十歲到三十的丁，是：香爐腳底，十五個；楓樹坳，十九個；我們鴨嘴灣十七個。九五一十四，三十四，加十七，就是五十一個丁。……在數的難逃，嚇嚇！」

保長換了滑稽的口氣，搔着肩膊，說的有聲有色。人衆中又七嘴八舌的鬧慶起來。保長頓了頓，忽然沉下臉，吐了口清涎，說：

「有你們說，我就不必說了。到底請你們上來說，這是要聽我說？……」

「聽喃！聽喃！不要打岔喃！」雙全官嚷道。

「就像翻了個麻雀窩，戳的！」三官也埋怨着。

保長接着說：「你們說，我就不說；你們不說，我就說。……我是好心不討好報，燒香碰着鬼叫。戳的！好像是我要了那快子，好色都是我章延福出的主意。像這個樣子，我沒這個耐心——不是沒耐心，是事情沒法辦；馬上就抽第三次丁，告訴你們說，你當完了哩，寫八字還沒磨墨哩！……」

「幾時抽第三次？」許多聲音驚呼起來。

「七八不離九，就是個把月的毒，戰事是定了。戰線上的人是餓殍長城泥沙，雲開眼就大堆大堆放屁也似的放；我聽縣長這麼說，自然是縣長有這話，難不成憑空造謠言！若是南京還不和的話，將來真小不得怎麼活！」——先不說這個，我說這回的：這個是，別的聯保裏都是聯保主任作了王；他們當時在鎮上和四鄉把攤的人都辦齊了，今朝已經有望區裏縣裏送的了。他們是饒四空道人，每人是：丁呢、一百塊。快子呢，是二十塊。要錢不要命！可是我們不敢在這裏主。我領是楊花裏真不辦的。要對地方窮，說辭出錢，大家說紅眉毛綠眼睛，急急電子馬水桶裏。我和聯保主任說，我們不必爭人家，我們還是老實抽籤的好。省的窮苦。聯保主任說，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那個願意出錢；那個就不到場拈圖；不出錢的，可都替拈圖；沒錢還的。抽中了的，就要押送，區裏有縣裏的衛隊在等着收押，沒錢還的！——我們聯保裏就是這麼辦。我看我們保裏還是不拿錢的好，人也難僱，我們地方小，沒這個方，……這回是渾水裏摸魚；沒有什民獨頭頂爛戶，也沒有什麼病之病，凡十六合年紀的，除了癩子瞎子，全都要種種

運氣。看是抓天罡，還是抓地十。出了錢，也第比的好，常與抓到天罡老花十，可是呢……」

保長一口氣的搶着說完，就打算回店裏高走去。人群中接發了黃彬大水，轟轟的響說起來。許多人擠到前面來，把一塊塊的錢同板耳耷着退着挪過去：

「出多少錢？」

「一個人攤多少錢？」

「又拿錢，又拈齒，算給那個呢？」

另有些在後面的，亂嚷着說：

「我們也僱好了！老板……」

「我是不出錢！我拈齒！……」

「我也拈齒，碰碰運氣，戳的！」

保長回過頭來，重新站定，盛着眼睛，說：

「我這牙根像火燒，頭像錐子錐。你肯做好事莫吵好不好？……出多少錢，你自

已算好了：四個丁，四百；四個伙子，八十。四百八十，五十一個人，公家進道……
：可是話要說在先：別的保裏我不管，就這保裏是：要出錢，大家都出錢。要拈團，大家都拈團。我不喜歡大雨裏下個雷，拖泥帶水的。你們大家商量商量，齊齊心，回頭找你們甲裏接頭，明朝早上給我回話。期限滿只有一天，軍法從事！你們莫捉我錯繩子，若是我這裏急的熱鍋上螞蟻團團轉，你們那裏將擗子一千二百斤，那我巴不能夠的！那我把事交給區裏衛隊親自來辦，我正好脫褲子！」

這最後幾句，保長說的分外嘹亮，以致他那老樹幹似的瘦頸上梗起了幾根蚯蚓似的青筋，喀噠也嘶嘎了開來，於是他吩咐大官到河香爐腳底去傳話，又差使另一個甲長到楓樹坳去。這裏保長拍拍電光洋綫的單袍，連連吐舌清涎，在衆人嘈雜的吵嚷聲裏，歪歪倒倒地鑽進店堂裏面去了。

會黨之後，許多應談話的魯德的小夥子以及他們的家長，緊隨着隊長皮蓬子轉身後，擠擠到豆腐店裏，把他們所不明白的許多問題，亂七八糟的吵着。請保長詳細的解說。另有些和派佚抽了不相干的人們，也擠在裏面不肯散去，以一種對於一件新鮮少解而又不太了解的迂遠的客情的新奇的心情，提出些幽默的好笑的問題，希望得到回答；或是發表一些自己不能信任的推測和議論，以排遣他們心裏的誠懇捉摸的憂傷和軍慮。搖弟奶奶沒法辭退店裏裏面去，更有她的子媳或是在背後棉襖裏，在門外拐來拐去，向每一個大中間她的只有十七個年頭的孫子，問官是不是當然不參加抽籤，希望人家給她一個「三千八百里不短干」的斬釘截鐵的否定答覆，使她自己可以確確實實放鬆那已經放穩了的心。

三官仍舊和東老步四狗子在石牌旁邊站着。他的心裏也充滿着疑問。最使他不明白的是保長的辦法。若是有抽籤，有的出先，那麼抽籤之後，就不必另外花錢僱人，那些不參加抽籤的人交出幾錢底底什麼兵說。他把這個問題問四狗子。四狗子把他的沒神的黃麻眼睜睜着向他回聲說：

「曉得他們玩的什麼鬼把戲！」

「還有辦法，駝有駝法，」東老爹笑着說：「各有各的千秋。我看延福官的主意倒是一斤十六兩的鬼秤，大家沒的說的。管州保裏做什麼？我說你們還是莫用那些冤枉心思的好。」

「不是呢，我看他的話對不起樺眼來呢。」三官和聲地說。

「四百八十塊錢，五十一個人攤。一個人只攤得九塊多不上十塊錢，小意思。我看你們約約伴，老老實實把錢湊齊了罷。真出不起的人少。圍了河，又頭下水用點功夫，一夜過來就當住了。」東老爹說。

「我真是粗笨裏打不出油——有錢我也不出！聽香他把我們當卵子搓，我還要活了哩！」四狗子憤憤地說。

「啊嗚，你少推一板就行了！等那些閒氣！」三官說時，尷尬地笑着，笑得出奇的難看。

東老爹托着手肘，安適地吸着他的毛竹煙管。他看見蔣爺奶奶扮着一雙羊頭假戲神

望邊走來，就撇一撇突起的下巴上的花白鬍子，一半認真一半打趣地說：

「弟奶奶，你攬個十塊錢給四狗官，我做中。你放心，不放心？」

「放屁，我還放月亮哩！」搖弟奶奶撇一撇鎖着的嘴，裝模作樣地回答：「個借的表玉塊錢，三個月利本不見面！」

「我的推剪呢，不是……一把嶄新的推剪哩！」

有東老爹做中，我不借也要借。你真急！我可是要東老爹的字據，我不要四狗官的。我可是二十個鈔一個月，背後你真又說我放惡賬。」搖弟奶奶得意地說着，走開了。

王官在旁邊笑着，不住的用袖口拭他的發脹的眼睛。極力幫着東老爹替四狗子說成這筆借款。他希望東老爹能夠向每一個不肯出錢或是出不起錢的人去申說一番，並且幫助他們籌足錢數，如同幫忙四狗子一般。他知道東老爹應該有這分熱心。但是他畢竟沒向東老爹顯出自己的願望。他把手背在後面，很老成的穩穩的站着，關心地看着四狗子的神情。四狗子黃灰色的瘦臉陰沉沉的，看不出到底在想着什麼。三官覺得有許多話需

要和他討論討論，但是却不容開口。他覺得今天的情形有些特殊，四狗子在他面前忽然生疏了。

「轆個十塊八塊的是常事。」四狗子把他的黑呢帽戴到頭上，俯起袖口，悉悉着單薄的身軀，像一隻鴿子叫似的說：「老子窮是窮，也不在乎這幾個錢。我就是心裏不服！野屌戳的縫服哩！你想想，這是剛團的頭，以後三次團來的抽，還要抽個沒邊數。像這狗樣子，骨髓都吸去咧。這些話，一句句照看你：一回子雲帶一回子銅鞭，軟軟硬硬的，是些什麼鬼把戲！滿口縣長長的，嚇嚇那些瓦長卵子的山巴老罷了，嚇老子還差一大截哩！」

「聲音小些！」東老爹開開的笑着，把烟管嘴子抹了抹，遞給了四狗子，「這不是走無門的事。……大路上說話草草聽。……都是世道不好，不能怪他。」

「我呀，東老爹，」四狗子吸着烟管說：「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天王老子都不怕！我兩個肩膀抬着個頭，一個人飽，一家人飽，我怕誰個？我不像別人，……這回我就是不出錢！」

三官優禮逢迎着，處處送出一種尊尊奉奉的聲色。老實說，西瀛子讓的這番話，他心裏是完全同情的；可是他不明白，什麼覺得句句都繞在他的耳旁，使他沒法耐煩聽。他甚至對四狗子起了極大的反感。他即起這們高身流眼光蛋氣味的剃頭匠。他覺得四狗子站在他面前，渾身上下都有點使他看不順眼。——這麼副形相，算個什麼派頭哩！連那海色的眼睛眨一下，也納的是个上正道。一個三十歲的人，有手藝，却不肯安守本分的做，成天成夜在賭博場裏混日子；也不打算成家立業，娶了個老婆又賣了；像雞摸狗的鬧，把身子弄成個癆病坯；那裏有一點人的氣味哩！……

三官板着臉，硬挺挺地站着。突然的掉轉身，頭也不回的走向確房門前，他的聲氣去了。

新娘候在確房的門上，禁看鞋底。她已經知道了這回派伙抽丁的辦法，她預料丈夫回來，一定是笑着臉高高興興的。可是三官走近來，却不睬她，把衣服脫下，胡亂扔到柴堆上，在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拿起斧子劈柴。新娘用眼睛睜着他，走過來替他擦起那扔到地上的藍布腰帶，一邊說：

「到底誰是出錢，是知縣呢？」

三官不會答理；抬頭看見他新娘用刨花水刷的烏亮潔白的「巴巴頭」上，插着一根繫有白色綿綫的針。那白綿綫長長的，直拖到衣領上。這個使他十分惱怒。他毫不憤這種不體面的派式。他停了斧子，惡狠狠的瞪着眼；半響，粗莽地喝道：

「誰賣錢的！白綿綫掛在頭上，你咒那倒死？你是那裏學來的新鮮派頭？依我的火氣，我就一斧子砍掉你的！……」

新娘沒料到這突如其來的發聲，被那粗莽的喝聲嚇了一跳。等到聽明白了，她趕快把白綿綫連同針都取下來，插到手裏的鞋底上。她仍舊鎮靜的，從容自如的拉着鞋底上的麻索，低着頭，露出好笑的神色。她明白他這顯然是無中生有的要和自己鬧氣，因為關於這類禁忌的事，他平日不但表示不講究，並且曾經拿這個取笑過奶媽的。——「鏡上還有穿白鞋戴白帽的哩！那裏有什麼不吉利的？」現在想起來，這話還似乎在她的耳朵裏響着。但是她期望丈夫那還有氣流出來的鬼樣子，這把衝到嘴沿上的打算擦撥他幾句的話重新塞進肚子裏。

「我倒好笑呢！……」新娘嘻嘻地說了這一句，就開然的走進屋裏去了。

三官一口氣舉了十根粗個的松柴，他的滿身冷了，頭上冒騰着熱氣。他剛纔宛如一缸亂七八糟迴旋着泥濁的渾水似的心緒，似乎慢慢的清澄了下來。他覺得心裏痛快了許多，開始有了回春期終及會時時的種種情形，和思考許多問題的餘裕。保長剛才的言談神態還浮現在他的腦子裏，他還是認爲很惡劣的，但他不明白爲什麼不如平日一般的使他覺厭。他甚至覺得自己也有些同情他的成分，如河東爲等他們一樣，覺得這個保長的事確是不容易做的。除了河東是，他更有其他人可以相信。他追想自己不禁用得出那句話的情形，很以今天不會和河東頂撞起來而自喜。他覺得保長似乎很看重他，似乎對他很懷着善意；大哥和奶奶的言談有點可以相信的。雖然分了家就可以免去參加抽籤的希望紛紛了，可是保長報告的新的辦法自己覺得是大可接受的。他沒有料想到抽丁的辦法如此輕易。雖然十把塊錢也是一日使他心裏發疼，身上冒汗的數目，但是和他原先所設想的相想着的可愛可畏的程度比一比，到底差的太遠了。在這個他當時感到了意外的好處。他半信半疑說的不派人頂替，還是大家抽籤的話，只是一句露口說的反確話。

，他一定有辦法使大家都舉出錢來。可是想到四狗子的場子，不免使他發憐。他推測村上的小孩子，敢於冒險抽籤的，除了四狗子決不會還有別人；就是四狗子怕也是說的氣中的話，他不見得真有那個胆子敢去抽籤。然而他拿不出錢却也是事實；這流氓不打算好好的做人，向來瞧不起他自己，說不定他真拿穩了主意不肯出錢哩！……

——男子漢，大丈夫，怎麼看的自己連十塊錢也不值！他臨離開石牌那裏回來時，腦裏氣惱地冒出這句話。他很想走回去指着四狗子的鼻子罵出來。他懊悔自己不該太早的回來，他應該留在那裏，聽聽別人的意見和打算，看看東老爹是否還熱心地勸說四狗子，並且促成大家齊心一致的湊足錢數。然而有一個什麼東西挺在他的心裏，使他無法再回那裏去。於是他把事情開始發壞的地步想，想到自己中了錢，那時將是躲避呢，還是大大方方的自己到區裏去候驗呢？……忽然的一個意念跳進了他的心裏：

——我的眼睛不行，我的眼睛裏有積砂！

他的漸漸陰黯下來的心，忽然的被照亮了起來。他想眼睛是最要緊的東西，區裏一看見，就會不要他的；或者他可以由大哥和奶奶去請託保長到區裏關說，證明他的眼睛

事實上是不清東西的。……

然而他感到了羞愧。也許是劈柴劈的渾身發熱的緣故罷，他感覺得寒風拂在他的面上，證明自己的臉是熱燙燙的。他心裏有一種霖雨天氣的陰濕潮膩的極不舒爽的感覺。他不明白這種感覺之所從來。隨着，隱隱約約有個學堂裏王先生的印象顯現了出來。他想到自己有多天似乎把打日本的事完全淡忘了。不，自己並沒有完全忘却。今天他聽到四狗子說上海敗退的消息，原先本也有像平日一般的對戰爭關切的心情，想去問問明白，並且和四狗子談論一番。可是等到見了四狗子的面，四狗子再提說這個時，却忽然使他感到十分的不自在，他只能勉強的敷衍了一句，希望四狗子不再提說此事。……上海方面敗退了，形勢緊張了，平日對於戰爭那分關切之心，對於日本鬼子的疾惡和憤恨，都跑到那裏去了呢？關於南京和是不和，甯國府一帶的駐軍又將怎樣的問題，爲什麼此刻再沒有像平日一樣的要求了解它思考它的那分熱心和興趣了呢？他不能解答。於是他的料想：就是王先生自己，他也是不見得真敢或是真的願意去當兵和日本鬼子拼命的！但隨即他又把它否定了。他的腦裏竟復成了模糊一片，許多使他煩躁的京西燈火星

（相似的亂嘈，亂舞。）

——打了這麼久，還是抵不住，趁早不要打了罷！不要出你祖宗八代的氣，可能！他忽然的這麼想。

——隨即他斷定南京一定是講和。上海都退了，南京怎麼不講和？一定是講和！這一個想頭突然的使他感到大大的鬆快，像一陣風，把那些火星子似的使他煩躁的東西，全都捲了去。然而他又不能相信自己的推斷。他懷疑國才不會和四狗子好好討論一番。他渴望着有人從鎮上來，傳告南京已講和的消息。

——我說就是不能講和！

——中國人怎麼這樣小爭氣啊！

——娘賣炭的！大家齊齊心，看看那個猴兒哩！

——他到有個粗而發澀的聲音如此說，他在耳裏響着。他漸漸辨明白了，這是他自己的聲音。他覺得好笑。

——然而他忽然又覺得其憤怒……

三官不知道該怎樣處理自己，他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情形。他罵了一聲，咬住牙齒，把劈開的三片松柴，狠狠的扔了出去。直扔到確房門口，把奶奶昨天堆好的那座柴墩子也打亂了。

奶奶從上朝聽說保長皮猴子已經回來，就着急的打後門溜到豆腐店裏去，要趕早聽聽保長帶來的關於抽丁派伕以及甯國府一帶駐軍動靜的消息。直到會散了，她邊坐在豆腐店灶房門口，靜聽着擁擠在店堂裏的人衆向保長吵嚷着問東問西，以及保長滿足了烟癮之後從內房裏走出來，向大家談說各地押送壯丁的情形和前途上慘烈的狀況。直聽到保長談完了，人也散的差不多了，她纔鎖着眉頭，同鄰婦們慢慢的走回來。

三官已經劈了大堆的柴在地上，奶奶和鄰婦們加緊地檢點一番的。奶奶堆着柴，心裏像佈着重霧，她擦撥不開那些漠然一片的東西。她感到沉重和窒息。她原期望從保長那裏聽些消息，那些消息能像一把鑰匙，三言兩語就可以打開她心裏緊着的無形的鎖。但結果，那鎖也許打開了，然而却分明感覺得另外添了許多東西吊掛到她的內心。

。保長木從前說的，不僅他她深覺可憂，而且使她深覺恐怖。她簡直不禁的寒顫着。她從來沒聽說；這樣許多可怕的事。

「你聽到福老粉剛談的麼？」奶奶低沉地伸着長氣，看着兒子說：「這種世道！唉，這樣的世道！」

三官沉着麻臉，出力地狼狽地劈柴，爲他自己心裏翻騰着的種種思緒所苦。他不會注意到奶奶說的什麼話。但他希望知道一些教會之後的那邊的消息。於是她停了斧子，甩一甩頭髮，用袖口拭着眼睛和額上的微汗。

「這樣的世道，唉，到底怎麼弄法呢？」奶奶繼續嘆息着，說：「照福老板那樣的說法，那裏能算人命呢？鴿都不如囉，螞蟻子都不如囉！不都是人家乖乖賣麼？不都是從小捧花樣的捧大起來的麼？」

一說一陣子排炮，人就放筴筴的倒，對頭瞪着他的大塊白珠的圓眼睛，見神見鬼般的向他小爹說：「都是頭顱，腳，屍首一車車的望江裏丟棄！……還放毒氣罐，說。」

「怎麼這樣狠的心呢？」奶奶顫慄地說。

「泥沙被的沖沒了，又補上去；不敢上的就是一指揮刀見閻王；說那機關槍發粥樣

，……」

「那個說的？」三官很鎮靜的樣子問。

「福老板說的。」三官頓露出焦黑的牙齒認真地回答：「福老板說是縣長說的。……」

說當時打了三日三夜也看不見日本人是團的扁的，好歹挨不近身，說。好歹是肉包子打狗，一去無來時，說。好歹是倒地填泥沙，說。還說這說卅丁去了……」

「你小把戲不要亂說亂道的！」奶奶着急地攔着。

「福老板叫我們不要說出去。」三官頓忽然想起來的，伸了伸舌頭低聲地補說着。

「許多人都在那裏，他談麼？」

「擠滿一店堂的人。……你又不去。現在都散了。」

三官不知爲什麼有點高興起來。他喜歡三官頓的姪子講多事些否。於是他環視奶奶

「環說了些什麼呢？——不要緊，這裏又沒有人。」

「錢上和黃龍溪，這兩天許多人回來了，都是南京蕪湖住家做生意的；甯國府也有回來的。說日本飛機見天見的炸。到處都有漢奸。——連鎮上說也有漢奸呢。說再等兩天南京不講和，他就決計拆木筏了。」

「不曉得你表哥回來了沒有呢？也該抽空去看看。」奶奶自言自語的說。

「福老板說，這回是渾水裏摸魚的法子，還可以花錢僱人，以後就不行了，以後就一個蘿蔔一個坑，不許僱人了。這回是瞞着上頭的，上頭不曉得。」

「還不曉得可僱的到人呢，」奶奶說：「這邊也僱，那邊也僱的！要僱就要趕早了呢！果然僱的到，也罷了。十把塊錢的事，就是借閻王債，也要借來呀。」

「他們願意出錢了麼？都說不抽籤了麼？」

「聽福老板談談那些事，那還有七個頭八個腦這敢抽籤？」奶奶疲弱地接着說：「東老爹末後出了個主意。說那箇拿不出錢，就到祠堂裏借，等開了河，東老爹親自經手扣魚斤，半斤對八兩，八兩對半斤，沒有說額得去的。福老板就跟着說，「還是這樣罷

「索性都是風堂裏墊一靠罷，都是魚斤裏推罷。」在場的人一口同音的齊說。他們已經派了二班人到楊樹坳和香樟脚底去了。——東老爹親自過對河。吩咐都照葫蘆畫樣。東老爹可真是個精細的人呢！真是好人，少不得的人！」

「戳的！」三官忍不住地忍嘴笑着，揉揉眼睛，就像他平日擱下了一個長途重担子那樣的神氣，遠遠的矜持的微笑着，輕鬆地動一動肩膀；慢慢自語地說：「都是皮猴子做好了繩子的，硬要變個把戲！」

「明朝大早福老板就到鎮上去找客遊人。東老爹作主，祠堂裏叫轎子送他去。在場的人都說『這是該當的！』財寶官同和尚頭自己要抬他去。」

「財寶官喜得紅緞子眼睛一眨一眨的，嘴巴都抿不過來！」和尚頭看着財寶官的樣子，笑着補說。

「這回是算歇過了，只看我不找到人了。還有下回喂，這回不過是個甜頭子喂了喂，想的話，真是把字小斷頭的苦。這樣的世道，聽福老板談談，我都從心裏冷出來！……你該該催的着人罷？」

「他那個飛天本事，莫說個人，就是叫鬼推磨都不是難事！」三官欣贊地笑着說。

「他可說人不容易找呢，只好找找行呢。」

「多少時間不較陰間不要的客邊人，若是陰間不要的，就白手提老鴉，乾雲白把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財喜麼。快子更容易，送天送不就毛都不少一根的放回來了？」

「驗不正的也得一樣財錢，我說這個事不公道。」

「他那個猴子轉扭的貨，眨眨眼間就是一個法，曉的他葫蘆裏裝的些什麼藥！」

奶奶抬起頭來四處望望，抑前地吐着長氣，低聲地說

「你那嘴巴不要淌水樣的罷！你做好事給我訥話言罷……」

三官望望奶奶着急的神色，蹙着鼻子皺了皺，抿着嘴笑了。

五

是晴晴游河的日子。吃過早飯之後，大官就出發。他要沿着河灘步行去上游五里

外輪船離那邊。先去和東老爹接頭，勘定搭蓋「金字棚」的地點，以便老三和老二隨後搬他們的「絲瓜殼」連同一切必需的用物運到；就可以立刻搭蓋棚子，安置鍋灶。臨水臨溝的規則，大開河是在五里外與楓樹物畝村交界的河面開始；在那裏三天三夜（且開用船之夜間用叉）而後移向下游，直打頭和屬於黃龍溪的河面交界的終點為止。到這裏，頭上老爹心驚意亂的，整整忙了一個正朝。三官先把劈好的松柴和墊棚子用的蘆草捲上，裝紮齊整的幾担上船，隨後挑來三、四個人，舂枕被鋪蓋，三副大網，兩口鐵鍋，一袋粗鹽，一袋鍋巴，青菜和辣椒以及大嫂和新娘製備的糯米餅，鍋巴和炒米。鬚鬚頭裹着鼻裏濃涕，也幫着搬竹竿，漁叉，以及許多零星用物；隨後把他老爹的兩把土槍搬來，連同藥箱，鐵砂和「帽子」盛做一篋籃。他們把東西一一打點上船，鬚鬚頭就回去等他三老爹編廣梁玉黍稷的棚牆，以備幫同搬抬上船，趕早動身。

三官危坐在尾輪蓬草堆上，無心無緒地，一會掂着漁叉桿的重量，試驗它的長度，一會拿起土鎗，察看「鵝頭」和膛子。上膛子裏已經裝好鐵砂和藥硝，膛口塞着紙。小小的「絲瓜殼」上被一切搬來的用物塞滿，堆的東橫西豎。河灘裏來來往往，走着幾

運東西的村上人，彼此喧嘩着，對岸上的家屬們呼喊着，卵石砂子被踐踏得發出煩囂的
聲音。三官的心裏也像他的小浪船，也像面前這個擾攘的河灘，他覺得亂雜而無頭緒，
惶惶然無法靜定。他極力要壓下心裏的使他困惑的東西，要從那些塞的滿滿的零亂無緒
的東西裏面搜尋他所需要找得的，如同在鎮上雜沓的鬧市裏，他要搜尋一個脫失的同伴
。他的渾濁的眼珠泛着一種惘然的光。他不知道自己要在心裏搜尋什麼；宛如在一個燥
熱的夜裏，他被滿身的發癢所騷擾而不能安眠，他用手遍處搔癢，但搔着的總不是發癢
的所在。他或許還有什麼必需的東西遺忘了，沒曾搬上船；或許還有什麼要緊的話忘
記交代給他的妻。但全都想不起來，——或許全都不是的。別家的船此時已經有幾隻開始
向上游出發，河面上響起了委婉悲壯的款乃歌聲。在往常這樣的時候，他會立刻發急，
說不定還要和三哥鬧一場氣。因為他的脾氣向來是要事事佔別人的先，不甘落在別人後
面的。但是今天他却顯得極有耐心，他並不急於要動身。對於二哥的一屎到屁股門裏纔
拉褲子」的滿不在乎的脾氣，他也毫未生怨。或者他根本没曾注意到這些。他只惘然地
水靜靜地坐着。

等到大河邊的船只剩下零落的數隻，二官纔和鬍鬚頭把剛纜趕着編好的蓆棚七手八腳的慢慢抬運上船。二官三十多歲，胖胖的，潤而多肉的臉子老在嘻笑着，動作委閒遲緩，有一種樂天知命，天塌下來都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神氣。這個木匠在黃龍溪招贅了二頭好親，衣食用度都不必自己發愁；每月工資所入，管自己吃點饅餅，喝點酒，推兩板牌九以及打點「傷皮不傷骨」的二四馬牌。他的性情甚至相貌，看來已經不像和大官三官是同胞弟兄了。

「啊呀！真的都開走了嚟？我當早的很哩！」二官把四五片蓆棚胡亂放到什物的堆子上，忽然纔發覺到似的笑着嘆道。於是他說：「我還有烟管沒拿來。」連忙跳下船，像一隻鴨子似的扭着臃腫的身子重復跑回岸上去。

二官拿了烟管，帶着富黃瓜筒來。富黃瓜收拾店裏東西，自家的船被撐木筏的夥計們先開走了。他沒趕上，要求搭坐他們的船同到上游去。三官等大家都上了船。纔拔開篙子，撐開船身。鬍鬚頭也幫着二官打動起漿來。

藍霧連着下了多天的雨，到夜裏山頭飄了幾片雪花。這是個新晴的極好天氣，太陽偏斜

地掛在頂空。她的光和熱被四周重重陡立的山巒屏蔭着，顯得特別寒涼。香爐峯的頂上蓋着一層稀薄的雪，整個的山身在陽光裏現出閃閃鮮潔的寶藍顏色。那從旁露探出來的更遠處的山頭，有的泛着金紫色，有的只是淡淡的抹靛青，使人分辨不出其山還是水邊的雲霞。近處山上密茂的樹林蔚成大塊大塊的重色濃墨，有些孤零零的老樹散落在四旁，遠遠的望着，有的像一個「琴」字，有的像一個「孚」字，也有像「華」字，像「萃」字的。人們可以想像，在那些叢林深草之間，正奔跑着許多急於覓食的麋鹿，或是野豬和花豹。香爐腳底的人家和面前漸遠的岸上的村舍，雖在中午時光也蒙着一層似有若無的輕霧。河水靜靜的，一片深碧，清澈得可以看見水底嶙峋錯錯的長有綠苔的石塊，以及在那些岩石上面悠閒地擺着尾巴或是一陣陣忙竄而過的大的小的「青魚」「白魚」「黃尾巴」和「雪花魚」。紅蓼，野薑和蘆葦芒菓之類幾生在兩岸河灘的邊沿上。綠頭野鴨和赤鵝從這裏飛向那裏，不時的發出怪叫；有的打船邊疾飛而過，可以聽到那「噠噠」而過勁的呼呼鼓翼聲。四處都是冷清清的。船頭與低緩地哼着船歌和搖曳在遠處河面的秋乃聲應和着。

三官頭上圍着他的土製面巾，手裏橫拿着滴水的竹篙，在尾船上站着宛如一個泥塑的立像。他心裏覺得塞滿了東西；又像什麼東西也沒有，空虛得有點發慌。富黃瓜緩慢的女人嗓子和二官有趣的說笑聲，雖近在他的耳邊，但聽來如在一個幻夢之中。對於他們的談話他沒有什麼反應，除非問到他而必需回答，他就一直不開口。

二官正以一種談說一個好笑的故事的神氣，談着他在黃龍溪所得到的關於荷國府前兩天被日本飛機慘炸以及大批商人逃難回鄉的見聞。每談兩句，就發出一陣簡短的習慣的笑聲。富黃瓜歪歪的蜷縮在葵草和松柴的旁邊，浮腫的臉上被髮髻所籠罩。對於二官的津津樂道，他不時的報以抑制的低齒的長嘆。

「那個娘賣屎的，就是日本飛機呀，」二官擰在什物堆裏搖着漿，胖蹣蹣的身體慢慢仰着，一邊笑着說：「聽聽的話，氣人的很哩！就是挨着屋頂飛，三四架，你來我去，織布樣的。要炸那裏，就只好說他炸那裏。怎麼吃了老虎胆，怎麼那個放肆法呢？他就聽得我們這邊沒有『朝天砲』，我們也有幸福槍呀！怎麼就不打呢？讓他費着了甜頭子，以後更要炸的有滋味了哩！我說的話呀，就金土槍打，『有『過山龍』更好。老

三，這個可比打綠頭野鴨有勁了哩！」

「那怎麼能打呢？」富黃瓜恐怖地說：「你開了一槍，他曉你在那裏，你還有活命哩！」

「一爹，你不是說還有漢奸撒黃豆呢。」富黃瓜頭插着說。

「撒黃豆是什麼門道？」

「那曉得是什麼鬼門道！說是對屋頂上一把把的撒。下頭撒到那裏，飛機就炸到那裏。鼎老板說的。鼎老板親眼看見的。鼎老板的慶和布店開在玉笙閣。玉笙閣一條十字大街，炸的影子都沒了。鼎老板像死了老子娘樣的，那天在街上同我們談，「我就逃出一個光身人，換洗褲褲也沒弄出來呀！我是半生辛苦呀，我是半生懇勤懇儉呀，我耐三萬的客當一夜過來就捋了把光痰唾呀！」哭的那個屈樣子，像個小把戲樣的。想想，又惹人笑又惹人可憐哩！」

「他店裏的夥計伴作呢？」

「炸死一個燒鍋的，兩個拿菜的。」富黃瓜又插一句賣弄他的好記性。

「鼎老板自己躲在小東門一棵樹幹上堆着稻草，他就躲在稻草堆子裏——躲在稻草裏有什麼用呢？那種時候，怕也是嚇得鬼摸了頭了。說是呀，那旁邊有個莊稼人家，收了棉花，一袋袋的裝着，放在門口晒場上。那娘賣辰的飛機看見了，當是什麼火藥哩，孔通！孔通！河灘上洞窿窿的放了兩三個彈。鼎老板在稻草裏，跳的離地三尺。半天半天，扒出來，眼睛吊直，問人說，「啊，我楚活的是死的嘍？」哈哈哈哈哈，怕真是這樣的。噢？怕真是嚇的變成個癡頭了哦嗎？哈哈哈哈哈，我想起來就要笑！」

「你還笑哩，人家在那裏哭都哭不出了哩！」

「那天下午時光炸的，炸了三次，去了一批又來一批。從南門到楊柳鋪，那些難民呀，說是螞蟻子搬家樣的，推小車的，挑擔筐的，；拉去幾十里長。說是沒一個人臉上有人色，眼睛都是直吊吊的。那天黃龍溪一個湧橋，毛估就有三四百，除了本地的，還有徽州幫呀！那個熱鬧法！」

「鎮上到的也有幾百呀。鎮上還不止甯國府的，鎮上還有南京蕪湖來的。」

「你怎麼曉得呢？」

「我前天纔從鎮上來，我不曉得？」你家在南京做官的那表親也回來了，我在街上看見的，聽說他回家看一看，就要到江西去。回來不是我告訴你奶奶，你奶奶不是說叫老三打兩對野鴨拿兩條雪花魚同她一路去看他去？」

「這個話是你說的呀？我當那們的德律風哩！」

「二爹，」鬍鬚頭硬皮地撕開他的破爛的嘴角，艱難地笑着說：「富官差一點點把條命還在帝國府哩！」

「你真瞎說！你真瞎說！」富黃瓜羞澀而又着急地高提着他的女人嗓子叫道。

「富黃瓜」這麼一開腔，愈加引動二官的好奇，而鬍鬚頭也愈加有了逗趣的興頭。小船的漁船上開起了二官的笑聲和富黃瓜急慌而帶悲哀的笑溜溜的叫喚。三官正已拿起土槍，披開鷄頭，從篋籃裏翻出一隻裝黃烟的小鐵盒，打裏面撥出一個小「帽子」。安到鷄頭下面的「麻雀」上，醜臉子板着，眼睛沉沉的，隱着前面遠遠的紅麥叢裏正在吵嚷着的「羣野鴨」。那一共是八隻，土話就叫做「八鴨」。(有一種兩隻在一起的，名為「雙鴨」)「莫吵！莫吵！小爹打八鴨！」鬍鬚頭低抑着啞啞的嗓子說。

。三官動着，州門口轟轟地飛了一下，然後從空沉着的慢漫舉起槍；槍把剛碰上他的這錫邊子，他就「砰的一聲震開了火，紅雲裏面隨着酒酒的一陣亂響。那槍聲在河面上轉着，像一個活東西四處亂狂，只從這不出去；許久許久，才覺得那聲音爬上了山頭，驟然的揮大起來，立刻就散開模糊了。許多的水鳥從河邊，從樹頭，從灌木的叢中驚飛起來，放出各種奇怪的鳴聲。

「打着了！打着了！我只看見飛走兩隻！」對船頭加緊使勁打槳，一邊瞪着大眼，神氣非常的嚴肅，微微的喘息着。

「到底什麼新鮮事，老三？」二官笑着問。

「他家皮滾子拿他賣錢。」三官拔出「通條」在槍膛裏搗着硝屎，毫無表情地答。

「不是賣錢的事。」富黃瓜疲倦地囑囑着。

「你家長皮兒能出來的，你自己也承擔了。」一副對頭得意地點着頭。

「怎麼個賣錢法呢？」二官在喉嚨裏笑着，與會的問。

「聽我說嘛！」富黃瓜無可奈何的說：「你們那樣說法，明朝下巴都要掉，我」

一十老們說給你聽罷：是這裏僱壯丁，到區裏去驗。伙子都找着了，壯丁只找到三捕房邊人；還有一個，打起燈籠沒處找。日子又過了，我老板雙手握不起四空頭，就急的問我說：「宮頭呀，這個事，只好你去棧一樣勸！」我暗敗了一句，他就罵我。我心裏的話，怎麼想的起來，我也當壯丁了，還當老丁哩！到圍王那裏當個陰兵也不見得要我。——的實是我老板沒法子想，不是他存心做這個事。他心裏急，他自然罵我；不拿我出氣，拿那個出氣去？……」

「那天早上你下河礮洗東西，我看見你笑的眼睛像桃子！我問你話，你也不答我。那時候你福老板還沒動身，什麼僱不到人陪？人打總子還沒去僱！」

「是這樣的喂，」宮黃瓜窘苦地拉長着聲音說：「他先問我商量，怕的人難僱的齊。我心裏自然難過呀，給你，你還笑不成？算命先生說我今年流年不利，千萬莫做險事。明明曉得區裏不收我，可是假使犯鬼呢？我老板口口聲聲說包我沒事。我心裏的話，你莫拿荷葉包了個屁給我喂。——。我四十多歲的人，又不長鬍子，他報我二十九。假使犯鬼呢。我越想起……」

二官望着富貴瓜可憐而又嚴肅的樣子，一直哈哈的笑着，小笑一會，又大笑一會，三官和鬍鬚頭却沒笑，他倆把眼睛盯在漸漸靠近的紅蓼葦裏。鬍鬚頭最先看見一隻野鴨在水裏扎掙着，喜歡的直叫喊；那野鴨慢慢靠到了船邊上，伸長頸子，亂撲騰，三官伸手緊頸子提了起來，扔在洲邊。隨又飄來一隻，已經溼了氣。紅蓼葦裏還在亂動着。三官檢起那隻死鴨遠遠的跳上河灘，用槍柄在葦裏撥着，檢起一隻又一隻，一一扔到岸邊裏。

「小爹，只有五隻，還差一隻哩！」

「天不早了。夠了，夠了。」富貴瓜說：「夠贈你家表親的了。——上水船好比爬灘。」

「還要弄兩隻煮羹醃菜自己納福哩！」二官等老三跳上船，重新打開槳，格格的笑說：「夜裏再打罷。——你說啫，末後呢？」

「末後，末後還有什麼說的啫？我心裏的話，我命裏有屎吃，黃狗替我銜到枕頭上。可是天上掉下來的事嚮？末後我就只好去。我老板送我去的，我肚裏直打鼓，腳都癱

手呢。引引還算好的，真的不收我。」

「廠了沒有呢？」

三官打了野鴨，不知幾時心裏似乎略有頭緒，覺得舒坦了些。他漸漸鬆開了沉悶的臉臉，對這邊說笑的人隨和着，於是他插口道：

「驗哩，驗個卵子！都是做給我們大家看看的，都是做好的籠子。一村的人都裝在他荷包裏！」

「驗可是驗了前，不能瞎說。若不是爲驗的話，送我去做什麼呢？」

「恐怕就打籠子沒頭區裏去！你說說看，是怎麼個驗法？」

「若不是爲的要我到區裏去做個籠子的話，送我去做什麼呢？要做這個把把戲做什麼呢？你想想看呢。」

「哦，你又說不出來，可是呢。」

三官打着癩，笑得有氣沒力；忍了半晌纔忍住了笑，說：

「那你不是乾搭乾的落了百把塊錢？這倒是個財喜哩！」

「他說他替我收着，明朝給我老子娘做風水，我說：『我心裏的話，我命裏九合九』，我到天邊了，還要這個錢，我又不肯掙這個錢，我也不要。」

「我們的錢還在河裏，他倒先上了腰了，看看他的飛天本事！——我看的話，那里死紙這二百塊，四百八十塊裏怕有一半裝到他荷包裏了咳！『渾水裏摸魚，』這真叫做『渾水裏摸魚了哩！』」

「三官爺也笑，也的活長生多少氣憤，惡念。他照着他二哥逆逆更復着『渾水裏摸魚』一句話，笑的只是打哈哈。只是他自己忍不住的笑聲來了。那頭得意的說：

「若是犯鬼真上了的話，你不是正好送到甯國府吃炸彈去了呢。」

富黃瓜袖着手眼在草堆裏，沒神彩的眼睜睜了白，對天空直楞楞的望着；忽然的坐起來，非常憂慮的說道：

「這禍活你們可不能說出去啊！若鬧得七上八人都聽得了，又是我背霉。這可不是說的好玩的事，我老板那個脾氣，他饒我注子哩！」

「你家長慶兒說的。……」

「呼嚕！」三官故意逗着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被窩裏插死個醜蛋都瞞不的人家！說老實的給你聽！」

「我要緊鐘長慶兒。——這個小把戲就是無法無天膽子的。明朝有什麼盆頭子出來，我老板還要怪我！……」

「杜公善講道理拿精細的住嘴，你作個東請請我們喘！」二官格格的笑聲說。

「你們做好事真說了。我對你們幾個頭可好呢？明朝我死了都感你們的情。你們在莊兒子孫子身上喂！我明朝有錢的話，好好的辦酒請。還不請？——我真不願意是送到雷國府炸死了的好！……」

「他皮猴子把他當小廝丫頭，當牛馬畜牲；一年做到頭，只給個二十來塊錢。還辦酒請哩！——黃瓜，我說的話，我真不懂，你是何苦呢？」

「就是真的送到了雷國府也炸不死。」二官格格笑着說：「這回炸的全是城裏，都是老百姓沾了光。軍隊在城外紮營盤，毛都沒有少一根。你說那燒賣尿的日本鬼子嘞，

他他鍾和老百姓作什麼。他就是想得中國窮江山，也不能不讓百姓可是呢？我說也是餓而盜，餓不動就餓東瓜，吃東西揀軟處咬。真不是好種幹的事！」

「真的呢，不曉得他不炸軍隊，單炸老百姓做什麼。」

「兵就是百姓當呀。」三官自以為高明似的說：「把百姓都炸死了，那裏來的軍隊呢？」

「這個事，若是真的不講和的話，……」富黃瓜深覺重處地嘆息着，話不會說完；他怕開罪了三官。於是他回頭望望三官。

三官繼續在那裏收拾他的土槍，從篋籃裏翻出牛角筒子，把藥箱倒在紙上，裝進槍膛，用「通條」使勁的搗着。不知是他真沒有注意到富黃瓜的話，還是他對於富黃瓜所提的事不再願意搭腔；他只是板着認真的醜臉，聚精會神的弄着手裏的工作。二官說：

「聽說南京都漲都了末，還講什麼和嘛。這個事我看怕是就像抓了一手的么張子，可是一理又理出一對本門風，要和，又不能和。你想想我這個話看？——兩邊都是一樣

的

「南京邊都怎麼弄法？」富瓜不迴會二官有趣地笑說着，自己被肩背壓沉感地說：「難道我們這些地方都打算不要了？——他拍拍屁股走了，不是打算不要了？——」

「你倒說的好，怎麼就不要呢？馬上就要抽第三次了。這邊還沒聽說呢。黃龍溪說的翻了邊天了。……」

「我們老板也說過了，究竟不曉得什麼時候抽？——聽說以後抽的話，要改章程了呢。說是四十多的也要抽了呢。」

「說是要辦的麼了，僱人頂替怕是不通了。『渾水裏摸魚』怕也不能了。於是又忍禁不住的大笑起來，「『渾水裏摸魚』真：真虧想的出來！啊！我笑得肚子都痛了！」

「你這個人，吃了笑媽媽尿哩！」富黃瓜奉澤說：「說正經話未，你笑，——這回你倒黃回溪怎麼弄的？」

「也是僱的人，」二官忍着笑說：「怕也是渾水裏摸魚！」

的金字棚，橫的直的錯綜排列着，滿滿的擠在河邊上，現出逐漸模糊起來的輪廓。人影子憧憧的，一個個飄飄而不活潑，像一些巨大的猩猩，各處遲笨地澀動着。卵石被踐踏發出脆響，和洗刷碗盞的聲音，鐵器摩擦的聲音，人們說話、咳嗽、擤鼻子的聲音，交成一片；使這遼廓空闊的河邊顯得熱鬧；但另一方面又似乎襯托得更加荒涼。三官的心裏雖已不似上朝的麻亂而抓不着頭緒，但仍然不能靜定。黃昏帶給他一點輕微的喜悅，他需要在開河之前得到休息。他需要安靜的坐下來，好好的把婆繞在心的事情想一想。一切雜亂雜來，使他憤憤然感到困惑而不能自制的那種種消息與印象，此刻他想到已經全都歸結到一點：那就是到鎮上去看望他的剛從南處回來的表兄。這最先是奶奶出的主意。奶奶今晚動身先去鎮上了。她老人家很有把握地指望著，表兄可以用他的身分與資望，給她兒子一個證書；這證書自必具有一種神祕的莫大無比的力量，使兒子從此安居樂業，不再有任何抽丁或派伕一類的危險與麻煩。三官自己不能判斷表兄有無這種權力以及到底有無這樣一種證書。對於奶奶的指望，他不敢確切信任，但也不露必言其為妄。大哥則以為至少表兄可以寫個信或是拿張名片，送到縣裏或區裏去，關關縣長和區長

不可向他家抽丁或派伏。於是縣長區長必然牢記在心，予自家以格外的關護。三官對於大哥的意見，認為合情合理，是十分可能實現的。因為他自幼即常聽說他的那位聲譽著於鄉里的姨爹在日時，就屢次如此的關護自己家裏，而得免於鄰里與官府的欺壓和壓迫。奶奶和大哥把過去這類事例都記得爛熟，到而今還是經常的談說，以寄其感傷慨歎與懷念之情的。

三官自己還有一個退一步的想頭。這是昨天晚上私下和妻商量出來的。那就是向表兄請求補回自己和妻到外邊去。第一，希望表兄為自己找個事，——什麼事呢？他想做不出來。但這是不關重要的。他只希望表兄能給他兩口子飯吃，他必盡自己斷斷養表兄服役，以作報答；妻則可以照顧表嫂和表姪子，操作一切家事。直到戰事平定，那時再回家來。他想到這個計劃，心裏就有一陣陣的熱潮湧上來，如被熱水澆着的感覺。使自已無法自持。表兄肯不肯收留自己呢？那外邊畢竟是什麼情形呢？自己和妻又將受到怎樣的看待呢？……

——這個使自已心跳的打算，藏在自己和妻的心裏，沒有告訴奶奶，也沒有告訴大哥和

二哥。他暫時不願意告訴他，並且一再的叮囑妻，萬萬不可太早洩露出來。他料想奶奶他們知道，一定要大大的罪責他的。但他有充分的道理，爲自己解辯；而且到了一種必要的地步，再行宣佈出來時候，奶奶和哥哥也必定只有同意，因爲他有不得不如此做的理由。但是無論如何，他總覺得內疚與不安。奶奶愁苦的可憐的臉子在他面前浮動着，並且似乎聽到她的微弱的嘆息和啜泣。……

三官一陣寒慄，他覺得身上有點冷。石頭灶裏的殘燄快要熄滅了。寒風在金字棚的高梁玉黍桿上，在叢生在河灘裏的狗尾蒿、芒稷和白茅草的枯莖上唱着瑟瑟的凄冷的歌。遠遠近處的山上飄着渾然一片忽隱忽顯的松濤，烘托着面前人們的喧嘩，給他以惶惶然十分急亂無措的印象。人的模糊的影子幌動着，已經在河邊集做一個大而散漫的堆子。那裏已經燒起了松柴的火炬，濃黑的松烟在紅的火光上面噴騰着，發出嘩嘩的炸裂聲。在那狂舞的火舌旁邊，他看見東老爹的半邊面頰，翹着的一撮花白鬍子在火光裏閃爍着；站在東老爹旁邊的那個龐大的身影，他好像記得是雙全官。他知道他們以東老爹和雙全官領頭，正開始祭河神的奠儀。他聽見雙全官的聲音在拖長着喊：

「快點呀，大家快點來呀！來的快點的快呀！」另有個聲叫嚷着。

他們的提高拖長的喊聲在塞風中曳曳。

三官從他坐的石頭上站起來，隨着亂石，摸摸索索走向無人的高腳脚那邊。在那裏，他攪了幾大把蓬生的白茅草，重復回到他的石灶旁邊坐下。他把那些乾枯了的葦葉攪折，做成一把把的「麻絲結」的形狀，塞了一把到那石頭灶裏，用一根枯枝挑開那即將熄滅的殘爐，靠直嘴巴吹着。一會工夫，豁的一聲，那火陣就把茅草延燒開來了。三官添着松柴和茅草，手在火頭上搓動着。火舌隨風亂亂亂吐，在他身上臉上閃動着紅光，散論他驚多的駭和。他聽見背炭金字棚裏鋪墊的葦草一陣響，他的二哥伸着懶腰出來了。他告訴二哥他要坐着烤一回火，他不去參加祭祀，並且告訴他，等祭祀完了，船上燃亮了一盞松柴照燈，那時他再上船。

他再坐着二哥胖胖的身影在那邊松柴火光的映射之下慢慢曬透了。他繼續添了幾塊柴火到石頭灶裏，他一個人靜靜的坐着，覺得無比的安適。他並定明朝天擦亮就到鎮上

去。還想當天趕回來撤網。本來是打算奶奶等三天，明朝一路去的。但是他想到恐怕表兄這兩天萬一動了身，所以他要求奶奶今朝趕緊先去，明朝他再自己送野鴨和鱸花魚去。奶奶這時候料必早已到了表兄家裏，並且已經和表兄說明來意了。他揣想着他們談判的結果，不由得心裏感覺焦躁。奶奶是怎麼開口的呢？這一點非常使他不能放心。奶奶也許說的不無要領，也許不能說得周詳和充分。總之，他自己明明要好好當面同表兄從頭詳談一番。最先他要把保長皮猴子的劣跡，以及自己不服氣，常常頂撞他，使他難堪的種種事實一一告訴他。他要確說，他受不了別人的氣凌；皮猴子雖然似乎很對他表示好感，但那個曉得他肚裏裝了些什麼鬼胎子？將來難免不要陷害他的。他不能等在家裏受他的陷害。至於避免抽丁派伏的話，他希望奶奶已經說的很足夠，用不着從自己口裏再說什麼。總之，此去第一要表兄確實的爲他設個辦法，使他能夠在裏面安居樂業；他保長縱然對他懷着歹意，也無法奈何他；使他自己可以在村上揚眉吐氣，好好幹自己的營生。若是不能得到這樣一個確實的辦法，那就請求表兄帶自己和妻一團出外去，就是替表兄盡個孝道也願意。

——表兄表嫂不是什麼不相干的外人，服侍他們不是丟臉的事。

他想起妻的這句話，他讚賞妻的聰明，他完全同意她。

他忽然的懊悔起來。他覺得請求同到外邊去的打算，不應該隱瞞奶奶和哥哥。今朝動身之前就應當宣佈出來，大家商量好；那麼奶奶今朝見了表兄，就不必請求什麼別的話，簡捷了當的要求表兄帶同自己和妻到外邊去就行了。他忽然覺得表兄無論設出什麼辦法，在家裏總是難得安穩的。日本飛機都炸到雷國府了，知道以後家鄉會變成怎樣？雷國府駐着那麼些軍隊，知道家鄉會遭受些什麼？什麼辦法都不如隨着表兄到外邊去的好。不管外邊是怎樣的情形，表兄表嫂能去，他和妻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一切都有表兄保護，都有表兄替他擔當。奶奶曉得了這個主意，一時也許會難過傷心的，但情形已是如此，有什麼辦法呢？

——戳的！長痛不如短痛，是塊肉也有割掉它的時候！

但是表兄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是不是還和從前一樣，和和氣氣，沒有什麼天旋地轉的臭架子呢？……南京遷了都，是不是就不打算講和了呢？若是到了外邊，到底什麼

時候纔得回返家鄉呢。

三官像一條魚闖進了網子裏。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怎麼辦。他重復回到一種惘然不能自主的情境中。

海灘是靜靜的。東老爹禿着舌頭的低聲的禱詞已經在他耳朵裏寂然了。四野裏已經一團昏暗，僅存祭桌前面的一堆松柴火不住哩哩的，亂冒着火舌和濃烟，顯的特別燦亮。他看見一堆堆的黑團子在地上七上八下的蠕蠕着。他們正在跪拜。祭典已經到了最後的節目了。

三官神情無主的站起來，仰面看見天上漆黑，稀稀的閃的嵌着幾個星點子。他覺得寒風透進他的棉衣。他的骨頭都像上了木板，磨得渾身不鬆快。他摩摩被火烤得發熱的面頰感到手指冷如冰柱。他添了把柴火到灶裏，揉揉脹澀難過的眼睛，重又在石頭上坐下來。

人羣那裏響起了鞭砲聲，喧嘩隨之復起；黑的人影子立刻同河沿上散開，重又向祭桌前面那堆火炬跟前奔集而去。於是許多的一松柴照已燃着了，舉別一隊等香乳而男皆

。紅的火光一柴柴的飄散開來，照出樁樁的堤和脚，照出各樣的面影，照出跳動不已的七橫八豎的金字棚和地上的石頭灶，照出河沿上一排排停靠着的那些龐大的海邊的「絲瓜殼」。

「松柴照」看魚「三」上「絲瓜殼」，向河面上四出散開，船上和水裏的火光交接着，一對對的舞動，一對對的飄浮。

在淒冷的星空之下，河面上一片皇皇的紅火。人們靜默着；只聽地拍漿聲，低抑的咳嗽聲，和松柴嘩剝聲；使這二郎的荒郊顯得格外空寂，格外肅穆。……

「老三，嘿！你怎麼帽子不見頂啦？你是睡着了麼？」

「三官」望着面前的光景發了呆。他似乎忘記了身在何處，似乎忘記了這是要做什麼。不遠的河邊，二哥的拖長的喊聲使他驚了一跳。

「鴉的！」

「三官」把手裏的一把茅草結向地上一扔，揉揉眼睛站起來，邁開大步走向船上。太哥手裏拿着漁叉，瞪着發亮的小眼睛向他驚詫的望着，嘴巴連帶顫動着；大概以為他的老

三又爲什麼事情發了氣。鬍鬚頭把上身伏在盛滿松柴的高高的橈籃上，手裏拿着鐵絲繩的松柴照底長木柄，濃烟向他臉上撲撲；他低着頭，看着他的小爹一步一步的走進來。

「小爹，你一個人在那裏做什麼？」鼻子裏斯呼斯呼響着說。

「開吧！」

三官遠遠的暴聲吹喝着。他一點沒有發脾氣，他只是習慣地吹喝着。於是二哥就被開了篙子。三官跳上船，一隻脚向河沿上的石頭一蹬，船就離開河灘，在水面上飄動起來。

別家的船艙板上發出了一陣陣的沉重的跌跳的聲音。這邊停了，那邊又起來一陣，漸漸頻繁，一陣陣的連續不斷。

「今年子好，今年子不要緊冰，省許多事。」——我讓它自己游罷；三官嘻嘻的笑着低壓着嗓子，有音無聲的說着；一邊慢慢的隨便打着槳。

三官和他大哥並排站在船舷上，高大的身子隨着槳的拍動而搖擺，一手握着漁叉，一隻手插腰，站的穩穩的，低頭看在水裏。松柴火在水面照出圓錐大的一塊光團，深湛

的發熱的水底不時有些黑影子像織布梭似的在蠕動。三官揉揉眼睛，凝視着；突然的
向下一躍，又桿投下了水；隨即又輕快的拿不上來，

「截的！」

三官揉了揉空，揉着眼睛，重復以原來的姿勢站直。他聽着別家船板上沉重的跌跌聲，連續的在河面上發出空寂的震響；他心裏有點煩躁。大哥也已經躍了下去，兩隻手緊握又桿，使勁的抵擋着，發着粗喘；隨即拔起又桿，一頭二尺多長的「棉花條」被又桿拖出水面，突然的慘跳起來。

「看準了再下下叉，不是急急的事。」大哥慌手慌腳把那「棉花條」扔到船艙裏，看它掙命地蹦跳着；一邊自言自語的低聲說。

三官板着面孔，不答理。他正看見一條大的黑影向光圈中飄過來；他向後擺一下手，二哥立刻拘住了槳；燻着那黑影子前面一二尺的光景，他一隻手握著又桿候的側身搗水去；歪咬着嘴巴，手裏一扭動；那黑影子隨着又桿上浮，仍然安閒自在的搖擺着尾巴；三官叉開腳跟，粗大的上半身向後仰去。

「請開！」

「我替你拾一把。」大置回頭看見老三披上來的半截又擰得得響響的，

三官不等大哥的又掉來幫着托拾，努力的把身子一掙，又掉睡了水。一條閃着白鱗光的條發亮的傢伙，像剛從睡夢中驚醒似的，突然的從頭上騰騰跳起，那條金魚扭着的手臂和歪着的身子亂抖亂幌。

「乖，這條大雪花魚！」三官點頭添着滋味，睜起大眼珠與會地笑着。

「娘裁的！到皮猴子荷包裏去吧！」

三官把那條巨大的傢伙沉重地攆進船艙裏，向水裏吐了口唾沫。

河面上東飄西浮着一些柴的松柴火光，嘩剝地炸裂着。沉重的跳跳讓在船板上變成一片。這裏和那裏……

到船艙填滿了半艙大的小的，不時迴響地蹦蹦跳震下的，翕張着鰓和嘴喘息着的，各種的魚的時候，大哥抹着火中上的油，和三官說：

「你下下去先睡罷，你明朝還差差要到鐘上去！你把文給給給老三。」

三官把頸上的面巾繫一繫好，抓著繩索，默默的不作聲，等二哥把船遊近了河灘，他就扔去漁叉，縱身跳了過去。

鑽進金字棚裏，用被窩裹捲着，坐在那裏。他想靜心再思索些什麼。但是他心裏空無所有，他不曉得自己應該思索什麼。砑骨的夜氣浸透着他，他像是泡在河水裏。棚牆上面發出輕微的瑟瑟之聲，像頭眠過後的蠶在吃葉，是嚴霜的下降吧。三官捧着自己的面頰，木然的蜷縮着。他忽然覺得餓，伸手到枕頭邊摸出一隻袋，掏了些鍋巴塞滿口裏，咀嚼着，和衣的躺了下去。覺得口腔裏不住冒出甜甜的津液，他覺得難過。遠處的松柴嘩剝，魚的跌跳，拍水的聲音，漸漸從他耳朵裏模糊下去了。：他看見自己被絳索捆縛着手臂，兩個衛隊押着他，用皮鞭帶不住在他頭上抽打；他一步步的走着，不哭，也不作聲。忽然看見奶奶在他前面，拄拐杖蹣跚地走。「她還是在路上。」他心裏想。

「還硬什麼，你跪下求求喲！」

他聽見一個啜泣的聲音哽咽地在他背後說，他沒有回頭，曉得是他的妻，心裏慌亂了起來。他不能自禁的渾身顫抖，並且號哭起來。他聽到自己粗澀的哭聲，心裏吃驚。

他真的已經墮了下去；但面前沒有了穿黑制服的衛隊，是條長皮猴子站在那裏對他和詭的微笑着。他是跪在豆腐店的門前：

三官睜開眼睛，聽見河面上許多人的嗓子拖長地叫囂着，說着話，嘈雜而且急亂，此上彼下的在空闊的河面上迴蕩着。那些聲音很快的向河灘靠近，頓時造成一種惶亂和恐怖空氣。

「一個湧棹！鎮上同黃龍溪都足足二三萬！」聲音乾啞，喘着，是四狗子說話。

「敢那邊開？那邊開？」

「要過萬峻嶺開青陽大通！都是潰兵！城裏同三里店那邊還是潮水樣的湧！」

「見鷄打鷄，見人拉人，……真真的麼？」

「穿長袍的都拉！人都逃光了，鴨撲樣的！……妻離子散！……」

「蕪湖甯國府都失了麼？……」

「怕也是失了！……有人發妖風，說日本鬼子進了縣城了！……廣德州失了是真的！」

三官骨碌子座起來，推開被窩，跳出了金字棚。人們嘈雜地喧嘩着，船像射箭似的

幽岸邊靠攏。證明已經不是在夢裏。許多人已經走上河灘，卵石砂子發出急亂的脆響。三官向人叢中奔去，霜風撲滿他的面，幾顆零落的星斗在漆黑的天空中擠眼睛，帶着凶兆和惡意；松柴的火光搖幌着，紅的十分可怕。也許是午夜砭骨的寒氣懾住了他，也許是這突如其來的急變所造成的恐怖空氣使他寒了胆：他渾身遽烈的震抖，無法自制；牙關連聲地緊咬，要撕也撕不開。

每個人都顫抖着牙齒，牙關咬的起了棱，勃露在耳根和腮巴上；鼻孔擴張，斯呼斯呼的急促地呼吸，流着清鼻涕。

丟下了寂暗的河面，人們霎時都擁擠到河灘上。無數的一松柴照一把四狗子團團圍攏。四狗子把他的黑呢帽拿在胸前，火光照耀着，他那乾瘦的鷄爪似的手指，連同呢帽子，都像是安在一條細銅絲的彈簧上，抖顛得極其快速而且勻稱。他的單薄的身子僵硬地彎曲着，剛剛挺了起來，又彎了下去。但是他的頭上冒着熱氣，他不住的用袖口抹着汗。

一發中平時光就得了信，一個過渡的說的說聽說今朝縣城裏過兵，縣長避到我們

臨裏他堂弟這裏來了。我都不信。我當是妖風。我到豆腐店門口望望，老板在店裏，大腿架着二腿燒黃烟。我就安了心，回去睡大頭子覺。太陽家西時光，搖弟奶奶抖做一堆的來找我；說鎮上和黃龍溪到了幾萬兵，還在打湧椿，鎮上店門都關完了，她孫子壽官回來了。說我們那位保長告訴她，吩咐我來給你們送信：敗兵明朝要過這裏到青陽。我問，保長呢？說保長抱了一個包，帶着他的西宮娘娘和公主躲掉了！……」

「我老板走了？到那裏去了？」我店門呢？嘶嘎的女人嗓子急抖着。

「我一日氣望黃龍溪跑，走了三四里，就看見一大班女人送喪樣的趕路，提着手爐，抗着包袱。我抓了一個小哥哥；說聯保主任躲掉了，押去了一個甲長，娶馬草，要水，要飯；黃龍溪家家戶戶打了館，河沒開的成。再走過去，一路都是人，都叫我不要去，去不得了。……」

三四狗子面上變成一張白紙，粗喘着，鴨子叫似的聲音只望他自己喉嚨裏落，沒法望外扯出來；舌頭僵硬着，一個字一個字的盤出來，渾渾而含糊。他不住的用袖口拭着面

「我一路提脚不起，在路上騎下了三四趟，又伸手不見掌，不然早到了。我恨不得把兩條前腿也放下來趕！……我：我五騎一騎，我真抵不住了！」

圓狗子像一隻摸夜的野鷄，向前亂觸着，打着辮腿；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說：

出了娘肚子沒吃過這個苦！……村上除了我，再沒別人，我不來，那個來？……到了要緊時候，他脚板上抹抹油，躲掉了；噯，好玩不好玩？……截！半吊子貨！他明朝不出來照應，明朝我們村上要遭瘟！就是就是我說的！……截的！管我屙相干的事！……

說着，就鑽進近旁一座金字棚裏。

於是人羣中重復喧嘩起來，顫慄而噤嚙，都不成聲。互相凝睜着陰然的大眼，誰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雙全官豬肝色的臉泛成紫黑，太陽穴下菊花形的燙疤發火光映的發亮，抖着嘴唇，叫大家不要亂吵，此時唯有聽東老爹給個主意。東老爹拄着他的漁叉，鬍子上掛着晶亮的水珠，低頭看着地上，像在河裏掃尋一條雪花魚；半晌，猛的抬起頭來，嚴肅的睜着烏亮的眼睛，高提着他的老拙嗓子，禿着舌頭，樣子沉着而穩靠：

「那就是這個事了。魚的話債是不能打了，只好連夜趕回去。金字棚攔着再說。」

什麼來的，帶什麼去，各人回家照應，女流們沒主意。這是要緊的。一過兩天，再看動靜說話。……」

七

次日早飯時光，三官在鴨嘴山頭叢林裏一處岩石後面坐着。他的新娘在他旁邊，坐在一個笨大的衣包上；他的黃牛拴在近邊一棵白栗樹的幹上，攏着尾巴在吃草。他的兩桿土槍橫在他的腳邊；另外還有滿滿兩籬筐的米；一頭上面擱着三床被窩，一頭上面擱着新娘的針線籃，四隻野鴨和兩條雪花魚；草裏還躺着八隻鷄，五隻鴨，都甲縛子縛着。

他頭上帶着一隻袋，裏面盛的有鍋巴；他一把把的抓了望嘴裏塞，咀嚼着，發出脆響，甜嘴嚼舌，很有滋味。他的眼睛，傻傻地向前凝着神，醜臉是平靜的，不像有所恐懼，也決沒有一點不高興或發脾氣的神色。他的新娘以一種小孩子「裝貓兒」的神氣，神秘的，有趣的，頑皮的而又好奇的，歪探着頭向下高望着；一邊看，真切，又把頭探向

那邊。從一叢竹子的枝葉間，她看到一段碗口大的河面。那裏面幌出渡船的影子，裝滿黑壓壓的灰色的東西，像走馬燈似的，一閃就過去了。一會兒，那渡船又幌出在那碗口裏，一個小小的黑影在上面顛動着，一霎眼，又打這邊鑽沒了。

「走了！走了！像是東老爹撐渡船。」嗚，是東老爹！你看！你看！翹着山羊鬍子哦，又沒了！」神祕好玩的笑着，聲音像蚊子叫。

下面竹林裏的落葉被踐踏得一陣響，一個控制着的喘氣的聲音漸漸近來。

「莫走動！莫走動！是那個想死的？」三官緊張地低聲囑。

從一塊長滿苔蘚，石松和貓兒刺一類灌木的石坡上爬出一個人，他是富黃瓜。富黃瓜兩手扒地，招頭望望，浮腫的臉子緋紅，鬚子像打足了氣，鼻孔擴張地喘着。

「你們在這裏呀。我說那隻老鼠嫁女樣的！」爬了上來，吃驚地笑着說：「啊！你纔把穩哩，你一個家當都搬上來了！真是飛天竹好本事，怎麼弄法的？」這個山路

三官立刻親熱而謙遜的讓他過來坐。富黃瓜從來沒見過三官對人如此和氣而謙遜：

他覺得有些不敢當似的，於是也靦腆的陪笑着。新娘誇耀地告訴他，她丈夫如何的逞強勁；從天沒亮弄起，硬把這些活的死的笨東西一一弄上了山；就是兩頭豬沒法弄上來；「那畜牲沒碰上就鬼樣的叫！」三宮不做聲，醜臉子笑的極是尷尬。等新娘說完了，三宮說：

「到底還是躲一躲的好；戳的。不是疔住卵十過河的話，給他拉去了不上算。」

他的腰底的粗濼嗓子囁囁着，面上漸漸紅起來，兩隻手無意識地楷着身旁的草，有點忸怩。他怕富黃瓜會對他說出什麼澆薄俏皮的話；把眼睛儘盯着富黃瓜的臉，十分担心地轉着。可是富黃瓜一點沒有注意到；他坐下來，低幽地吐了一口長氣，眨動着疲勞憂鬱的可憐眼睛，說：

「還不躲，自然要躲哩！好漢不吃眼前虧呀，老古語。：我心肝都跳到喉嚨管子裏。：：我一床被，想搬，我也沒本事搬；我自己都恨不得人家把我搬上來。我在山腰坐了半天。：：」隨又說：「哦，真的，你姪子找你，滿山腰裏找。來寶兒。：你老老老二呢？」

三官看他沒一點說譏刺話的意思，放了心；不自然地傻笑着；而後說：

「他找我做什麼。我留他在家裏看家，他怎麼不看家。」於是告訴他，老二天不亮就翻山走小路回黃龍溪去了；他的甲長大哥和嫂子帶着小姪兒到偵丈老子家裏躲起來了。

「你奶奶還沒回來？」

「這一路發水樣的過兵，怎麼能回來？」三官心裏一陣熱，沉思地回答。

「老人家不礙事，老人家能走得。」

「到底多少人？」

「現在到的約摸五六千，說八字沒見撇呢，說今朝過這邊的有幾萬。剛才長慶兒上來說的。說是分三路囉！都是翻高峻嶺真柏嶺望霄陽大道去，說是開到省裏去，又說開到江西去。——不像打過的呢，槍呀衣裝什麼的都是官官堂堂的呢！」

「你可看見？剛才是東老爹替他們擺渡。」

「虧的東老爹呀。一早起來，東老爹就到祠堂裏燒了茶水。東老爹在祠堂裏照應了。」

「上朝。長慶說，東老爹和一個什麼長有說有笑的，東老爹說話，他又不很懂，那個官長就笑。那個官長搖着大指頭誇獎東老爹，說東老爹好，說我們村子好。說他們到縣城裏，縣長躲的不見面，到鎮上，區長也逃掉了。到那個大村小鎮都找不到人接頭，想弄把稻草也沒的，只有我們村子，小是小，還管待茶水。：說別處都糟塌了嘛！說在鎮上買東西打不開門，兩三家店門都打壞了，還開了槍！我們村上虧的東老爹呀，不是他出面照應的話，有這樣自在哩！」

「唉，東老爹真了不得。東老爹真是個好人。」新娥很感動地做出老成的樣子說。

「我說句良心話的話，」富黃瓜繼續說：「東老爹真是世上少有的好人。他和人說，『大早上，我也在那裏。雙全官勸他莫做險幹事，說還是不出面的好。東老爹說，『我怕什麼，我一來大半截埋到土裏的人！拚了關不過打我一頓，我備辦給他們打就是了；就是真的把我洋槍子子吃末，那也是個命呀！』又說：『我好心好意的管待他們，他們也不見得就怎麼樣我。人心都是肉做的；他們也一樣的是中國人呀，那裏不是人？難道是老虎？』你看着他這些話？他就是爲地方，爲村子。他說：『我這生世是個孤老命，我

也要修修來世。」

「這官靜靜的聽着，瞪着眼睛望住面前一技微微搖動的竹子；好像一個有點懂事的小孩在聽大人說一個什麼忠孝節義的故事；他有點爲這個故事所感動，半晌，他微微的伸了口氣，懊懊地說：

「是的噢，仔細想想的話，是不要得怕的噢？」

「我說的話，現在的隊伍到底不同了。他們都是官兵，——說是潰兵，那樣官官堂堂的，怎樣是潰兵呢？長慶兒說，沒有幾個伙子，東西多是自己挑，也有兩三個人抬的。我們在山腰裏看，也沒看見有伙子。只有幾個生病的和官長是坐轎，也有用竹竿縛籐椅子或是翻轉的竹床抬的。那怕是路上拉的伙子。沒有伙子末，他們不拉伙？派去的伙子到那裏了呢？難道煮沒送的到？沒送到末，在路上也該碰頭了呀！……我說的話，不能怪人家自己找伙子。」

「長路沒輕担呀。實在不能怪人家。」新娘望望姨丈夫，老成的樣子說：「——可又是這樣喂：他們水牛不吃人，樣子叫人怕喂；那個敢出面照應，敢給他們挑東西呢，可是

呢。」

三官眼睛望着遠空，手裏扭弄着一把草，心神不屬的樣子，凝思着；而後揉一揉眼睛，有點憤憤然地說：

「那是些鬼啊，這些什麼縣老爺：土霸王！」他冷笑着：「都是些黑心肝爛肚腸死了良心的貨，只會做箱子摸我們的錢上荷包啊！都是些不打黑臉的強盜啊！抽丁怕也是一樣的！天高皇帝遠，由的他們無法無天呢，你有屌法子麼！……這樣不爭氣的國，不亡的壽，纔是天瞎了眼睛哩！」

黃黃瓜憂鬱可憐的眼睛裏泛着黯黃色的光，很是不安的樣子，回頭望望三官，幽沉的伸了一口氣，嚶語似的，怯怯地說。

「咳——這個事，我看不吉相哩！又沒有打，就潮水樣的退；從上海，幾天就退過了這邊。我們這邊不是明明不打算要了麼？若還要說話，怎麼不守着呢？……說蕪湖常國府都失了哩！今朝還有人說南陵縣也炸了，城裏也炸了哩！……若是日本人真的到了的話。」

富黃瓜隨着恐怖的浮黃臉，像在幻夢中：忽然忍不住的渾身一搖擺，打了一個大大的冷噤。

「南陵和城裏也炸了麼？」新娘也瞪出烏溜溜的眼睛，豐滿的腮上兩塊凍疤的烏紫顏色似乎延佈到臉的全部，兩片薄薄的嘴唇也泛成烏青色，「是追着他們退的隊伍炸？……那我們這邊呢？我們這邊可——該不要緊罷？」

三官捧着頭，眼睛望着草裏莫名其妙地輪着的，渾身不住顫抖着的鷄和鴨，不安地說：

「那：」忽又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轉向富黃瓜：「你說鎮上都關了店門？你剛才不是這樣說麼？那個說的？是壽官說的麼？……那那住家人家呢？……」

「沒聽說住家人家。都關了槍末，那想必也是逃個妻姪子散嘍！——壽官，弟弟奶奶他們都在下面山腰裏，你去打聽打聽……」

「真的，奶奶怎麼……到底——我昨夜裏說，你還說表哥那裏不礙事……」新娘說。

「我到山腰裏探望去。」三官馬上站起來走。

「噫！噫！」扯住丈夫的衣角嚷：「我不幹，我在這裏：怕。你去我也要去。」

「你們都去噯！」富黃瓜說：「我在這裏給你們望東西就是。」

夫妻兩個拉拉扯扯的，繞過石坡，從竹林裏穿到一條陡峭的小徑，走了幾步，下面河灘和河面露出一大段在眼前。三官旗下高大的身子，新娘也彎着腰蹣跚地走。他們看見河灘裏和河沿上蠕動着零亂的灰東西，槍枝一簇簇的架着；還有馬匹和無數的挑子担子。渡船還在忙着運，東老爹的黑身影雜在灰色圈子裏也已經可以分辨的出。河灘裏似乎有喧嘩和搬抬東西的叫嚷聲，（他們正搬動木筏，在河面上搭造浮橋）但是像在刮風的日子看天空中的塵沙，只是渾然模糊的一片，不得真切。

「今朝東老爹骨頭都要散！」

「只有」隻鷓鴣，那些絲瓜殼，他們怎麼不用木筏渡？噯，我手都刺破了！我不幹了！」

「不要吵！戳的！你吵，就回去！你當好玩可是？」漁船都藏在那邊蘆葦：東老爹的主意。」

他們聽到近邊草叢裏有許多切切私語的聲音。五爬了一大段路，新娘忽然低抑地驚呼起來。她正擦過一大叢蕨藜，那裏面隱出兩顆眼睛；那眼睛伸出一隻枯皺的手，抓住了她的一隻腳脛。

「還鑽，鑽什麼哩！……」那眼睛顫抖地說。

三官伏到草上望望，看見一雙芋頭似的腳，腳旁邊露出一隻泛成黝黑的大珠漆箱，還有兩個白色布包。

「弟奶奶，是你麼？」

「快……快躲進來罷！你們饞饞我，莫把急……急……嚇死了罷！……」

三官和新娘被那急抖着粗喘着的微弱聲音所懾服，扒在草上的手和腳都禁不住的哆嗦起來。他們慢慢沿着那個大的灌木叢繞過去。那裏有座大石岩向裏凹陷，有如一個巨大的腿夾窩；上面三四株斜臥的大松樹，槎枿地橫伸出蔥蘢的枝葉，還有竹筴和茅草，毛栗和椴樹之類小灌木，把這腿窩窩似的狹城陰蔽着。他們爬到了裏面，看見好幾個怪異的身影蠕縮在竹筴和灌木的叢中。其中除了三官而外，還有四狗子，和尚頭和紅眼睛

邊的財寶官。

「快坐下來罷！……都望這裏鑽也……也不吉相！」和尚頭嘻嘻地說。

和尚頭和財寶官擠在一堆，蹲在一叢竹筲的旁邊，兩手抱着膝頭，那扁臉上有個沒鼻子的鼻子，——只在人中上面橫點兩孔，就算是個鼻子。財寶官還是在額上置着表必紙，以一個「猴子捧瓜」的姿勢蹲在那裏，宛如在田壩上大解一般；他眨動着紅緞子邊的眼睛，直瞪瞪的望着。

這邊松樹根之下，在一叢鐵蒺藜的旁邊，紅木箱上坐着一堆破棉絮，那破棉絮上面有兩粒失神的眼珠靠轉着；弟奶奶改了裝，她把一件沒了布面的棉襖統子裹在身上，那棉統子如垃圾堆裏的掃雪，污黑而破爛；她的臉上塗着鍋底灰，急溜着兩粒眼球；她抱着手爐在胸前，聳着肩膀縮縮着。離開約摸四五尺，在一大塊吉祥草的上面坐着壽官，在旁斜騎着的是四狗子。三官一逕爬到四狗子腳頭坐下；新娘不知自己到那裏去纔好，隨着恐怖的眼睛扭捏了一回，怯生生的慢慢旁到弟奶奶跟前，站着。她看看弟奶奶隨手送眼望着上面松葉，忍不住的要笑，不敢笑；極力抿着嘴，沒法抿住；於是用手掩住

了口，壓着她丈夫。

「唉——」弟奶奶把壓住的一口長氣粗而搖曳地透了出來：「你們沒聽到麼？……說山上躲了人，說要上山來捉人！說說——他們曉得山上有有人！……」

「沒有的事啊！是四狗官故意說吓人的啊！剛纔左說右說，你還是不相信！」壽官皺着眉頭苦笑着，無可奈何地埋怨着他的奶奶。

「格格格格格格……」四狗子把頭枕在一個小簾包上，笑的聲音像用指頭輕輕敲着；面小搖鼓。

壽官白白的面孔，鼻梁上橫着一根青筋。右耳上戴着一隻金耳環，右腳襪子上還套着一隻銀腳箍。（這是鄉間貴家公子的派頭，據說一則表示他的命賤如女子，二則表示已經上了刑諒；如此即可打破「關」和「劫」，松柏長青，以永其壽；直到結婚時始由其新娘去除之。）除此之外，他穿着陰丹士林布罩袍，戴着鴨嘴帽，神氣樣子頗像個中學學生，一點「山巴老」的氣味也沒有。他自幼沒爹娘，在外婆家長大，小學畢業後在鎮上舅舅家的紙張文具店裏幫幫忙，不時與學堂鈞先生們來往着。他的婚期就在這兩天。

像要攪誤了。他低垂的坐着，樣子顯得十分羞澀而且不耐煩。

釋行徑，他沒法看的慣，但又無可如何。

三官很勉強的做出笑臉，優優的坐了一回，問書官說：

「你是昨朝回來的？鎮上……」

「一點事都沒得。」書官沒有直截回答三官，以一種幼稚的老成莊重樣子管自己與他訴說着：「偏偏的要大驚小怪，到處都一樣，鎮上許多人也像沒見過世面樣的。我昨朝回來，一路都說走不得，走不得；我大搖大擺的走了回來，我還不是個我？我都沒有少個鼻子少隻耳朵呢。奇的嘍！」

「鎮上怎個樣的呢？」

「都是半夜裏碰見鬼，自己嚇自己！我左說右說的，我奶奶總是不聽。我說不要的緊，她一定要躲；還要搬箱子，還要弄的那個好樣子。」他苦笑着，一氣的訴說自己的心曲，「我說你躲，你躲，我是不躲的。她和我拼了一上朝的命。老人家呀，老人家真是沒法子弄！早晚得這樣子，我都不該回來。……鎮上麼？鎮上還不是鎮上？有的躲，

看的不緊。——原都不打算躲。我店裏頭天夜裏就得到信。第二天，就是昨晚，還是進了店門。我真真說照常一樣，不要的着慌。到早飯時光，忽然聽說縣長躲了來，跟着又聽說縣長區長兄弟兩個都躲掉了，都逃到那個山坳裏去了。街上纔慌起來，個個人發妖風，說日本鬼子進了縣城，又說蘇湖甯國府的人殺完了嚟。……後來纔聽說：「下雨時，那邊有人回來，說南陵的縣長押了起來。是因為辦草辦伙子的事，又說是管待的不好。我們縣長怕也是得到這個信，纔躲的躲到區裏來的。隊伍一個勁掃湧過來，縣裏來不及辦東西，一點東西都沒辦。縣長區長一躲，縣保裏，保裏甲裏也就都躲了。簡家百姓家，不曉得什麼了不得的事，也就嚇的鴨撲樣的呵。……都是見鬼的事了！我戳，我戳不說說的！」

「說在鎮上開了槍呀？」

「槍末，是開了一槍。……大約十點鐘光景，隊伍纔到，學堂裏幾個先生帶着幾個孩子，還有郵局裏先生，拿着旂子到鎮脚頭去接。接到大祠堂裏，支祠裏，還有廟裏，後頭還發水樣的發。……可是要東西，學堂裏先生那裏去說呢？隊伍裏就有些生氣。」

「不是怪先生，是怪地方。我聽到幾個兵——我在樓聽的好好的，一口筋像子語，（他蹙着不像的骨子語）——禽奶奶熊！我們替你們抗日，你們就這樣的對付老子啊！你們這些老種！這些亡國奴！」罵老種，說是老種，說的好。回頭有些弟兄上街，買東西，敲了幾家店門，敲不開。有的也就算了。後來有一班到廣泰雜貨店敲門，敲不開，先用石頭砸，又說要點火燒，越罵，裏面越不敢開。末後說是把門砸爛了，有幾家還是搞開了。末後街口那邊放了一槍，就只有一槍，也不曉得什麼事。到中午時光，抗敵會同商會裏纔出來人，開了十幾家店門。——不是規規矩矩的做生意，客客氣氣的？……」

「住家人家呢？」三官攔截着，着急的問。

「聽我說嘛！……滿街發妖風，隊伍沒到的時候，說拉伕，說那裏那裏連害病的老頭子都拉了去；說挑不動，就是鐵匠做齋，就是打；說還槍斃了幾箇伕子；說的成了城隍廟裏的十殿。到中午時光，好好的做生意了，纔曉得沒沒那些事。拉伕是拉伕，不拉穿長褂的。我舅舅就叫我回來，說怕我奶奶不放心。我先不肯回來，末後我想看看路上光景，我就回來，我一路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就一路唱着走回來。」

還在遠，還有幾個和我鬥毆，客客氣氣的。過臨牛山嶺，漢儀坐在土牆前歇腳，我逼問他們日本鬼子打到那裏了。一個說：「挨走了啦！挨回他東洋老家啦！」一個說：「日本鬼子的影子都沒看見呀！」一個說，……都是笑嘻嘻的……」

「住家人家呢？」

「住家人家，住家人家還不是住家人家？——我又沒到住家人家去，我找不清楚。」

……想必也有逃的呀。」

三官睜睜眼睛，用手在面上摩摩，低頭伸了一口氣。

「兵呢，」四狗子躺在吉祥草叢中，安閒的懶懶的說：「也是像什麼一樣，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你沒碰到那種刁蛋的；碰到了的話，你耳朵同脚桿都要都要……你那銀子露了白！」

「不……要緊！」

「哼！頸，是不要，可要你耳朵同脚骨拐，嚇嚇！」

三官低著頭沉思了一回，問道：

「到麼日本人打到那裏了？蕪湖清國府可是失了囉？」

「就是沒有失，也是熬日子的貨，也賺個十分十的病大，不過留着一口口氣了塊！」

「四狗子冷笑着說。」

「昨朝還有個水客從蕪湖回來，說蕪湖沒有失，就是亂的很，連東洋車都沒得，住家人家逃光了，江口擠得滿滿的，說沒有船，說將沉了七八隻太火輪，裏面有外國的輪船。說外國也要出兵了呢，說。」

「是俄國出兵吧？」三官無精打采的問。

「俄國怕是要出兵，不出兵的話……」

「呃，就看俄國美國可出兵；不出兵的話，就是就是邊邊燒草的事，訂製」四狗子安閒地嘲弄着說。

蹲在那邊的財寶官此時慢慢的也爬了過來；於是壞鼻子和鉤頭也跟着爬過來，財寶官連連眨動着眼睛，以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氣，十分嚴重而恐怖地說：

「要出的話，就要就要趕快出嘛；不然的話，再本人怕就要到嘛？這個事，可是慢

不得唔！……」

四狗子嚇嚇地笑起來，說：「你催那個出？催我出可是？……」

「不是這個話呀，一財官官瞪着可憐的眼睛說：「不出約話末，就委性莫出了呀……」

……」

和尚頭緊跟着噙着鼻子懷疑地說：「剛才弟奶奶的話不錯呀，就是日本人來了末，

他也他也不能不要百姓呀，可早呢？……」

「他就是不要百姓！」壽官憤憤地義形於色地說：「到處炸的是百姓，殺的是百姓

！……你……」

「你不犯他，他總不能好好的就殺你呀？」

「嚇嚇！」四狗子笑着說：「剛才弟奶奶說的不錯，日本人來了末，我就說我服

了你，我已經歸順了你，他總不見得殺我了呀，可是呢？」嚇嚇！這個話說的有分寸！

「就怕日本人不懂你的話哩！嚇嚇！」

「老人家沒錢沒路的，真是……」壽官難爲情地說：「那馬裏先生說的話，日本鬼

子纔來，也不談到我們這邊山鄉裏來。他有多少人？選我們這樣眼屎大的地方也來了末，那還了得哩！」

「就是他們全國都倒了出來，怕也到不得我們這邊！」三官也順口搭腔地說。

「這個話就難說哩！」四狗子冷笑着，「你也要看這邊打不打呀！若是這個樣子儘着退的話，他怎麼不能來？來了怕得罪了你？你敢拿你的土槍同他拚麼？你倒說的好！」

於是三官苦悶地沉思起來。他覺得郵局裏先生的話是可信的，但四狗子的話他也不願反駁。他望望四週，松樹枝葉，灌木叢，竹筴和茅草，密密重重的屏蔽着，連日色也似乎看不見。他覺得悶的慌。弟弟奶奶沉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新娘站在她後邊，顯得焦燥和不安，向姨丈夫遠遠擄着嘴，做眼色，用手點着外面。這邊他們又說起派伙子舞舞，以及東老爹的種種情事來。三官沉默着，忽然站起來。

「我出去望望，看過完了沒有。」

「小心留點神呀，鑽進鑽出的！」

夫妻兩個在弟奶奶急亂的低嚷中，爬出了那個帳幕似石岩壙。三官正向前爬着，他聽到近處有新呼斯呼響着濃鼻涕的聲音，跟着就聽見鬍鬚頭嘎啞的嗓子驚喜地叫了：

「小爹！小爹！小爹！」

三官回頭，看見鬍鬚頭從後面高處忙走過來，一邊說：

「我那裏沒找到！那個曉得你把東西弄到山頭上去！我找到山頭上，你們又下來了！」

「叫你看家，你怎麼不看家？」

「奶奶回來了哩！」

「奶奶回來嘍？」兩個聲音同時響。

「早就回來了，回來幾個鐘頭了。叫我來找你，她在山脚，她走不動。」

三官的心急跳起來，緊爬了幾步，忽然問：

「表哥……」

「那表叔叔走了嘍，只在家……」

「走囉？動身囉，什麼時候……奶奶呢？——奶奶……」

「噲！怎麼就走囉！」

「奶奶……那表叔叔只在家裏住了兩天囉！走了兩三天了。表孀孀他們又沒回來，他一個人送箱子回來，說只留了句話看看奶奶……」

三官忘形地站直了起來，眼睛死死的盯着他姪子的臉。他覺得一陣冷水沿着脊骨澆下去；那冷水慢慢變成一股滾熱的東西，隨着又猛烈襲上衝，直衝上鼻子和眼睛。他覺得鼻子眼睛一帶酸楚發脹，有什麼東西冒出來；他的嘴巴連連抽搐了幾下，終於忍住
了。

「噲！——新娘就站直了腰身，烏黑眼睛的閃過綠了紅，望着丈夫說……那……那怎麼弄法呢？那我們……」

三官裏神失魂的瞪着眼睛；像猛的被人用木棒打了一棒，打的迷糊過去了。半晌，他偶而的偏過頭，望見河灘和河面空都展露在他的眼下。只是不久的工夫，那裏的光景却已經大大的改觀：河面上被木筏擠得滿滿的，蓋沒了，連成了三座闊大的浮橋，灰色

東西從這邊河灘一直拉過對河，沿着對河的河灘向上邊流過去，浩浩蕩蕩，穿進極遠極遠的山巒裏；那更遠處，在山坳間，在茫茫的叢樹間，還是那灰色的行列隱現着。他隱約的聽到喧嘩聲，鐵器碰擊聲，零亂的步伐聲，打成漠然一片；從極遠處，另有一陣陣的有節奏的雄渾的歌聲傳過來，如大風時候的松濤，如發黃梅大水時候的河聲。三官從來沒見過這樣壯闊動人的光景，他驟然覺得胸口熱辣辣的，有東西望上翻騰，不住的向喉管阻塞；他的心急跳着，像被一個龐大無比的東西壓迫着。他直挺挺的站着，忘了恐懼，忘了憂慮，忘了表兄和奶奶，並且忘了自己的存在。他彷彿具體的覺觸到一個實在的東西，這就是「中國」，就是學堂裏王先生所談的那種種道裡。他望着那浩浩蕩蕩的灰色緩流向西首綿延的山巒中不回頭地流，他覺得從未經過的悵惘與悲傷。「中國」不要自己這些地方了麼？不要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同自己了麼？一切都無可挽救了麼？……他模糊地覺得自己身子在飄搖，在幌宕。

三官兩眼直瞪瞪的，他喘着，鼻孔不住的翕張。

鴨嘴澇

下篇

戰爭如一頭巨獸，突然張牙舞爪地逼了近來。在短短的期間，廣德州甯國府失守了，蕪湖和南京先後放棄了。南陵縣那邊，敵人的鐵蹄衝到了黃慕渡和石碇鎮；蕪湖甯國府那邊，我們還有大軍在灣沚芳村以及寒亭西河一帶撐持着；在西面，大通和悅洲也極可危，青陽銅陵的人民一窩蜂的向裏邊山鄉中擠來。人們見面，都瞪着失常的神經質的大眼睛，把自己聽到見到的，某某地方失陷，某某地方難民湧到，日本鬼子如何姦淫燒殺，那裏被日本飛機轟炸，那裏捉着了漢奸，那裏又聽到了隆隆的砲聲……一類的消息互相傳告着。這些消息或見聞，把戰爭描繪出具體的面目，帶給某些人以熱烈緊張的恐慌，帶給另一些人以從未經驗過的驚愕和恐怖。大家心慌意亂，誰也沒有閒心留意到

這日子；這日子就像一隻盛衰或明矣，偷偷地飛跑過去了。

戰爭雖已逼到跟前，卻沒法打破地方的習慣和風俗。胡裏胡塗混過了舊曆年關，人們照常那一年一度的慣例，把大半個月消磨在走親戚和拜墳年的事上；也有些人仍然鬧起大門，亮着紅燈火，徹夜賭博着，如同往年一樣的點綴這個新歲。跟着是連日的陰雨，每天睜開眼，看見的是一個烏沉沉的天。遠遠近處的山頭長時被雲霧封鎖着。有時牛毛雨時斷時續的漫天飄落；有時雨聲淅瀝，整夜地不停；有時陰沉的天空忽然顯得明亮，香爐峯頂那一團渾沌的雲霧破作一塊塊的棉絮，往來急走着；但一會工夫，一陣寒氣襲來，陰雲又復西合，剛剛住點的冷雨重新伸下了脚；有時黃黃的日色透出了雲霧，鳥雀驚喜地跳躍歌啼起來。但到夜間被窩裏微微感到一點燥熱，朦朧中聽見那簾幕又在嘴喀地響着了。河水漸次爬上了河灘，泛作黯碧；鴨嘴山上的叢林雖在雨霽時候也漾漾着濕煙；田埂和河岸的石路上泥濘狼籍。料峭的寒風到處吹透，吹着緩緩長流的河水，吹着鴨嘴山濕凝的叢林，吹到河岸上簡陋瓦屋的每個角落裏，吹到鴨嘴灣每個人的襤褸的衫子上。鴨嘴灣人們的心，被憂慮與驚慌攪弄得麻痺了，也像這江南的初春天氣，被

漫的雨霧籠罩着，被料峭的寒氣侵透着；是陰沉不開的，是凄清冷苦的。他們知道，「春寒多雨水，春暖雨水多。」初春的天難做，無論寒或暖，總是多雨的。他們沒有關心天氣陰晴的需要；也沒有關心它的閒情。他們祇是瑟縮着肢體，鼻上掛着晶亮的清涕，從早到晚，爲一切不付勞的事循照慣例忙勞着。

自從大軍過境，地方事實上太平靖安謐的。雖有幾次飛機發出怪聲，悠然地打墳空飛過，但大家都把它當做傳說中顯神通的妖魔的法寶一般，瞠目地注視着，紛紛地談論着，好奇與神祕的心情和恐怖顫慄的感覺攪混在一起；有些陰暗呆滯的苦臉上，反而而現出了活潑；他們獲得了刺激和苦趣。在平時，他們被互相傳告的見聞消息所圍困。他們失去了判斷的能力，揣摩不透種種消息究竟還存怎樣的意義，將更給與他們以怎樣的影響。他們每個人都彷彿預見到一個不可設想的黑古龍東的巨洞。這黑不見底的巨洞已經近在眼前，他們將無法避免，無所準備的掉落進去。他們天天等候着向那黑洞中掉落；他們的神經中像堵塞了棉花，心頭懸着烏黑的鉛塊，並沒有那種餘裕與靈敏去猜度將在那黑洞中遇到什麼。他們只覺得沉重與迷惘，反倒因爲那所設想的一天遲遲不來，

而似乎有些焦躁。

就在這個風淒雨苦，陰沉不開的當中：漁季匆匆結束了，田裏的麥苗和油菜長大了，草地和枯林上面透出黯綠顏色了：兩三個月的時光不知不覺得已經消逝了。

在這些日子裏，章三官比平常以往顯得安靜了些。表哥既走得沒有音信，到外邊去的主意完全拋却了；皮猴子雖然做着保長，成天祇沉溺在牌九單雙的生活裏，抽了的事不再提起，差不多被人們淡忘了。三官感到空氣的僵木和冷凝。他沒有發過脾氣，也不會和人家有過一次賭狠和頂撞的事。鎮上郵局裏的無綫電很久沒放過新聞了，人們所傳告的那種種見聞，如此其單調雷同，他已經漸漸失去關心的興趣，甚至覺到了厭倦。他也和其他的人們一樣，每天期待着更新鮮更可怕的事情底臨頭；而這一天總不到來。戰爭對於他和同一顛神祕可怖的怪獸。以往，他常常在腦裏揣想着牠的不可捉摸的形貌。有時他也想見到有什麼燦爛如繡錦光華如朝曦的憧憬，將隨同那巨獸以俱來。但那只是一閃的幻象，而這幻象也倏忽就見破滅，至今不復再現了。平日他所想見的只是那怪獸的猙獰兇惡的面目，牠可能把自己一口吞掉，因而他模糊地本能地顫慄惶懼着。

一面又設想着這巨獸是在不可知的極遙遠的處所，甚至不可能來到自己的跟前。他從來沒想像到牠會有一天真來到自己的跟前。可是突然之間，馳疾風驟雨地來了，張牙舞爪地來了，來得如此其兇猛，來得如此急遽不可測！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弄得無可措手，弄得簡直喪了胆。於是他垂下手，沉下眼睛，準備給牠吞掉，或聽任牠來如何把自己擺佈。他沒有再想到躲避，也沒想到抗拒牠。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地聽到牠的聲音，覺到牠的氣息，可是牠並未真的撲上身來。他自己和所見的其他人們一樣，還是照常的吃飯過日子，還是完好如故。於是他慢慢鎮定起來，似乎有點摸出了這頭怪獸的性情脾氣，能夠平心靜氣不慌不忙的來看這頭怪獸。在這樣的情形中經過了一個時候，他看的久慣了，他漸漸覺得牠已無新奇之處。他想發見牠更新鮮或是更可怕的一面，而一直毫無所得。可是同時，自己的運命顯然還是抓在牠的趾爪中，還是衝在牠的血盆大口裏。自己儘管平心靜氣，但絲毫不能有所作為。儘管安善如平日，但無法跳脫那罩在頭上的厄運。他要逃脫，或是趕快被牠吞掉；而兩者目前都是不能。他厭倦了這樣的處境。

「這個娘買戻的日子，不買不淨的！到底還有什麼新鮮花頭呢？」他板着沉悶的醜臉，
一條長地吐一口氣，這樣惡聲地自語着，在妻或是在奶奶和大哥的面前，已經不止一
次。

一直沒有新鮮花頭，左不過是那些差不多的事；悶悶或焦躁都是徒然。於是三官以
加倍努力地工作，加倍發狠地操勞，來應付這陰沉淒苦的，僵木冷凝的日子。他終天板
着臉，進進出出，默不作聲。涼季終了之後，他把他的那二畝三分預備種早稻的水田
完全翻犁了；那三畝種着菜苔和麥子的田裏，也已耘過了一次草；他那五十多棵「剪桑
」一畝已在每棵的根子上，下了從油坊裡來的「豆餅」，並且那些纏繞在樹幹上，防逸在
嚴冬時候凍壞樹身的蘆草，也都一一撤除，準備它們不久即將抽枝發芽。家裏幾隻桑籃
和撒壞了的養蠶用的篋盤都一一從閣樓上拿出來修補完善。趁着那幾個晴天的日子，他
到田上新了十幾擔茅草，砍了十幾擔結結實實的「棍子柴」，堆放倒確屋裏。有那幾天雙
日落着牛毛細雨，他在屋裏坐不住，戴起了笠笠，披上蓑衣，守在河岸上打野鴨，連着
打了五六天，而後把那些大串大串的野鴨分作幾次，掛在棍柴擔子上，冒着雨，踏着泥

溜到卵石路，接到法上去買賣。鎮上到了大批逃近各城市來的上等難民，和原在外埠經商或「出差事」的盜案不大同等的本鄉人，還有一兩所新從蕪湖和寧國府逃來的「吃洋教」的學堂；這些大批地湧到的男男女女，使得鎮上市面驟然繁榮了。街上挨挨擠擠碰破頭，人是「死不要臉的那個多法」，形成一種從未見過的出奇的熱鬧氣象。他的棍子柴和野鴨穩穩了出乎意外的高價；尤其是野鴨，許多人簡直視爲一種希世的珍品，他每次只要走到街口上，就被人搶個完，「像是不要錢的一樣」。他幹這個，他自己說是「猴子玩雞巴」，沒有事做找事做。他確也沒有在要價的事上和人家爭較過。但是在他得到那些意外的「財喜」的時候，他的陰沉冷澀的心裏是有點高興的。他沒有料想到這個，如同這突然逼到跟前的戰爭之對於他一般，一切隨同這頭怪獸而來的，都是自己不曾料想到的。他那些錢在熟識的雜貨舖裏辦了點鹹鹽，買了大批的藥硝，鐵砂和「帽子」，並且替妻買了兩雙洋襪和幾雙鞋面布；還給那一歲多的小姪兒買了面小搖鼓。妻却因此而表示了大大的驚喜，提到不曾隨同表兄到外邊去的事，而引爲得計；並且慫恿他多多地如此做。

官三泔持地笑了，他鄙夷地說：

「一個人認真拿這個當營生？明朝還有出息哩！給人家望着，鼻子都要笑哩！」

三官是說的本心話。妻這種「眼皮子淺」的地方，他是很覺得可鄙的。第一，賣柴賣野鴨的事應該是那些「窮光蛋」的營生，自己的正經營生是種田，打魚，賣絲繭，他萬萬不能不顧身份與體面，認真拿這類的事來掙錢。當他挑着担子走近鎮上時候，他就有點覺得不自然。他怕遇到熟人，尤其是表親家的親房或本家。有一次他遇見表兄的堂伯娘，他就把野鴨贈了一對給她，「我是新年正月裏玩的事，姨伯娘。」他紅着臉說：「我登門拜年的時候就該送你老人家府上的。你不見怪，你就收了我的。」他還會把野鴨送給了學堂裏王先生。第二，這野鴨也不是儘可以獵取的；雖不是如魯於河裏的魚一樣的重視，只限定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捕打，過了時候就「禁河」，但也得「養」着點，一下打完了，弄得絕了種，人家纔然不說話，自己也要愧對祖上，心裏感到罪疚的。何況過了正月，就是野鴨下市的時候了呢。第三，鎮上雖是繁榮，但因此益發顯出人心是惶惶然浮動着。大家都時時刻刻意識到懸壓在頭上的黑影子；大家都同樣的感覺到自己的命

還是像在那頭近至眼前，怪獸的血盆口裏，是抓在牠巨大的趾爪之下。他得了那些着外的錢，他竟立刻拿去花掉，決不以爲可惜，如平日對於以自己的正經營生掙來的錢那樣地愛惜。他從中感到高興或是有趣，也只是很飄忽地一閃便即散滅。事實上他也是如同其他的人們一樣，被濛濛的雨霧籠罩着，被料峭的寒風侵透着，他的心時時刻刻是澆清冷着的，是陰沉不開的。他還有閒情或與致放到這類意外的財喜上來？他做這個，不過是爲操勞自己，或是藉此到鎮上去探點新鮮的新聞，想望着可以從而展開或鬆動一下自己的吊着烏黑的鉛塊的沉重的心罷了。

那一天，三官鎮鎮上鑼舖裏去取定製的和修理的耨耙和犁頭，他聽得了一個使自已心跳的消息。消息十分的簡單，說是將有一支大軍從徽州那邊翻山過來，經由本縣，開向清弋江一帶前進去。這未必是什麼可喜的消息，可是當三官剛剛聽到街上的人如此談說的剎那中，他竟興奮得不能自制。他丟下自己手裏的事，跑去向人家尋問這消息的來源。問了之後，還是放不下心，又提着笨重的犁頭和耨耙，繞了不近的路，冒雨跑到學堂裏去請問王先生。學堂在假期中，王先生恰好出去了，他撲了一個空。於是走回頭

睛，重新轉到街上郵局門口。他不認識郵局裏的先生，只想望着那裏如往日一樣，擠着許多人，那些人向局裏先生談問報上的或是四處的郵差帶來的消息，他可以從旁聽到他們談及關於將有大軍開來的消息，藉可證明剛纔的傳聞不是謠言。到了郵局裏，却只有幾個發信的人擠在櫃臺旁邊，局裏先生低頭坐在案桌上，忙着簽寫字條，蓋印郵戳。局裏無綫電不知爲什麼久已不放新聞了，沒有了平日的那種人山人海的熱鬧氣象，顯得如此其冷清清。三官覺得掃興，掃着東西望外走；走了幾步，又掉轉頭，望望板壁上那張地圖。地圖上面蒙着塵灰，紙也泛作了老黃色；那個花花綠綠的桑葉形，已經不及往常所見的那麼鮮明奪目了。三官近來常常不自禁的要吐口長氣；伸出一口氣，他就覺得心裏能夠暫時舒服一些。於是他揉一揉發脹的眼睛，把兩個粗鈍的手指無聊地按在腮巴上，對着地圖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長氣。

「大——中——華——民——國——X——X——全——圖」。

他有香無聲地，一個字一個字的緩慢地念着。（那自己不認識的兩個字，他就跳了過去）。對於這地圖，此刻他其實並說不出有個什麼感觸。主要的他不過不想馬上走出

郵局的門，藉此多流連一會兒。於是他瞞着寂寞的眼睛，越過護欄在眼前，向那個坐在裏邊的送信的老哥傻頭乖腦的望着。

「你要送信麼？」

三官怯生生地傻笑着，搖搖頭：「我不送信」。隨即紅着臉結巴巴的說：「我打聽你老哥一個話：說是有隊伍開過來呀，說是？該該——可是真的？該不是妖風吧？」

他慌急慌忙把要問的話說了出來，說得如此其匆促而不從容。他自己模糊地把剛說的話回味着，覺得許多個字眼都說得含混不清；他把眼睛望着對方，又看一看身邊兩個送信的人，他現出了忸怩的神情。

半響，那送信的老哥一邊忙着手裏的事，一邊眼也不望地告訴他道：「唔，有這一個話。一兩天就要到。街上抗敵會同商會他們都要派伙子接送呢！——你怕罷？怕的緊，——這回……」

三官分辯道：「我怕做什麼！我……」但隨即他意識到對方的調侃並不見得有惡意，於是忸怩地傻笑起來：「他們開上去打東洋鬼子，又不是打我們哩，我怕！——那麼

「這個話是真的了」。

「這回不要怕嘍！」那局裏先生彎着怪聲怪調的本地話，以一種像是對小孩子說話的語氣，高興地向這邊插着鑿道：「我們還要開大大的歡迎會哦！你老哥說的高明哦！他們是開過來保衛我們地方的哦！後面還有許多許多大軍都要開來哦！我們要軍民合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哦！」

局裏先生高興的滑稽神氣和他學的不像的本地口音，引得站在櫃台旁邊的幾個人都鬨笑起來。三官笑得嘴都抿不攏，做出那種「儂不楞登」的醜樣子，對方說一句，他就「哦哦」地答着，趕着點一下頭，唯恐對方疑或自己沒有把話聽懂。他顯出一個純粹的「琪巴老」的神氣來。

「這回開過去之後，還有許多大軍要開過來？」等局裏先生說完，三官非常親熱和順地笑着，跟着再問道。

「是嘍！你說的不錯嘍！」

郵局裏先生都這麼說，那這個話就是真的了。「三官十分滿意的走出了郵局的門

這樣的自語着。雨點打在他的簷帽上，颯颯亂響；他的草鞋和赤脚上面塗滿泥水。他一路和人家碰碰着，急急地走出街道，臉上還含着興奮的傻笑。他把提在手裏的發着綠的犁頭和耘耙擱到肩膀上指着，踏着泥濘的石路，快跑了幾步。料峭的風撲滿他臉上，他一點不覺得冷。路上沒有行人，他獨自的含着笑。心裏有一種熱燙燙的感覺。於是他纔漸漸意識到，自己正在一種非常的歡喜之中。這歡喜或是高興，是郵局裏先生的出乎他的意外的和氣與重視他所問的話的態度所給予的呢，還是從這個消息的本身得來的呢？三官此刻沒有閒心去分辨它。他只模糊地覺得自己久已沒有領受過這樣的心情，他覺得對於這樣的心情已經很有點疏闊。他想起那一年上海打仗，他和富黃瓜河到鎮上，看見郵局門前放着戰炮，大家嚷嚷說中國打勝了，日本兵全都打跑了，於是他喜得不能自制，飛跑急走的望家趕，要把那快樂的消息去告訴村上每一個人。他隱隱的想起這回事，覺得今日的情形倒是有點相同；但這回的欣喜更其入心些。他揹着犁頭耘耙在肩上，一手扶着簷帽，狼狽地快步走着，走得渾身暖了起來。「這回不要怕壞！」郵局裏先生輕輕地擱在他耳朵裏響着，他覺得十分可笑。但是他立刻又沉下臉來：爲什麼這回

難對消息，自己一點都沒有怕呢！爲什麼反對這樣的興奮和歡喜呢？……

「截的！上回子還躲到山頭上，嚇的那個鬼樣子！真不曉得怎麼弄法的！」他心裏說：於是又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三官冒着雨，走過眠牛山橋，一口氣跑到了自己村上。在村頭泥濘油滑的田埂上，他遠遠望見東老爹披着蓑衣，大聲地叱着牛，正在田畝裏犁着田。三官心裏癢癢的，忍不住的放開他的粗澀聲音嚷起來：

「東老爹呀！」他的臉醜陋地笑着，聲音拖長着，一邊走，一邊嚷：「我告訴你老人家個好話呀！」

「啊？你說什麼啊？」東老爹勒住了牛，老拙的嗓子比三官的響亮得多。

「班了救兵回頭了！調到清七江那邊去，從徽州府翻山過來！救兵來了呀！」

「救兵開來啦？到了鎮上啦？」

「一兩天就到了，鎮上派伙子接去了！後軍還多得很嘞！還有許多大軍望這邊開嘞

「你聽那個說的啊？」

三官漸漸走近祠堂跟前，停住了腳，驢着告訴他，話是郵局裏先生說的，千真萬確，決不是人家發妖風；並且細述郵局裏先生和自己說這番話的詳情，和自己打聽的經過。於是揉揉眼睛說：

「這付藥攆下去的話，就有個指望了，東老爹嘆？」

「呃，」東老爹沉靜地驢着說：「若有救兵開來，我們這邊就有個指望了！這就是就真是菩薩祖宗保佑了嘞！」

三官笑着，「東老爹也歡喜」。他心裏說。他聽見雨點打在他的箬帽上面的聲響，看見突出在眼睛前面的闊大帽邊上凝結着雨珠，不住的望下滴。於是他走上石級，以一種又快又短的步骤穿過祠堂門前的草坪，一路扶着頭上的箬帽左右搖轉着，捧出凝聚在上面的雨水。那些水點像箭似的向四面橫射出去，他覺得很好玩。——他的活潑樣子是平常極少看見的。

吃晚飯的時候，三官喝了點「高粱燒」。「我淋了雨，我要驅驅濕氣。」他說；而後纔去睡覺。他睡得非常香甜。臥房的西首牆上有個小小的四方木構窗，在那面牆的窗框上頭，用幾根絲綫懸着七八十來條玻璃的碎片，這是根據「久雨西風晴，久晴西風雨」的一句農諺而設製的晴雨計。三官驟醒過來，聽到那些懸着的碎玻璃條發出琮琤的鳴聲，那聲音越過而響徹，斷續不停。他漸漸從朦朧中清醒了。屋瓦上仍有雨點在浙瀝着；後河山上的竹子樹木颯颯亂響，忽而很兇猛，忽而變的輕微。遠處有渾然洪大的松濤聲；窗外有隱約可聞的河聲；尤其是妻的鼾聲，因為她傷風咳嗽的原故，多種粗細不同的喉音和鼻音複雜地交響着，緊靠在耳朵邊；這種種聲音錯綜紛雜地打上三官的耳朵，他覺得再難睡去。於是擦開夏布帳子，撐起上半身望望，週遭是一團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三官眼睜睜地躺在被窩裏，連連吸着他的不大通氣的鼻子。注意的傾聽着窗框上頭

懸着的玻璃能互相碰擊的聲響。

「丁令令！丁令！令！令！令！」

這聲音雖在遠處近處的多種聲響之中，聽來特別的清脆悅耳。三官捉摸不住自己此刻有什麼樣的心緒，只是巴望着天快亮，他急於要起來。他二次三次的擦開帳子向外張看，總是沒有天明的意思。他想想許遠正在午夜，是自己喝了點酒，所以醒的太早了；他本要把妻推醒的，如此一想，就決意再睡一會。於是沉下眼，照着奶奶他們常常說起的辦法，把眼珠看住自己的鼻子尖，一必希望着可以重復睡去。他看見許多淡綠色的花暈在眼前繞動着，飄忽而又零亂。多少雜念從心裏湧上來，零亂飄忽得如同繞動在眼前的那些花暈，無法把捉，但也掃除不去。屋後山上的竹木颯颯聲和耳旁的妻的鼾聲，越發覺得擾人了；三官翻了個身，把一隻耳朵緊緊貼在枕頭上，耐心地睡着。突然，他聽到一個聲音對空而來，

「規規——嚕！」

只是嘹亮的一聲，帶着歡欣，又似乎含着點悲哀。這是真正的春天底報信者，這是

杜鵑的叫喚！三官不相信自己耳朵，摸起上半身，凝神傾聽着。屋瓦上還飄着雨點，玻璃條也還在斷續地發出聲音。半晌，半晌，他聽到了班鳩的第二聲叫，已經是在很遠的處所。

——「規規嚙」都叫了，真的春天來了！三官慢慢的睡了下去，心裏隱隱約約的有這句話。他很有點興奮，想立刻把妻弄醒，告訴她天就會晴和，班鳩已經開了聲的話。可是妻打着怪聲的呼，睡得如此其香甜；妻近來常常嘔吐，快兩個月沒有「見紅」，眼稍滯鈍了，人也消瘦了。他不忍得打斷她的好睡，幾次要動手去推她，到底是忍住了。天氣一晴，隊伍可以到的更加快些。三官睜眼望着帳子頂，連連吸着阻塞的鼻孔，獨自地想着。日子過的多快啊！這一直以來，只是胡裏胡塗的像僵屍似的過着時光，時光就在人們不留意的營中，偷偷地飛跑過去。這三個來月，似乎只有寒一眼睛的工夫。正是此刻回想起來，覺得這些日子真是長而難過的。這情形，好比一個人爬着崎嶇險峻的山路，他在慌亂之中，急急忙忙爬了過去，並不知覺自己是走的什麼路。但等到鬆下一口氣，回頭望一望的時候，不禁的會驚嘆起來：自己是如何爬過這一段長而艱苦的路

程的呢！三官回想着過去的這些日子，只看見陰沉烏黑的一片。自從大軍從甯國府一帶撤退，多少城鎮淪陷了，多少可怕的消息和事實聽到耳裏和看到眼裏，抽了的事也久已不再提起，人們都確信着「中國」存心不要這些地面了，都時時刻刻準備着做亡國奴，等候日本鬼子來如何把自己擺弄了。在這樣無可挽回並且不能絲毫有所作爲的絕望之中，却突然得到大軍即將源源地開來的消息。這是真的消息！是郵局裏先生親口告訴自己的，不是什麼不三不四的人底隨口亂說。郵局裏先生是那樣的高興。東老爹也喜歡；連大哥和奶奶，向來談到隊伍的事就會立刻憂懼失色的，但昨天晚上告訴他們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們也顯然的表現出欣慰之情。現在春天到來了！將可以和往常一樣，安心地來從事自己的耕耘；做亡國奴的恐懼可以暫時擱起了。——三官確鑿地相信着：這一帶山鄉地方，只要有大軍把守着，東洋鬼子是沒法進得來的。

三官心裏被許多的雜亂思想盤據着，興奮得不能合眼。他聽到屋前巷子中公雞在籠裏撲着翅膀，高聲啼起來。他不知道這是第幾次的啼鳴。但他決心就起身。他坐起來，把蓋在被窩上面的衣服摸到手，披上上身，就下了床沿。

四處都是黑擦擦的，只有小樹上現出一點木樁的暗影。三官一邊繫着腰帶，一邊注視那窗櫺的模糊影子，使他的眼睛感覺發脹。他的腦裏繼續想着大軍開到的事。郵局裏先生一再的叮囑自己不要害怕了；這是一句搔着大家的癢處的話。這回鎮上他們派了快子去接，還要望下面送過去，並且還要開歡迎的會；這就可以保證不會拉伕。只要不拉伕，還有那個害怕他們呢？三官想到上回大軍過境的情形，想到東老爹的作爲，——那種種，在當時好像並不見得怎樣，可是現在想起來，在自己方面實在不很體面，他深覺得難爲情。和尚頭和財官他們可以那樣的傲，自己爲什麼竟和他們一樣的沒有見識呢？這回大軍若是還走村上過，自己一定也像東老爹那樣的傲點出來，教大家看看。但隨即想到，他們從徽州府經過鎮上望清弋江那邊開，不管分作多少路，也是不會打自己村上走過的。於是他決定要到眠牛山橋岔道上去等着看，無論自己多麼忙，也得到那邊去看。他要看看那些使自己忽而恐懼忽而歡喜的神祕東西的真實面目。他覺得，這回不但沒有被拉伕的危險，即使還是拉伕，自己也決不再害怕，自己願意被拉了去，——不必等他們拉，自己將自動的替他們挑運東西，只要他們有這個需要。有什麼要緊的緊

，他們是規規矩矩的大軍，而且最多也不過送到清弋江，一去一來，四五天的工夫不就回頭了？

三官迎着撲面的寒風，靠到小窗的旁邊凝着神。碎玻璃條在他的眼前幌動，他無意識地用手攆弄着，使之互相碰擊發聲；隨手又把攔在窗框上面的一盞油燈和兩隻瓦罐移開，從木樞的空當中，他望見了窗外矮禿禿的那些桑樹幹以及對河香爐峯的模糊依稀的輪廓。陰沉的天空已經映出了微暈曙色，禾爐峯頂似乎裹覆着霧。雨點河在地上和河面，宛如老鸞吃「水葉」的聲音。一規規「噲」也還在叫，隱約難辨。如同這黎明時的模糊幽黯的風光；那班鳩大約已經飛到香爐峯以外的極遙遠的地處。遠近鷓鴣聲零落，他聽到當黃瓜柔弱無力的細嗓子咳嗽着，大約正在磨着豆腐了。

三官開門走到堂屋裏，摸索着到門拐那邊挑選了一把耘耙，脫去舊耙頭，把昨天辦來的新耙頭裝到那本柄上面。奶奶早已醒了，連聲的咳嗽着吐着痰。

「天還沒亮呢，老三？」

「鳥叫二遍了。」三官在地上敲着耘耙柄，湊着嗓子回答：「天要晴了，起了百風

了！」

「還在落呢？——噢，也真晴的了。」

「來是風，去是雨呀！——天一晴，他們隊伍好走點。」他連汗吸着鼻子擰着褲子：「阿媽，規規噶開聲了哩！你可聽見？」

從說話的聲音裏，奶奶感覺到兒子的滿心快樂；這是難有的事。於是咳嗽着，在被頭上坐了起來，掀起半邊帳子，向窗在階沿上收拾着鬆耗的兒子底身影望着。

「打春快一個月了，若不是小斷點的落，早就該開聲了，」奶奶的聲音安詳而柔和，想來她的習慣地緊蹙着的眉頭也應該是展開的了；隨即她長長地伸出一口氣，似乎在說：「唉，但願的你們高興些罷！我看着你們高興的過日子，我心裏也就舒坦了。」

擡了頭的六媽樣的，「三官笑着慢慢地說，聲音和順而且親熱：「不曉得過的些什麼日子，一遍又混到春天了，說的好！」

「披吳果錢關上去了呢，呢，看看菩薩祖宗保佑，看看一下子把他打回去，看看讓我們平平安安的做一季太平田。——就是這個話呢：隊伍若是來的太多的話，船小載不

住，地方也要驚慌哩！」

「這回不要怕哩。」三官不自覺地說出這一句，說出了口，他纔想起這是局裏先生說的一句話。於是不禁好笑了：「他們是官兵呀，他們是來保護地方的呀，驚慌做什麼？頭回生，二回熟，都是本國人。我說的話，他們一到，不差似有了防風牌，東洋鬼子變一陣風也難刮進來。」

「照說的話，是不要怕的。像舊年那回的事，一到鎮上，隊伍潮水樣的湧，呢，碼不單行，你表哥又動身了：弄得我兩不把岸，我又記着家裏，又不能老在姨伯娘家裏打擾；回來呢，又不敢回來。以後聽他們說，我纔硬起心走回來，一路上心肝衝在嘴巴裏，走他們旁邊擦身過，我卻汗毛管子豎起的，手脚都冰冷——那個多法！那裏見過呢。呃，想想的話：也是自己嚇自己——都有官長跟着，實在是井水不犯河水，規規矩矩的，天理良心的話。」

此刻想起那天的驚慌情形，想起皮猴子保長他們躲避和隊伍裏沒有看到派去的伙子的等等事，三官沒一點惱怒或憤恨，他有一種像是上了人家一個不關重要的當或是看見

人作了一回有病的動作，一般，必情。得了機會，湖地地笑了。

天色亮起來，像揭去帳幕一樣的快，說話和裝理耘耙的工夫，不知幾時屋裏的傢具東西都已經顯現出影子來了。三官裝好了耘耙，把長棉袍的前後擺疊成三角形，倒扣在欄腰繫着的布帶裏；抬頭從小小的天窗裏望望，雨還沒有斷點。他匆匆走到自己房裏，從床背後取出他的那頂破舊的箬帽，把踏着的鞋子擰掉，妻已經準備起床了，望望丈夫，打着呵欠說：

「還落呢，不帶箬衣麼？」

「馬上要晴了，刮了西風了。」

三官回客着，把箬帽戴上了頭，三步走出來，拿了耘耙，擰擰鼻涕，就去開大門。

三官到牛欄裏牽出黃牛，用手在她的脊領上拍了兩下：「天要晴了，帶你吃草去！」那牛馴良的合一合眼睛，扭動着嘴巴，慢慢隨着主人走出了碓屋門。天色已經白亮了。香爐峯頂的重雲像一些剛彈過的棉花，每塊的邊沿上拉出灰白色的細絨，彼此重疊緩緩的移動着，三官把耘耙歪斜的擱在肩上，一步步的向祠堂那邊走去。

福寬在村頭磨腳下，正對着到鎮上去的階；面前一塊高低不平的草地，邊上栽種着幾棵高大的槐樹和隱隱透着暗綠顏色的垂楊柳。草坪下面，展開一片廣闊的田原，其中有桑樹地，有種着高筍的池塘，有麥田和水田。在近處的土塊和山坡上面，露出眠牛山被雲霧封鎖着的山頭底淡影。田原山野沉浸在黎明的雨霧中，料峭的寒風從遠處吹送那裏。到處靜悄悄的，看不見一個人影，也聽不見一點人聲，只有三兩隻譏諷的老鴉在田埂烏桕樹的秃枝上怪叫着。

三官把牛拴在草坪一棵槐樹的幹上，望望四野，感到一種寬靜與和平的喜悅，他一步一步循着石級走下草坪，向自己的麥田那邊走去；心裏很想唱一個歌，但是他什麼歌也不會唱；於是提着他的發澀的嗑嗓子，輕輕的胡亂哼着，聲音如此其短促，一點不入腔調。走過一段溼滑的田埂，緊靠草坪下面，挨着東老爹的水田，那裏就是他的種着麥那油菜的田。三畝田，分作兩坵，一坵種着麥，另一坵種着油菜。三官拄着耪把柄，他的油菜田裏，拾了塊土，向近旁樹枝上一隻正在叫的白頸老鴉扔過去。

「牠的，給你槍子子吃！」

罵着，揉揉眼睛，吐了口唾沫在手心裏搓一搓，拿着他的耢把開始耢第二遍草。那些一簇簇的織成圖案似的油菜已長到七八寸高，鮮綠的葉子舒展着，有的已經綻出一粒粒的嫩綠色的花蕾。黑色的土又鬆又溼，蹣在腳下有一種溫軟的感覺。一些「馬色」、「小鷄草」、「燈籠裏」、「繡錢」和「扒地錦」之類的野草，在油菜的空當中和根旁重又滋生出來。耢把有規律的花土而舞動着，那些可憐樣子的小草一一齊根翻起，慘白地躺到一邊去。那一種菊花形狀的「扒地草」最麻煩固執的，雖然翻起了根子，但不久又可以長牢在土裏，是必得用手捻起，剷到遠處去的。

三官默不作聲的工作着，不時抬頭望望天，作爲他的短時的休息。雨已由稀疏零落變慢住點了，天還是陰沉沉的，並未明朗起來。三官一氣地推動着耢把，自己也不知道想的是什麼，但腦海中有一種工作發生特殊興趣的感覺；因爲能夠這樣安心安意，寧靜自在的從事自己的工作，已經是久未經嘗過的事。他似乎覺得這種情形不可多得，應該特別的珍惜。他簡直有點享受這種工作做了一種享受。

雨完全住了點，東家爹和東家也先後下田了。他們都担着糞桶用田壟土澆溉蠶豆畝

豆。接着新郎壽官和領的兩拜堂的新娘，也提着篋籃，帶着剪刀，到祠堂前面的草坪上來討野柴。兩個小夫婦一前一後的走着，東張西望，顯趙趙忸忸。東老爹直起腰幹向他們望望，扭動着下巴上的一撮花白鬍子，眼睛笑迷迷的，很感興趣的開口道：

「現在的事呢，她怪，小夫小妻的都合的好，一步離不得。」

「都作作真文同了哩！」大官含笑地搭腔道：「老代人看不慣，就就就說是面皮厚。」

「婆鑽上學來的文同派頭嘍！」三官低着頭說：「你對壽官呀，他就是愛新鮮。他這樣講究學學堂裏，那些派頭哩！」

「團魚莫說煞，都是沙裏歌。——你說我的話可是一斤十六兩，老三？說真的，老三，我說還是你們這樣子好，比老派好。我就喜歡小夫小妻的合的好。恩愛夫妻，恩愛夫妻呢，要做那種借了你家錢了你的糠的機子出來做什麼！」

三官聽着老爹，這陣對壽官的調侃，低頭惹着草，不再搭話。半晌，他忽然幾樣草扔到草坪上面去，向壽官喊着道：

「討着菜馬鬃頭，到這邊來呢！這邊只纏上多的根嘍！」

壽官在那邊答應着，也不和他新娘打個招呼，就把新娘丟在草坪上，獨自個走下田，彎彎來。他戴着鴨嘴帽，藍布罩袍上面套着一件黑馬褂，頸上的和腳上的銀環下掉了，完全像個小紳士的大人的派頭了。手裏捏着一把做壞的剪刀，白皙的臉上泛着點紅暈，笑嘻嘻的，向東老爹他們打着招呼。於於大家提高着聲音，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起來，慢慢談到大軍即將開到的事，三官若有所思的笑着說：

「纔有點怪哩，都是過兵呀，這回說要過兵，就變成個喜信了，說的好！」

「不能這麼說，」壽官老成的樣子說：「喜的喜歡，急的怕的還是要急要怕。我奶奶昨朝聽到消息，又急得一夜不合眼，今早上又說頭風痛，哼呀唔呀的。你說可是真要嚇。」

「你好好的勸勸說說嘛，」東老爹說：「你好好的破給她聽聽：是規規矩矩的大軍是來保護我們地方的。」

「那也不見得走我們這裏邊呀，這儘要急急做什麼！」

「聽我的話！」壽官蹲在康老爹和三官的棍之間的拐上，用剪刀戳着嫩綠的緊貼在土上的薺菜，很吃力地說：「聽我的話的話，二天的雲彩都散了！他總說我小把戲不懂事。我說話，都是對石壁哈氣。」

「你把日本鬼子燒殺淫擄的事說點她聽聽。……哼，三官憤憤然地，認真地說：『太軍不開來的話，東洋鬼子一摸不擋手地跑過來，嘗嘗亡國奴的滋味吧！對你客氣哩，還有你過的日子哩！——東老爹可是噢？』」

「那是呀，本國人總是本國人呀。打斷手脖子朝裏邊彎呢，那邊能比！」康老爹禿着舌頭答。

「說是失南京的時候，殺殺殺死了五萬萬——萬人，……」

「五萬人嘍，五萬萬人！」壽官糾正道。

「是是是說的五五萬萬萬——五萬人呀！」大官在那邊着急道：「說說說是呢，推人排起隊來，就就用機關槍掃掃——掃囉，說是！」

「不談南京的話，」壽官說：「就說近邊的事呢：孫家埠，就是廣德州過來的那個孫

家掉，失守的那天夜裏，就是幾個漢奸壞子，都是什麼聯保長跟地方的商索賤，聽說日本兵到了，大家齊齊伴，做了膏藥心子的日本旗到街頭上去接。心裏說，這該沒事罷。那裏曉得一陣機關槍，一個個打得仰天吹海嘍——是我舅舅油坊裏回來的夥計說的，可是現世報嗎？……這些話！這些話的話，我嘴皮說炸了，舌頭都說破了！她高低是個不聽末，你有屁法子想！」

這樣談着的工夫，大官走到遠處另一塊田裏去；這邊草坪上面和田裏漸漸的人多了。皮猴子保長的兒子長慶兒牽着牛，頑皮地唱着一個嘲弄新娘子的歌，走到草坪上；他菊姐姐白雲兒，就是被人家稱做公主娘娘的那個十五六歲的姑娘，也提了籃子出來，和壽官的新娘蹲到一起，討「馬頭頭」；財寶官和健全官等也都下田來，從事自己的工作。天是慢慢晴穩了，鳥雀一片聲的叫，風吹在面上給人一種涼爽的感覺；雖然天空中依舊蒙着陰雲，但隱約似乎透出點白日子色了。

四狗子最後走出來，兩肩高聳着，筒着手在緊小的袖口裏，一步步搖擺，像個草台班子裏的文小生；懶懶地走到臨着三官和東老爹的田的草坪底邊沿上，把他的單薄瘦削

的身子在一棵大槐樹的幹上倚住了，向下面東老爹，三官，壽官望着；蒼白的尖臉無精打彩，兩眼晦滯發黑；一會兒，又蹲下了身子；一直默不作聲。東老爹他們起勁地談着，不會注意到這個人的到來。壽官繼續把他最近得到的消息津津有味地談着；寧國縣下縣長如何英勇的率領民衆殺敵，我們的空軍如何竟也飛到台灣去給日本鬼子「送新年禮」，炸燬了他們多少火藥庫；蔣委員長在武漢如何演說，宣佈失南京不要緊，誓必抗戰到底；……他以一種非常自信的口氣，把這些從舅舅家聽來的和從東南日報上看來的消息，詳細地談給大家聽，青筋橫在他鼻梁上，不時的望望他的聽衆，如一個莊重的講演者。

「那天我看見蔣委員長的這個演說，」壽官繼續說，樣子極其老成：「我就同我舅舅說，我說，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大軍還要望回開，我們這邊不會就真的放棄了，不要了。明明說的抗戰到底末，老老大的面呢，不要了？你倒說的好！我舅舅還半信半疑的。哦，可是哩！我放個屁都吹着着火；可不是大軍望回開了？」

三官邊涎涎着頭，對於壽官的「誰信誰的話是信誰」說，「這個話，我也聽學堂

裏王先生談話。那天我送了野鴨給他。他談給我聽的。」

「有志不在年，無志空長百歲。」東老爹慨歎地誇獎道：「真看壽官這點年紀，他模樣都肯專心，——也真虧了你！」

「國家的事呢，人民小問國家的事，那個問？」壽官不好意思的笑着，做出一種自負的樣子。

上面草坪上四狗子咳嗽了一聲，吐下一口黏黏的白痰。田裏的三個人吃驚地抬頭望望；東老爹笑着說：

「癆咳！你什麼時候來的？——幸虧我們在這裏還沒有說你壞話。」

三官望了四狗子一眼，隨即低下頭忙着自己的工作。對於這個曾經投契的朋友，三官近來大大疏淡了。自從地方吃緊，兩下都失去了那種對戰事發點議論的閒情；而一直以來皮猴子保長也沒有什麼新的作爲，他們又少去了另一個談心的題目。有時偶而相見，談及運到跟前的戰事之類，四狗子的議論多有一種幸災樂禍和似乎正是諷刺自己的意味；往往使三官感到不安或不愉快。對於這個「聰明腳色」所說的，三官不能反駁他，有

時甚至只有相信他，但是心裏總不能甘服。新年以至今，事實上四狗子是被「牌九」單雙」迷住了，三官很少和他見過面；有時相逢，看見四狗子那種失了人形的樣子，三官就不禁十分嫌惡，甚至招呼也不和他打一個。三官對於四狗子的那種友情，似乎漸漸移到壽官身上了。

「財喜還好罷？」壽官鬥趣地向四狗子笑笑。

「財喜，財喜在別人荷包裏。」四狗子向下面吐着唾沫，懶洋洋地回答：「你談你的罷，我專要聽你說海話。」

「我們談正經話呢，我說什麼海話？」

「我若是說一句，怕又要惹你們的興。」四狗子冷冷的說：「我說你們還是少高些興罷：說一聲抽了，又要嚇得癢屎了。明朝！」

「那個說抽了？」壽官不明白地問。

三官和東老爹也抬頭望着他：——三官停了手裏的耘耙，不住地揉着眼睛。

「你們不是說軍隊要回開麼？軍隊開回來了，不馬上又要抽了，還說你汪子呢！」

四狗子陰沉着臉，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卻使三個人都有點發怔，尤其義話對於三官有切身的利害，簡直教他感覺到自己的心突然向下一沉。這句簡短的話大大的出乎他的意外，從昨朝打鏡上回來，以至此刻現在，他是連影子也沒有想到的。

「你們高興做什麼？」四狗子看見大家的神氣，像鴨子叫似的嚇嚇地笑起來：「皮猴子纔高興呢，他又又有把把戲使了哦！又是他的生意上門來了喂！」

「呃，這個話的話……」東老爹說。

「抽了，」藩官自管自地悠閑地說：「自然要要抽了！大軍不來的話，東洋鬼子來了。——總比給東洋鬼子抽了好些。」

「東洋人也抽我們的了？」東老爹問。

「不抽了？你倒說的好！東三省同北邊早就抽了了！中國人打頭陣，高麗台灣人打一陣，東洋鬼子躲在最末後。東洋鬼子，總作怪哩！這你老人家還不曉得啊？」

「沒聽說過。——這倒是個毒主意哩！」

「早就有這個話了。」三官低着頭，毫無興致地插着說：「還說沒說要出連環保哩」

「壓了毛病的話，就滿門抄斬。」

「怎麼不高興？高興的很！」壽官向四狗子反擊着：「不抽了，那個打仗？依你說我們等着做亡國奴就是了？」

「軍隊沒開回來，這幾個月我們也一樣的吃飯過日子，也不見得就真的當了亡國奴！——你曉得什麼天高地厚喃。你當你在乾灘上，抽了沒你的事，到下午你也滿十八歲，我看你……我都懶得同你說！」四狗子低頭望着地上說，吐着唾沫。

「眼前沒當亡國奴，遲早總要當，大算不開來的話。」

三官注意地聽着壽官和四狗子的爭論，心緒隨着起伏不定。他不能分辨到底那方面的道理是對的，他好像隱約覺得兩方面都有道理。——大軍一到，又要抽了了，雖然自己沒有想到，却是最淺顯的理路，一經說破，就無可置疑。可是究竟自己是高興對呢，還是不高興對呢？三官此刻心裏雖未知往常似的那麼激動，但是却無法去權衡。總之，他原先的高興是大大低減了。三官半晌沒有作聲，板着臉傾聽着，迷惘地凝思着，最後，忽然想起來似的，停住了耘耙，憤憤地說：

「若真的一點水一個泡，沒的走動的話，出錢出命心裏都服願！娘賣展的，像舊年
的那些把把戲，到頭壯丁同伙子的毛也沒見，搗的個什麼鬼哨！仔細想想的話，還不把
人家腸子都氣得根根斷吧！」

三官說完，瞪一瞪四狗子。四狗子格格地冷笑起來，對着壽官說：

「你呀，你是在乾癩上過日子。你只會站在半天雲裏說海話！我說的話，像舊年那
個搗法，還不如當亡國奴乾淨些！就是死了變棵樹，也變棵筆直的樹，不會氣成疙里疙
瘩的！」

「噯，噯，你願意當亡國奴啊？是你自己說的啊。」壽官拿出小孩子爭吵的神氣，
裝了個驚奇的样子嘲弄着。

「只好走到那裏說到那裏說！」東老爹勸慰着；「這些閒話還是少說罷。作與這回
又不抽了了呢，那也說不定，可是呢。」

三官望望天色，突然像生了誰的氣似的，狠狠的罵了聲「戳的！」把頭上的箸帽胡
亂望頸後一搖，攆起衫把，拔開脚就走出門裏。

「你走了，老三！」東老爹關切地問。

「我家去吃早飯，東老爹。」三官勉和順地回答着，板着脸，頭也不回地向石級那邊走去了。

三

章三官原先的滿懷歡喜和興奮，原如一疋鮮潔明麗的紅色緞子，可是被四狗子一句話，把這緞子濺上了黯淡的黑點：——那明麗的顏色也還是有的，却被那黑點子弄污了。三官說的，不抽丁就沒人打仗，就只有膏亡國奴；因此大軍一到又要抽丁，也是可喜的事。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在以往，三官正並喜歡把這類話向人家宣說的。但是四狗子却對三官加以嘲笑，說三官自以爲是置身事外，抽丁沒他的份，所以說的都是風涼話。這也是可信的，三官自己正也覺得如此。但是四狗子却似乎認爲大軍開不開來，地方保不保得住，都無關重輕，甚至以爲膏亡國奴都無不可，這却很引起三官的反感。在三官的意思裏，三官對抽丁的事無動於中，是有點可惱的；四狗子對於大軍還不關心，這

是可鄙的。他們的談話使他感到不耐煩，他再不願意參加，甚至不聽起傾聽。因此託說回家吃飯，牽了繩的黃牛離開了祠堂那裏。

三官整天煩惱着，板着沉悶的臉。

山上的雨水循着舊路向河裏流。最初，他把惱怒全都放到皮猴子保長的身上，好像他之所以不喜歡抽丁的事，完全是因為有保長從中搗鬼的原故。隨後他不禁的益發厭惡四狗子，好像若不是四狗子說破，將來大軍開到，也不會有抽丁的事。他心裏恨恨的罵着：「村上有這個鬼，總不會有自在日子過！」這是指的皮猴子；「就是你聰明！就只有你曉得！」這是指的四狗子。——他這回厭惡四狗子，正如他厭惡那叫得不討人歡喜的白頭老鴉一樣。

妻和奶奶找他問話，他都不理睬。從吃完早飯，他一直在堂屋的階沿上袖手站着，吸着不大通氣的鼻子，沉着臉，把眼睛呆呆望着那小天井裏。在那天井的牆角上，正有一個蜘蛛在結着網。三官怒沖沖的從門拐裏拿起一把竹筴，去挑那蜘蛛網。

娘賣屎的！依我求心的話，就揀他到河裏喝喝水！」他狠狠的罵了出來。他顯然

罵的那蜘蛛。因為他已用竹繩綁下那蜘蛛，踏死在腳下了。

姊姊和妻都不明白他生氣的原因。因為這幾個月以來，他並不會發過氣，尤其昨天從鎮上回來，以及今早晨到田裏去，他都是在一種不多見的歡喜高興之中。爲什麼到田裏去了一回，就變成這樣呢？但是大官却知道他老弟發氣的根由。大官結結巴巴的說：

「你這些悶子氣，發發發的就叫做沒道理！」

「我發什麼氣？」三官紅了臉，立刻覺得有點難爲情。

「你剛才罵罵的是那個？」

「我自必罵的是人，……你不要管。」他畢竟不好意思把心裏罵的人說出來。

「人家也也不過三天裏抓抓雲的一句話，你就拿來認認認了真！就急急……」

「我急什麼？」三官搶攔着，覺得大哥的話傷了他。實在說，他是既沒有畏懼什麼，不會發發發着急，只不過覺得事情有些討厭罷了。這一下倒真的有點使他惱，但隨即住了，說：「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管我屁相干！」

「自自然然呢。只好到什什麼時候說說……什麼時候的話呢。急急有個老底用處！」

「我還沒那些閒心思！」

三官說了，拿了他的靶靶，擰了把鼻涕抹在腳底上，重新下田裏去了。

在一個睛暖天氣的下午，大軍從徵們那面開到鎮上的消息傳來了。當醫醫頭的時候，興奮地把這個消息來告訴三官的時候，三官正在自己的房裏和他的新娘忙著切桑葉，餵那剛「掃」下沒幾天的蠶蟻。

「小爹，救兵真的到了哩，開到了鎮上了哩！」

三官沒有表示驚喜，也沒有表示憂懼或惱怒；他只抬頭向姪子望了一眼，就以一種平淡的安靜的態度，繼續切着手裏的嫩綠色的小桑葉。他拿着小切刀，把一疊桑葉捺在砧板上，慢手慢脚的切著，桑葉被切成整齊的極其細小的條絲兒。他的粗大的手指和笨重的動作，很不宜於這項細緻的工作，因此他探出着頭，擱着嘴唇，顯得十分吃力，十分小心；當他聽了姪子的話以後，他就格外的聚精會神地切着。但這顯然已超過所需要的程度，使人感覺得他彷彿有意藉此來掩藏心裏一種什麼激動的感情。

新娘一隻腳跪着竹凳，微微挺着腰背，靠在桌旁，把三官切好的菓絲子輕輕揉開了，勻稱地撒到盛滿着黑膠壓的蠶繭的篋盤裏；他看見丈夫對於姪兒興奮地來報告的消息沒有什麼反應，就含着笑，代替她的丈夫問道：

「你聽那個說的？」

「外面個個人都曉得。東老爹同雙三官他們都在祠堂那裏談這個事。我是聽長慶兒說的。」——小爹，你還不相信哩！你自己出去問問看就是！」

蠶頭用袖子在人巾上橫拭了兩下，而後又把袖子上的鼻涕擦在衣襟上，很着意的說完了話，就靠近桌子，也手伸去抓桑葉，撒到篋盤裏去。

三官說：

「真的，真的就是。管我屁事！——你那雙乾淨手，你莫動，算我得罪你！」

蠶頭原想着小爹聽了自己的報告，會立刻高興無比的。他想着小爹會馬上要跑上上去看熱鬧，於是自己也跟了去。但是他的料想竟錯了，小爹却是如此的不經意，如此的對待他。他不了解他的小爹。於是縮回手，望望小爹的臉，自言自語地說：

「救兵是上朝到的，說許多人排了隊，到鎮頭上接，鞭從鎮頭放到鎮脚。繞圈的很哩！這要開軍民大會，說。壽官和長慶兒他們都到鎮上看去了！」

「到了多少？」新娘問。

「沒有說數目，總有總有好幾萬。這是頭一批呢，後頭還有無千無萬的來！說。——嚇嚇，這一下總要把日本把成個替板錫了！」這樣的說了，看看小爹還是沒動靜，於是說：「小爹，你不是說到鎮上看去麼，你今朝不去看去？」

小爹一直沒有聲音。鬍鬚頭還想再說些什麼。新娘却已看出丈夫的神色，她知道若再說下去，一定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她偷偷擰一擰嘴，藉此以爲警告，鬍鬚頭纔掃興地出去了。

某日晚飯過後，乘着好月亮，大家在河岸上聚着。其中壽官是從鎮上參加了空前地激烈的軍民大會回來的；雙全官和東老爹他們，是會到眠牛山橋岔道那裏攔着了大軍打那裏經過開向清弋江前線而去的。軍隊還在不斷的打繳州那面源源開到，都是在鎮上

一宿雨餐，而後開向前方去。他們津津有味地談論着，這些大軍服裝多麼整齊，綠色的棉衣，銅腿打得一般高；器械是如何齊全，與會地猜度着，那一種即是機關槍，那一種想必即是「朝天砲」，但另一人却不同意，於是各不讓步，彼此爭吵着。壽官像一個演說家，告訴大家許多不一定使人感覺興趣的事，說鏡上最先到的是政訓處的江非人員，召開國民聯歡會的也就是他們。那政訓處處長是什麼大學的畢業生，曾在大會上，有極其動人的演說，無論如何，學問和口才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並且知道這批正規軍開過去以後，跟着還將有游擊隊開來。於是他解釋游擊隊的作戰方法，把他們描寫得成爲最英雄最可敬的人物，列舉着北戰場上許多次的戰績，而加以善意的誇張。他的談話裏夾着許多議論，並且似乎炫耀着用着一些使人不懂的新名詞和術語；有些是從報紙書冊上看來的，有些是從鎮上青年學生的口裏聽來的；有些是很自然的說出來的，有些却是勉強地嵌在話語中的。

壽官所熱烈興奮地說的種種，有兩點消息最使東老爹他們發生興趣：第一點是說大軍在鎮上公所裏祠堂裏一宿雨餐，第二天早上開拔以前，還把住的對方打掃的乾乾淨淨。

第二點是說有一個弟兄因爲在住戶人家要了一把稻草，被官長知道了，硬叫那弟兄把稻草送還，而且被罰跪在門外露天中達一個時辰之久。四狗子認爲這是壽官的「加鹽加醋」的花話，和尚頭也表示不能相信真有這等的事。但東老爹却認爲這也是有之的；因爲從前「老代」曾翰林的湖南兵打「長毛」，就有過這樣的好規矩。曾翰林的「膽力」厚，所以做到兩江總督的官，「兩江總督」這個官，就是「天下兵馬大元帥」，除了皇上就要數這個大。於是東老爹異常興奮會指說出來，若隊伍真已恢復到「老代」的這種規矩，那不但「我們地方一定保得住，就是殺退日本，也是捏着糕餅吃茶，不必煩心的事！」因爲唯其曾翰林的兵有此好營規：積下了厚陰功，到頭方能替「清家」重新收拾好了江山的。

「你們只曉得民國手裏的光景，老代這樣隊伍，你們聽都沒有聽見過。」東老爹趁着一杯高梁燒的興頭子，這樣結束了他的話。

從講看見的都是軍閥的隊伍，「壽官補充着：『軍閥是和人民百姓作對的，他們的隊伍自然欺侮老百姓；現在呢，這是人民抗日軍，就是來講究軍民合作，莫不然，開

「農民聯歡會做什麼呢？軍隊是好心好意的奉同人民百姓合作了，不過人民百姓還不肯與軍隊合作。想想的話，真是丟醜！」

雙全官爲了他在眠牛山橋所見的光景而深受感動，當時的印象留在腦中，依舊很鮮明。於是他感歎着，文不對題的插口道：

是的哩，若不是親眼看見，那個肯信呢。那些小夥子！都是一色的紅巴子臉，遍身都是勁，眉開眼笑的，一個挨一個，與頭子大的很哩！那裏像是打仗拚命去，倒像提了手巾包到外婆家裏去，像是吃燒酒肉飯去！」

「現在百姓若還怕軍隊，那真是丟醜的事！現在就是要講究軍民一家，軍民合作。」

「壽官沒理會雙全官的感慨，自管老成持重的說。

「怎麼心裏一點都不怕呢？可是噢？」和尚頭噙着鼻子，應和雙全官的話。

「可是呢。我原想的話，」雙全官說：「這裏開上去未，就是拚命的事呀，就是要拚命的交易呀。我原想的話，就不說哭哭啼啼的，愁眉苦臉的末，也不能那麼高興呀。」

「那裏來的好興頭子呢，歡的，真是吃了老虎膽！」

「有些的這一頭走一頭噴。」東老諺說：「還有幾個跑到河灘底下噴冷水，也是噴噴哈哈的。」

「當着個個人都是像你們一樣！」壽官主要的是譏刺和尙頭和財寶官。「個個中國人都像你們末，還不早就亡國了！」

「你不怕死啊？你不怕的話，你去當兵給我看看呢。」和尙頭說。

「呃，有本事你就跟他們一路去，不要癡在這裏吹大話。」這小夥子說話總是一塊塊的！「雙全官又笑又氣的說。

「世上沒有壽官這路人末，水牛生了個屎做什麼呢！就是生給壽官吹的呀！」四狗子鼻子裏冷笑着。

於是壽官着了急，連忙分辯着，許多的議論從他嘴裏傾倒出來。說並不只是拿了槍桿上火綫纔算是抗日，演說宣傳也是抗日，幫着隊伍挑運東西也是抗日，……要各盡各的本領。在這裏，他力說他的本來的真意，他主要的是說財寶官同和尙頭胆子太小；因為那天鎮上商會同抗敵會招攬接送隊伍的伙子，人數嫌不夠，有人到村上來找人，他介紹

財寶官同和尚頭去，而他個不敢去；告訴說商會裏給工錢，說先付錢，後動身，說隊伍都規規矩矩，不必害怕，說只須送到縣城裏就回頭，說這又是掙錢又愛國的事；嘴皮說樣了，什麼話都說盡了，他兩個還是拖也拖不動，死心死意的硬是不肯去。

「你不來是靠力氣賣錢的呀！」壽官憤憤地說：他渴望着能取得別人的同情：「抬轎挑担是你的行當，你要曉得他們上火線去打日本鬼子，就是替我們保衛地方。你幫他們挑了担，就是幫自己挑了担，算是幫了自己，好處落在自己手裏。——你們評評這個理呢。」他說了，就望着東老爹，希望東老爹可以贊成他。

東老爹在一棵烏桐樹上敲着他的毛竹煙管的煙蒂，閒閒的說：

「這也不是打鑿鏗的事，各人有各人的難處哦！」

「你這些話的話，」和尚頭含糊的說：「我也不心服，你自己都不去給他們挑担呢，你叫我去！你把人家的兒子當癱頭？」

「我若是能挑担的話，我自然去，還要你來說——各盡各的本事。說了半天你還是個你，我都懶得同你說的！」

「那你自己做什麼呢？你又不肯當兵，又不肯挑担，還滿口愛國愛國的！我倒要問你看呢。」二錢全官噴着滿口的酒氣，心裏覺得很難容。

三官被着得發了急，話也結結巴巴說不清楚了。四狗子捧着腮，咯咯的笑起來，笑得

「你問他做什麼的？他就是空嘴巴說天話，吹吹牛屁的！」四狗子咳嗽着，鴨子叫似的聲音十分得意：「依他的算盤子，你們都去送死，都去賣命，他可掙掙鬍子一千二百錢，拜着新娘子睡大頭覺！——你看他拜了堂，臂着了甜頭子，連店裏都不去了！」

「要說道理呀，不能瞎嘴巴亂放屁呀！」三官說。

「道理！」四狗子好笑，「道理那個都會說！毛氈裏一担担的全是道理！」

於是四狗子想起了曾經是他的知友，而近來變得意氣很不相投的三官。一自抽了開始，戰爭迫近，自己對抗戰另抱了一種態度，以往的一些道理，他都看做一文不值的全都拋掉了，而三官有時却還要講講那些似懂不懂的道理，附和着三官，對大軍開到或是前線什麼地處打了勝仗一類的消息，却還要那麼熱心；然而到了要緊關頭，他又是一樣

的嚇怕，一樣的不肯吃一點眼前虧，甚至比別人更要怕小怕事；可是外表上却做得「打腫臉稱胖子」，絕不肯承認自己有所恐懼。這真是可笑之極……

四狗子知道三官不在跟前，他要趁此在衆人前面把三官拉出來，一併加以攻擊與嘲弄。

「還有那位舊新郎官呢，和這位新郎官一路的貨色！」四狗子原蹲在地上，此時站起來，神色飛舞的說：「那位老新郎官呀，那幾天聽說隊伍要到，喜歡得那個漏樣子，看他恨不得請班子唱戲哩！呵呵，告訴他說軍隊一到又要抽丁，他就冷了半段，嚇得夾起了尾巴，恨不得鑽窟窿了！你看他這兩天臉的面也不敢露，就怕軍隊真會捉他樣的。不也是滿口的道理麼？不也是和這位先生唱連手戲的麼？——有本事你怎麼不對他吹吹把他吹出來去給隊伍挑送東西呢？難說他又是不能挑担的麼？」

「你說老三呀？」東老爹說：「老三家裏有事呀，他養蠶呀。——那他不能比，他是個一手指腳露真頂人頭的小夥子呀。」

「還不是那句話！」四狗子重新冷笑起來：「講道理的時候呢，滿嘴巴道理，到了

真場中，就要應自己。說穿了的話，就是這樁事：打日本，好好好；那個打呢？你們去打，我可不去；你們去替我打，拿你們的性命給我保老婆，保財產，這我就幹；要我也去，我可不幹！我要留着性命享福！：這道理的呢，就是這個道理！——告你說，我什麼都想破了，什麼愛國愛國的，都是油頭子，就是爲的自己有兩個錢，枕頭上有個長頭髮，怕日本鬼子來霸佔了！」

「那你不愛國？那你不要國家？」壽官緊跟着問，聲音氣憤得微顫着。

「我愛個屁國！」四狗子聲音極其冷酷，毫不豫疑的回答：「老子是兩個肩膀拉着個九斤半的頭，老子家裏毛都沒一根。我替那個愛國？：我也不要愛國，我也不愛國！我也不要別人替我打日本，我也不替別人打日本！」

「不愛國就是漢奸！我纔曉得哩，你是這個主意呀！」壽官恨恨的罵着。

那邊豆腐店裏已經亮了火，雙全官和尚頭等對於他們的爭吵已經毫無興致，慢慢的散了。東老爹鞭解着他們，唯恐彼此傷了和氣；回頭看氣遠遠的那邊河岸上隱隱約約站起一個高大的身影，在樹身的空當中移動着。東老爹禿着舌頭，高聲的問道：

「是那個？老三呢？」

那影子沒有回答，一直大踏步的去遠了。

「除了三麻子沒別人。」四狗子說着笑起來：「我說他的話全都給他聽去了！」

然他醜的沒臉子露面？」

東老爹因為看見那些過路的士兵口渴了，就跑到河邊底下大口大口的喝冷水：這使他十分過意不去。他深切的知道走長途的人口渴了，是怎麼個滋味；在這樣的天氣裏喝一肚子生冷水，又是如何的容易受病。在夜裏，他一個人坐在床上燒着黃烟，儘想着這粗事。他決定了一個主意。次日天還沒亮，他就起了身，自己到灶房裏燒了滿滿兩鍋子開水；把他所收藏的乾炸樹葉，抓了兩大把放在水桶裏，泡了兩桶炸葉茶。桶上蓋着他的小箆籬，箆籬裏面各放一個宵花飯碗。一切打點齊備，他就趁着這陰熱時候，趕快挑到眠牛山橋岔道那裏去。

「冷了就冷了，總比河裏的生水好些。」他寂寞地對他自己說。

他把自己家的門掩上，用草索反扣起來，急急的挑着桶子出發。這時太陽已經出山，樹林裏畫眉鳥和綠頭鳥叫得極是鬧熱，田野裏一片明麗的初春風光。當他走下草坪，他聽到有個人在田塍上喊他：

「東老爹，你挑得什麼呀？」

東老爹抬頭望望，是三官放着一担糞桶，正在長着蠶豆豌豆的田埂上站着，東老爹好笑地回答道：

「我呀，不瞞你說，我是沒事做。」於是把他的意思告訴他，一壁說，一壁快走著，樣子極和藹，而略現得不好意思。他唯怕人家會笑他是多事。

三官繼續澆着清水糞，當他聽明白了東老爹的意思的時候，他的頭有意地低着，準備着東老爹從近邊走過時，他可以避免打照面。他一瓢接一瓢的連連澆着，把木瓢在糞桶裏碰得亂響，甚至脚上也潑了些糞水。一會兒工夫，他發現兩頭桶裏都已舀空了；他還把木瓢在空桶裏舀動着，這些動作他全沒有意識到。突然，他把木瓢向桶裏一擲，跑到田溝水裏把脚胡亂擺了幾擺，而後向大路上飛跑而去。

東老參說他請去你報趙子給養。

東老參已經在很遠的前面，聽到呼聲，回過頭來，勸他不要同去：「你家裏還有寶呀。」意思是說，凡養氣之家，不可受濁氣類的攪鬧，以免招惹邪氣。說話之間三層已

經跑到跟前，麻臉土泛紅，微喘着，那眼珠濕濕的滾着光，笑得還是親熱而頑皮。

「我不聽他這話呀……還有什麼話呀……我今年可是養的好戲呀。這樣年頭還管

瘋不瘋的哩……」這樣說着，以一頓飯的步腳跑起地來東老參肩土撞地氣騰騰的

担子來，放開又快又穩的步子前行着，一邊說：「我比你老人家走開快當些。」

東老參揮揮手，勸着鬍子，在後面緊步追着，同時看着舌頭，更詳細的把他的這

番心意談給他聽。

「也是人家前頭子寶貝呀，將心比心呀，可是呢。……涼天喝冷水，口口在心頭呀

老古話總不錯呀，可是呢。……這又不是什麼花錢費力的事呀，……遠遠燒香不如門

前福呀，各人福良心呀。……總不算是我多事呀，你看呢？……」

「再說，也是也為……我們地方對靠他們保呀。」

「可是呢！……人家拿性命拚的專呀。翻山越水的過來，就爲的救我們這些地方呀。……各盡良心呀，可是呢，你說呢。……」

四

部隊如黃梅天的大水，循着亂石鋪砌的「官馬大路」向北而叢山中流過去，浩浩蕩蕩，三四天的光景斷續不絕。他們奉着一個命令，從各個不同的地方調來，有的來自極其遼遠的省分，有的來自通都大邑；有的曾經過長期的訓練，有的則是剛近糾集成隊的。這種種區別，可以從他們的用具，服裝，動作，容儀，甚至面貌與體格上辨認出來。有見識的居民們與會的指說傳告着，那一天早上過的是廣西隊伍，他們一律掛着朱頂蓋，穿在背上，小個子，大眼睛，瘦瘦的臉面，却是精神奕奕；那一天吃飯時光過的是四川隊伍，他們都是四川口音，每人指着一隻精巧的小竹盒，像前清時江甯的「考先生」們所用的，又在何天爵時過的是中央軍，他們衣裝合度，神氣酒醜，腰上各掛一隻「團魚」形狀的小陵水壺，還有一部分頭戴鋼盔的。人們盡其最大的識力，最敏銳的眼光，把

種種難辨認的滋味，而後加以有餘，熱心的指說着，嚴肅的爭辯着，好意的糾正着，種種適應其誇耀的心理，以寄其難言的高興與歡喜的感情。因為平日以往，他們從不曾有過如此的經驗會，更從不曾有過如此的快樂自在的心情，乘與這等向是可怕的東西接近，而能加以以觀賞與談笑的。

這，羅維華龍的裏！真是全國的隊伍都開來了。這纔是四喜到堂哩！

「我自這起，我們這些地方總是保住了，總是鐵穩的江山了！」

「全民抗戰呢。精誠團結，統一抗日呢。嚇嚇！你聽聽得啊？」

「敵人悲過喜下，讓日本鬼子試試價錢看罷！」

「人音喉朝開香的，李謝昭川的，囉囉，各省各地的都開來了！這是真的齊了心，這是真的不分彼此了，這是真的了，真是這個這個……」

「這不空裏的，這鬼鬼的不成了？你倒說的好！這個時候還同日本鬼子客氣啊？你做梦呢。」

「做夢不做夢的，你沒親眼看見，你也不見得相信呀。」

一、臭味噴噴

多天以來，這身肉體多是在這身肉體中，有幾地地地地，毫無惡意地
 爭辯着，有個人隨着眼睛，神色極是嚴厲而又欣快；有的人忍羞厚厚的笑，嘴裡說不
 來，有的肉身體體筆筆，其眼聲聲，恭敬嚴厲的站着，如同承兩，迎接維王的鄉紳；有的
 人捂着眉，閉着眼睛，聽着唾沫星子，如兩誇說着他的某位會做過大官的親戚戚戚，有
 的人想保着，有個什麼老實可憐的人，橫選了誰的欺法，突然這人的兄弟子姪聽到信，全都
 趕了來，要和那惡人不肯干你，也許他識得這大就是他自已，於今見到這些同胞骨肉都
 來為自已申屈，因而感動得流着辛酸歡喜的眼淚。有的人則聯想到一繩鄉里中常見的場
 面，那就是一些同姓的宗族本家們，貧富不同，職業各別，平日散處各地，彼此之間真
 不相聞，有的甚至曾經有過一些仇恨或意見，或是互相嫉妬或鄙視，但是有朝一天本族
 教某子強體的外姓所欺，比如祖宗的墳地被人毀壞侵奪，或是本村的界牌被人移動破壞
 倒，那時大家就一致奮起的聚集起來，成爲極大的聲勢，與仇家敵對；此時大家的眼
 睛，彼此家流呼吸如在同一鼻孔中出入，想到那那歷生疏散漫而不和氣，今日却這樣相

變相愛，敵愾同仇，於是每個人都在一種熱烈的悲壯慷慨的情感中活動着，手心冒着熱汗，口筋骨緊張的顫動，心地驟然闊大起來，胆子驟然壯起來。這樣聯想着的人終於忘其所以，也給渾身顫動，捏着一手的汗，他以為真是和自己的宗族本家們在一起置身在一種如此的場面之中。

眠牛山橋是此間內鄉中的一條要道。以鎮上為起點說，由此北行經過黃龍溪，鋪到縣城，清弋江與寧國府；由黃龍溪轉而東向，通到三里店，南陵和蕪湖；由鴨嘴涉西行，可達青陽，鎮陵，以及大通和悅洲。沿着南來的一條山溪，築着闊達丈餘的石堤。這就是名聞遠近所謂「十里長堤」，也就是鄉民們所常常誇說的「官馬大路」。寬闊的堤，已被卵石泥沙壅塞的河床，在此地顯得窄狹小，直注入鴨嘴山下的大河裏，把由鎮上延綿而來的石堤切斷了；要到對岸官道上，必須通過這裏眠牛山下三道木板搭成的橋。在鴨嘴岔道的旁邊，緊靠着山脚，有個規模較大的土地廟，一座「教惜字紙」爐。二三個鄉民們正在這裏聚立着，他們有的正到爐上去，有的要過橋去，過着了隊伍，繞樹在一旁護他到路，帶更鼓一響，看看熱鬧；有的是從附近山村中特意跑來看隊

經過的。

——這一天過的是安徽保安隊，士兵們一律灰布棉軍衣，皮帶裹腿都極齊整。每個大頭上頂着一簇竹枝，隨着脚步，瑟瑟的亂響着，給人以森嚴的威覺。長途跋涉甚覺其艱苦的，那些「紅巴子」臉上已掩不住風塵氣色。他們分作單行，除了背上的小行李捲，和滿身吊掛的搪瓷碗，小藥袋之類而外，有的肩上橫秀兩三把步槍，另一個則在胸口與臂膊上橫橫豎豎的掛着大疊的子彈帶。也有用樹枝或竹竿作爲扁担，挑着他的所需用的物件的。也有一些空着手輕鬆地走着的：那拿着手杖，穿着布鞋的，是下級官長；那面色萎黃、精神不好的，證明他是病兵。

東老爹把兩隻茶桶擱在土地廟的拜台上，手裏拿着兩個飯碗，以一種窘迫而不知所措的神氣張望着。隊伍的行列打面前轉彎，零亂斷續地向板橋上走過去，每個人只顧趕自己的路，似乎誰再沒注意到他的還在冒着熱氣的茶桶。他想站出來，招呼他們過來喝一口茶，但隨即又制止了自己，因為他怕這會違犯他們隊伍的規矩。他想最好是他們自己發現到，自動的跑過來要茶喝，但他想到他們或以爲自己是賣茶，而不知道這是無須

綽號的。若果然如此，那他們即使發現了，也未見得肯過來喝。

「喝茶不要錢，……不要錢。」他的眼角上擠滿了魚尾紋，窘促的笑着，喃喃地自

語着。

「大聲點說嘛！人家怎麼聽見呢？」

「你說家鄉的話，他們也沒法子懂呀。」

同站在一起的幾個看熱鬧的人，這樣地教唆着。

三官拄着扁担在地，瞪着眼睛呆望着。每個生疏的面孔從他前面閃過，都給他一種森嚴可畏而又新奇的感覺。這場面如此其闊大散漫，他們每個人走的如此其匆促，而又顯得如此其生疏難犯。對於當前發生的問題，要怎樣始能解決？三官覺得茫無頭緒；他也沒這個能耐控制住自己，靜心想個好辦法出來。

「只顧的興興頭頭弄了來，老三，你看怎麼弄法呢？」東老爹沒注意地說。

三官沒有回答，笑着向東老爹看看。他覺得肩膀上發癢，於是用手緊抓着肩頭棉衣不停地揉動着。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小號兵很快的跑過來，在拜台邊上坐下，低頭匆忙地整着褲腿和草鞋。立刻就有位先生盤石外邊話，趁機會告訴他：裏面有雜茶，和請他通知大家過來喝茶的話，東老爹連忙倒出了一碗，遞給那號兵，並且再三聲明不須給錢，把口音聲的怪聲怪調的。那小兵接了碗來，鼻孔裏像水牛似的呼着氣，幾口把茶喝乾，抹了一下嘴巴，粗率的說：

「不要錢？要錢出要喝！搗姊姊的喉嚨裏頭冒烟了！」

三官聽他說的是本省江北話，這正是在本地的客邊人所說的話，聽來極是熟悉而且親切。於是大起胆來，探試地囁嚅地問道：

「你們皇那裏開？」但隨又自己回答了：「開清弋江和南陵……」

「問我們開那裏呀？那裏有日本鬼子就往那裏開！」那小號兵這樣的回答了，就跳躍着跑了開去。道旁的觀衆們都有趣地開笑起來。

三官對於小號兵的回答極爲滿意。他的意思無非要和兵們說說話，試探一下他們的底蘊，現在，這小號兵居然聽的懂他的話，居然立時就回答了，而且又回答得如此其

有趣。這就證明他們並不蔑視自己，並不輕視自己的開話。他們不覺無須畏懼，反倒是十分可親的。

「那裏有日本鬼子就往那裏開。」三官重複着小號兵的話，笑的嘴唇包不住牙齒，晦澀的眼睛難過地連連眨動着，望着東老爹說：「說的有滋味，噢？」

但是那小號兵並不會照着東老爹所囑託的去做，他不會把這裏預備有熱氣的話通知大家，而只管自己喝足了，就追上隊伍過橋去了。這裏冒着微弱的熱氣的茶仍然沒人來喝。

東老爹爲難着，東望西張的尋求辦法。他回頭看見茶路上正有幾個人向這邊走過來，那兩個走在一起的是四狗子和壽官；一頭走着，一頭爭論着；另有一個瘦長的身影走在前頭，手臂上挽着一把洋傘，搖搖擺擺慢慢踱着，那是保長說猴子。

東老爹向保長招着手，喊着「延福哥」；等他走近了，就告訴他所做的事，和所遇的難題，要求他設法幫忙。

「這回事就只好看你可想個主意出來。」

保長的嘴巴歪咬着，滑稽地笑了笑，神閒氣靜的說：

「你們這裏這些人呀，拿着這點小事就沒了主意囉。」

說完這句話，保長把歪咬的嘴巴放平，臉上那一絲兒笑意也都收斂了起來。這都是……這都是……」保長掃掃着嗓子，嚴正地慢慢說：「都是應該區裏保長出頭做的事，……也不同我說一說。……給他們隊伍上看着也不像個話……」

於是他含糊其詞的數落了一大堆，意思總之是凡事都得通過他保長。他保長期期在案裏，而竟不告訴商量一下，就逕自備茶送了來，這就是豈有此理的事。不過礙於東老爹年年尊保長的面子，他把話說得斷斷續續，有些話也不便說得太難聽。

「你老人家總算是一片好心肝，」保長結束着說：「理路可總有個理路，倘若不說明白了，有些不懂事的還當做的對。那以後地方上的事越沒個不數了。我這就到區裏談事去，這些事都要談到的。」

東老爹已着背連連擤着鼻涕，抹着鬍鬚，而後把兩個手掌搓動着，那眼角的魚尾紋連同滿臉很深的皺褶還是構成着一個淳樸的笑，但笑的很是難為情。秃着百頭說。

迎面走來的隊伍，隊伍已零落，後邊是本批挑担的隊子，有的挑着鍋爐，有的挑着子，也有用樹枝挑着被服和槍的，共有五六十人，連成一長串整齊的行列。其中小部分人，是老百姓，想來即是鎮上匯送的快子，但大部分還是穿的軍服，担子小巧的多；在他們前面，有一位徒手走着，拿着一根精緻的竹根鞭子，口裏哼唱着，用鞭子抽打着路旁的草，看來顯然是位寔長。於是皮猴子向他走近，大大方方的喊了聲「官長」，舉起洋傘指着土地廟這邊，打着外邊話，說了些什麼。那官長點着頭，隨即回身向着挑担的隊子揮着鞭子，高聲嚷着，也是說了一篇。

隊子走近土地廟，前面老百姓衣裝的挑子們繼續走着過橋而去；後頭三十多人即在土地廟跟前停下來，有的坐着或靠着戲扇，有的向東老爹的茶桶攬了去。

保長也走了回來，陪同着那官長，有說有笑的；並且以一種半似冷冷的口氣吩咐道：

東老爹說：

「明天你們多預備幾担送來，這不夠喝的。」保長仍是說的外邊話，意思是說給那長官聽的。但隨即又改了家鄉口音，和東老爹說，笑約有點得意：「你還請菩薩，菩

「讓我可請來了，……你那邊口水濺的幾個人的牙齒，剛纔你怕的沒人，現在可怕後永了。所以呀，你們像……」錢上頭的快子也是一樣的，你看看，幾個屌快子，都是三五五的貨，不是我說的話！」

「東老爺照應着大家，放我地，全對這地合資候，說……」烏巴老爺心裏嘆，換個堂屋就不曉得想個作揖，可是呢。」又望望三官他們說：「你看看呢，不經廚子手，就是有點醬油氣，剛纔我們就不曉得我官長說之話。」

三官敲着他的臉，對於保長的一番得風，連再寫老爺的話，全不理睬。他走到那些歌在地上的担子前面，趕着去問一個波乏地坐在右邊崗的兵說話。

「你們担子有幾多呀？」他趕着不大像的外邊話問。

那兵的鼻子頂邊流着鼻涕，眼眉倒着樣子，向三官不高興的望望，那兵就是三官趕着，把二頭担子提起來，那是一隻小小的長方形的木箱，他掂了一掂。又把別的担子也提起來。

三官也走了幾步，說……

「這是一頭不上三十斤，和尚挑的經担哩！」三官說。

「你替他們送一肩，可幹？幹的話，我替你和那官長說去。」

三官臉上紅紅的，直紅到頸項上面，沒回答壽官的話。忽然間，他像和誰發氣一般，改變了原來拘謹穩起的態度，很大胆的指攬勸那木箱，把這頭的木箱加到那一頭上面，又把另一担的兩隻木箱也併做一起，扣好繩子，於是兩擔即併為一担，他用手裏東老爹的扁担試着挑起來，輕輕地掂動着。

「今朝你們打算歇那裏呀？」他很大方的問那兵說。

那兵望望他，還是不說話。

「歇三里店罷？」三官說，一邊用眼睛去瞞壽官。他看見壽官已經走到那官長跟前，去說話。

那官長對壽官笑着，遠遠點着頭。皮猴子還在陪伴着，於是也笑着對官長搭着腔。隨後是來關心地和三官說：

「他們是開廣德州，老三，你這樣罷，你跟鎮上伙子一路回來罷。」他們就是請鎮江打回頭。」

三官覺得許多眼睛都在盯在自己身上，不由得顯的緊張而不自然，連連用袖口擦着發脹的眼睛，於持齣，恍惚以爲自己是置身在戲台上，許多觀衆在看自己扮演的三鱗作麼戲。他不會連探探長對於他的那些多餘的蘭切，並且不會用眼睛去望他。

「我沒輕担，老三，你心裏要有點譜子啊！若是那個的話，就放下一頭啊！這不是過節的事啊，不要傷了力啊，打不得蠻拳啊！」也是我帶索出來的喂，可不是呢，今朝我若不這一手末，你也你……」

他聽到東老爹老拙的聲音在溫和地磨礮着。於是德告誡東老爹不要煩心，託他蘭照。家裏好好看竊，並把田裏兩隻糞桶担回去……當他如此說着時，他挑着担子在肩，背向着人羣，把眼睛望在橋那邊。

說話之間，那官長吹響一聲哨子，担子們隨即忙亂着準備妥當。王官走在最前面，他聽見簫下着落的拍掌聲，於是下意識地一回頭，看見是壽官和另一位戴眼鏡的先生在

拍掌，書官還向被搶手錶笑，旁邊站着四獅子，鐵書癡坐在作怪鐵子的幾
三官氣沖沖地對四獅子狠狠瞪了一眼，邁開穩重的大步過橋去了。

五

六天以後，三官纔回來；路過黃龍溪的時候，順便到借二哥的木匠舖子裏吃飯。
二官剛從鴨嘴灣趕上「掛鐘」一掃幕回來，看見了老三變得「毛長肉短」，風塵滿面的
樣子，不禁哈哈地笑着，問考弟這回發了什麼瘋，放着家裏的事不顧，也不打個招呼，
在田裏澆澆糞，就一去不回頭。自己吃了這口苦還不算，害得奶奶，弟媳婦和大哥
日夜焦急懷念着。三官力說自己並不會吃什麼苦，雖然遇着幾次險，但也並不害怕。
三官笑着他「打麼險的膽子」，吃了虧，還不承認。兩弟兄搶了一回櫃，看看三官有點
惱，二官就發天的大笑，不再嘲弄他；問他一路的情形，隊伍的厚薄，等等。三官把
在路上磨稻草，挨了幾夜好凍；煮的飯全是夾生的，每一口裏都雜着幾顆小砂子；一次
聽着飛機臨頭的聲響，他慌得扔了担子逃躲，以致將子彈箱子碰破，因而挨了官長嚴

子；後子同伴們天天恐懼着官長會扣留他們不放，勒令挑送東西上火綫，因而自己也急的斷食失常，時刻惦念着家長，有一夜甚至忍不住偷偷流了眼淚；回來時身邊盤纏不夠，挨凍受餓，夜趕着路，更苦得不能支持；這一類的大串事實，他全都隱藏起來不說它，却只揀那好的說了說。兄弟們如何有好營規，官長也不嫖不賭；吃飯睡覺以及喝茶歇肩，都要吹哨子，一點鐘不得放鬆；有位班長如何看重自己，還遞紙烟給他；以後離走時隊伍還開發他一元路費。總之，隊伍是極文明的，官兵是極客氣的。於是說，他們上火綫流血拚命，地方上人人都沾他們的光，不說自己並不會吃什麼了不得的虧苦，即使吃了苦，他也誠心服順，在這裏他痛罵四狗子和保長皮猴子：四狗子不懂得什麼叫抗日，什麼叫做人，荒唐，下流，不顧體面，還自自爲了不起，是世界上最可恥的人。保長則無惡不作，「關了一肚子的鬼」，還要擺那付臭架子，想專事一手抓天，要把別人都裝到他荷包裏，那天他爹送茶到眼牛山橋，受了那些拐話的氣，他是如何的痛憤不服，所以他偏要自己挑着這挑送東西，不買保長的賬，叫他看看自己是一九幾的碼子」。

二官弟兄就着一碗臭乾豆豉辣椒，喝完四兩高粱燒，二官齧着鼻子不絕地笑着，告訴老三：這次回家，掛號一所見的家中近況，描述着奶奶和大哥如何想念他，大哥曾兩次到鎮上打聽伙子們的消息，奶奶還在土地公公那裏進了香，許了願心，弟媳婦雖照常忙着套蠶，但他看見她的眼睛發紅，自然也急得哭了，並且逼着老三訓罵保長的話頭，因而談及即將開始第三次抽丁的消息，據說這回發下來的新章程是「綢緞匠家了」，凡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壯丁全都有被征的可能，抽籤的辦法也改良了，詳細情節他可弄不清楚，他說自己是「石板心肝篾籃肚」，懶的強記這類的事，他叫老三自己打聽去。又知道所謂游擊隊也開到了，大部分駐在鎮上，黃龍溪和四鄉各村全都駐的有，昨早上還曾派人到鴨嘴灣他們宗祠裏踏看了屋子，看情形想必也有一部分開去住。人民對這批游擊隊的開駐本地，雖然未必有什麼大的驚慌，但是心裏也很感不安，因為他們人數太多了，第一怕「船小載不住」，糧食就是大難題；第二雜保積莠不齊；第三也怕惹的日水飛騰來轟炸，更何況和百姓長時雜處着，將來還不知道會出些什麼五顏六色的事。這都是二官轉述地方上有深思遠慮的人們的說話。他自己則主張到了真正頭搗不下水的

時候再談懸冰的話，伍子蒼一夜急的頭髮鬍子全白了，到頭照開還是過了的。說着說着，他看見老三麻臉上飛紅着，眼睛下沉着，半晌一口也不開，想必是三杯燒酒發作了，於是哈哈的笑起來，叫老弟先且到他床上「放一放平」，而後再回家。

三官推說不需要睡覺，向二哥借了十個銅元，揉揉眼睛告辭出來，到街頭上去剃個頭，好將自己風塵憔悴的樣子掩飾一點，免得到家別人又說他「毛長肉短」，拿他取笑。他在理髮店裏坐着，眼皮只是在下沉，身上一陣陣的發冷。他努力挺開着眼睛，不使自己打盹，但這實在不容易辦。他覺得股體軟癱瘓的，頭腦有點發木。他聽見無數的蜜蜂在什麼地方嗡嗡地叫着，腦裏有許多亂雜無章的事，也彷彿那些蜜蜂，縹緲飄蕩的在飛着舞着，使他在恍惚中覺得心煩。當剃頭師父拍拍他的肩膀，叫他起來時，他已經忘記自己正坐在黃龍溪的剃頭店裏。

三官走出了黃龍溪，拿着京老子的扁担，高一脚低一脚，像隻摸夜的鵝似的踉蹌着，糊裏糊塗的回到鴨嘴灣。一到家裏，和奶奶大哥哥相見了，就鑽到自己床上胡亂躺下，大聲的打起呼來。他是怎麼過渡的，和奶奶他們說了些什麼，奶奶他們又如何表示來

着，他也全都知道了。

次日醒來，三官懶洋洋的，覺得無比舒服。妻在天明前就已起身倒盆，聽到丈夫拖長着聲音打呵欠，他也已經醒了，就回弄的突了一聲，說：

「沒見過你這樣的人，倒發了個什麼牛癩瘋呢。」

於是告訴他這幾日家裏的情形，和自己的焦急與愁苦。蠶已經快二眠了，夜裏要起來兩次飼葉，自己還不時的嘔吐，要不是奶奶和姑姑頭姪子幫忙，就只好點籬着把蠶送到河裏去倒了。三官聽着妻的有聲撒嬌的訴說，看見她站在窗脚下，一把把的搥着桑葉，頭髮蓬鬆着，臉色黃黃的，眼睛有點浮腫澀滯，心裏不知怎麼湧出一些甜甜的况味，覺得她比平日格外可親可愛些；一邊笑着下了床，一邊說：

「怎麼都是芝麻大的胆子呢！又要抽了了，聽到說了罷？若是我抽了的話，你還不
要活了哩。」

說着，走到新娘的身後，揷笑着粗蠢的麻臉，近聲的問道：「我抽走了的話，你還活不活？你告訴我你活不活？」一面用他粗大的拳頭在新娘豐腴的臀部搥了兩三下。他

似乎有一種強烈的歡喜或愛慕的感覺，要用這舉動表示出來。

「什麼事這樣快活呀！」新娘躲閃着，回頭嬌嗔地這樣的說着，扭着頸項向丈夫瞪了一眼，何時却低聲吃吃的笑起來。於是敏了笑，微應的眼瞬下沉着，以一種愛慕的聲調說：「你總拿這句話嚇人家！……」

「一句話你倒怕了？明朝真有一天呢？」三官和新娘挨身站着，動手幫着捋桑葉。

「你橫是不怕，——我曉得你時巴不能夠的！」

「呃，是哩！我就是巴不能夠的當兵上火綫。」丈夫笑的很得意，硬着頸項把頭頓一頓，拿腔做勢地，要顯出自己的英勇與無所畏懼。

因為他自覺得這回自動地爲隊伍挑運東西的這事，是無比的體面，無比的英雄的。當他在路上正在冒險受苦時，他沒工夫去講到這事。現在，他是安安全全回到家裏了，當他和妻聚在一處了，所受的驚懼與痛苦都完全成爲過去了，他就慢慢的分明感覺了出來。這種體面的英勇的行爲，是自己久欲做出來給人家看看的；他有這樣的衝動，實在說已不止一次，但不知爲什麼，却一直做不出來，反倒時刻的設法逃避着。那情境，

像長在一種可怕的夢魘狀態中，心明明該清醒，想睜開自己的眼睛來，但無論如何努力却總不能夠；一面反倒更惡真的睜開了眼睛，那必然會看見那即在面前的鬼怪的。爲這個，他一直感着強烈的恥辱與苦痛，他把惱怒放到白狗子和保兵皮猴子身上，有時實在從前記是惱恨着自己。而現在，自己所畏懼而又想望着做到的事，到底做出來了，他得測絕大的喜悅與高興。他覺得此刻，自己低矮着的腰幹已經挺直了起來，他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去，和任何人見面。尤其是四狗子，看他再能拿什麼話來譏刺自己！

三官的這份喜悅高興之情，首先在妻的面面上不自覺地流露了出來。當他拿上火絨籃與兵去插話鬥着趣時，他就儼然具有那種勇氣與自信，而不以為自己是在誇着口。

但這時妻不曾了解到這個，她自己另有所思。她嬌嗔的哼着鼻子笑了一聲，像一般懷孕的婦女，那笑裏帶着帶歇斯式的成分：

「你自然願意去當兵；——他們隊伍裏有女兵，你當我不曉得嗎！」

三官沒想到妻是如此的着想；於是仰起頭，鼻子眼睛皺在一塊，做了個滑稽的嘴臉

噘着嘴，笑嘻嘻地笑起來。

「你笑呀，一妻紅膏臉，不好意思地加添說，「我一粒砂子搽進你鐵眼裏！我就是你肚裏的一條蛔蟲！你那點心思，還當我不曉得哩！」

「你聽那個說隊伍裏有女兵？」丈夫有趣地問，並不分辯。

「聽那個說做什麼？我親眼所看見的！」於是告訴丈夫昨天她所見的事。說是新開到的游擊隊裏有許多女兵，前幾天村上人就已當做奇聞爭相傳告着，大哥到鎮上打聽伏子的消息，也會看見來着。自己正想看看到底是個什麼奇怪樣子，不想昨天就有女兵送到村上來給看看：「昨朝大早上就有人來看祠堂房子，說要駐兵，末後來寶兒出去放牛去，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喊進來，一看女兵呀，女兵來了呀，你們快出來看看呀！」我和奶奶連忙三步併兩步的跑出去，看見兩個穿黃綠色短裝的兵從祠堂裏出來；我倒不在意，心裏的話，女兵女兵的，女兵在那裏呢？末後白榮兒說那兩個就是女兵。——真的是女兵！我看了半天纔看出來了；她從草坪那裏走下去，圓披披的屁股一扭一扭的，可斷根哩！有一個還回一回頭，「一片瓦，帽子」下面拖出一指頭髮，歪歪，蓋在眉毛上。真的是女兵，真的是的，可要死哩！你說可是新奇事哩！衣裳褲子都是男兵一色一樣。

還是五短三粗的，是女扮男裝哩，怎麼做得出哩！——奶奶看了半天也沒有看出來，她還不相信！……你談世上的事，真的！」

三官早就聽過女兵英勇抗日傳說，如：知道確有此事，甚是興奮；對於妻的那點誤會，他覺得是很有趣的。等到妻的活潑可笑的說述完畢，他以一種少見的溫和的樣子凝思着，笑着說：

「所以你想看呢。她們女帥都當兵，我出去替隊伍挑了幾天担，你們就急得卵子上了頸了。將心比心呀，落個精靈都怕打碎頭末，還有出息哩！——明朝我若抽去了的話，你也去當女兵，可好不好？」

新娘扭着頸項嬌憨地笑起来，說：

「那還把人家牙齒都笑掉了哩！——他們那裏有的是女兵，你稀罕我當女兵！」

夫婦兩個鬥着趣，都覺得自己沉浸在一種難有的快樂幸福的氣氛裏。三官自覺得在離家出外的這幾天中，所見識經驗的實在太多了，因此自以為眼光變得遠大了，心地變得廣闊了，胆子也壯起來了。想到自己早前躲在家裏不好意思出面，和那種畏縮羞慚

情形，他已茫然不能了解。

——在岸上呢，想着水裏還要冷死人；真的跳下了水，也不過就是那個滋味。三官在屋子裏如此的說。

「那個時候真好笑，就是不脫鄉巴老氣呢。」他喃喃自語着，驕傲地嘲笑着自己。三官的想頭在某一程度上也許並不誇張。因為這回聽到即將開始第三次抽丁的消息，以及關於大批游擊隊開駐本地的虛懼，他此刻倒真是對之淡談的，從容自如的，不像以往，如同一般村上人一樣，顯出那種焦心與恐慌之情了。

奶奶爲當前多少新的情事而焦思苦慮着，想不透這種種新情事將於自己一家發生怎樣的影響，她緊蹙着眉眼，兩手伸在棉襖擺刃下，現出因過於緊張而不勝寒冷的樣子。她告訴小兒子關於抽丁的傳聞，大哥大早上就被傳到黃龍溪聯保主任那裏，不知將有怎樣的消息帶來。目前這些游擊隊分住到村上來，一時自不會開走，他們究有何種作爲與企圖。他們男女混雜，也沒聽見有無年長的官長帶領管束着，她爲村上的安全與風化担着憂。最後她敏銳地聯想到一點，於是靈敏神經質的老花眼睛，嘴唇顫抖着，問兒子

「哦！這回抽了想必是他們經手辦？那可不比上回了？那這回可沒手脚做了？七八不離九，你說可是呢？」

兒子這回却做出神閒氣靜的態度，以一種大有見識的自信的語調爲奶奶開導着。他方說游擊隊也一樣有好營長，而且他們最愛百姓，作戰最勇猛，所以日本鬼子就怕他們，他把平日聽來的一點關於游擊隊的知識全都說出來。談到抽了的事，三官罵了皮猴子保長一頓，而後說：

「閻王好見，小鬼難纏。若真是他們來經手辦，倒是好事哩。——我就巴望他們辦，讓皮猴子他們捱把光痰唾。」

三官再三向奶奶表示，以爲此刻什麼都不足恐懼。天大的事落下來，他也敢於擔當。因爲自己這回已有與隊伍共處多日的經驗，他知道無論什麼凶險事，人家兒子能幹的，自己也就敢幹。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着急發愁都是鄉巴老的脾氣，實在

是可笑。

這種稱說話却不能給奶奶以安慰，反側加重了她的憂慮。她想着兒子的爲人和這次做的事，猶如看着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在走路，東歪西倒的踉蹌着，簡直沒一步在她是以爲穩靠，可以使她放心的；而這小孩還偏強逞能，不肯順受大人的調度與提攜。她擔心他總有一天會跌個大大的倒栽葱，而目前的環境情狀正是在發生此等不可設想的危險的時機。

「你這把騾子呀，」奶奶柔弱地嘆着氣，說：「就是沒一點天良，看你做的事，那裏有一點譜子哩！」

三官做出醜樣子，自以爲是的笑着。他急於要出去走走，藉得與村上人見見面。他心裏有一種衝動，想着能夠在一種什麼場合之中，看見平日常在一處的幾個人，其中必須有四狗子，他要看看他們而今將以怎樣的眼色來看自己。

三官通過岸道，一直走向祠堂草坪那裏，他的黃牛拴在樹樁上，却不見鬍鬚頭姪子來寶兒，草坪和田畝裏也沒一個人，到處靜悄悄的，只有蜜蜂和燕子在春晨的陽光裏高興地飛騰着。祠堂的黑色柵門在洞開着，裏面隱約傳出啾啾的人語聲。東老爹的屋子和

禪堂裏房緊挨着，原和禪堂裏相通的。三官被禪堂裏的人聲所吸引，他想進去看看裏面駐住的游龍隊的情形，也許東老爹他們都在裏面照料着。當他趑趄地走向門階時，他聽見禪堂頭娘子在東老爹屋子裏叫喚他，禪堂頭正和東老爹拾出一塊門板，用簪帚打掃着灰塵。於是三官很快地走向這邊去。

東老爹笑着說：

「好呀，你自家如意的回來啦！你家裏放了心，我也一塊石頭落了地。這幾日我心裏好不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打肚官司吧！不說別的話，那日不是跟我去送茶，你也不起那個主意呢，可不是呢。」

三官不作聲，紅臉粉臉的樣子，只是背捏着自己的手，戲動着指頭，傻傻地笑着。

很久的工夫他問道：

「這個門板做什麼？」

當他如此的問時，禪堂有一種神氣，意思是東老爹所提的關於自己的事是無須經意的，自己也並未放在心上，他有意要用這句問語來把話岔開。

「祠堂裏到了游擊隊，小爹，你還不曉得啊！」鬍鬚頭擰着鼻涕，露出焦黑稀疏的牙齒說。

東老爹告訴他，他們一共兩個，都是男的，——原說有女的來，後來沒搬來，——昨晚上纔搬來。鋪板不夠用的，有幾個就在桌子上睡了一夜，今朝纔找出幾塊舊門板來。

等門板打掃乾淨了，三官搶過去獨自搬了起來，坐在肩上，一邊說：

「我替你搬了去，省得你七手八腳的。」他一頭向裏面進祠堂的耳門走着，一邊冷笑了下，閒閒的和東老爹說：「哼！這也應該是他管的呀，怎麼他又不管了呢？褲子都沒穿，當他跟頭翻的好看哪！臉皮真比城牆還厚，錐子都錐不出血來！」

東老爹知道他是罵的屎長臭猴子，連忙告訴他這回照料的事是保長囑託自己的。

「也難怪喂，他是個忙人喂。」東老爹說，「再說，他們是住在這裏末，也天生就是我的事了喂。」又小聲地補了一句說：「你不要淌口的說，他家長臭兒在這裏！」

把門板搬進祠堂裏，三官看見幾位穿着不整齊的短裝的外鄉人正在下堂桌子旁邊說話。除了保長的兒子長慶兒頭外，其中有一位穿嶄新草綠軍衣的，被大家圍攏着，以一

種不自然的音調回答着各人所提的問題，成爲這小集團裏的一個中心人物。下堂左右枋角上，都橫七豎八地擺着床鋪，一些簡單的用具以及書報紙張之類亂雜地堆在條凳茶几上。有兩位看見搬來了門板，走過來，照應着開床鋪。三官放下門板，有個人說着家鄉話在叫他。

「過來！過來！你也來談談，村上的事你比我熟。」

三官注意那招呼他的人，正是穿着新軍衣的那一位；三官仔細看那白皙的面孔，纔認出是壽官。三官心裏說：「啊！你也改了裝了哩！」笑着走了過去。壽官給一位瘦個子特別介紹着，告訴他這是戚先生。戚先生約有三十多歲的樣子，戴着闊邊近視眼鏡，兩手插在他的敞舊的灰黑色的軍裝褲袋裏，高聳着瘦削的肩頭，幾點稀疏的長短不齊的鬍子根綴在他的黝黃色腮上和厚嘴唇的四周。他的面孔嚴肅莊重，但此時做出一種謙和的親熱的笑，向三官點頭招呼着。在最初一霎那間，三官不知當以如何的態度和禮貌與之相見。他覺得此時應該拿出一種體面大方的派頭來，使人家看的出自己是個有見識的，愛國的那一類人；尤其在壽官和長慶兒等的眼裏，要使他們不致暗笑自己不脫「鄉

把老氣」，而已是一個能出得台面的人。當戚先生含笑點頭時候，他也點着頭，但立刻他覺得這樣未免太不敬重對方，於是再行了一個鞠躬禮，隨即覺得這也是不合適的；他似乎聽到長慶兒在笑，遂顯得手脚慌亂，面門上滾出熱氣來。他這一次路上和軍隊相處，絕未經聽此種不自然的情形，必裏以爲這實是一種恥辱。他努力要鎮壓住自己。

壽官告訴戚先生他們，他就是剛纔說到的自動爲軍隊挑送子彈的章三官。昨天纔從火綫上一回家的。

「哦哦！」戚先生深思地，以一種緩慢的沉重的外鄉口音說：「這是極可佩服的，極難得的。——我說，這實在是實在是，呃，極好的，簡直是極好的。剛纔這這位同志談到，正預備去看你去。以後請你多多的幫忙，我們要共同努力。懂不懂我的話？」

三官紅着臉，連連點頭，不好意思地笑着，把兩手互握着放在胸前，像親戚交拜、年輩備作揖的樣子；他覺得這樣子不很好，於是拿開一隻，放在近旁角上。覺得這樣也是不妥貼的，於是舉起來揉着發脹的眼睛；最後，又擤了一把鼻涕，他留心地把鼻涕抹在鞋脚上，而踏到地上，用腳來回的踏了幾下。他以爲這或許纔是「文明」的。

三官推辭着這一外邊說一說這句謙虛有禮的話，表示自己能力有限，工夫不多，未必力能從心等等意思，但剛衝到嘴沿上，他想到在路上和隊伍裏說話的困難情形，遂又改了主意。

「我說話他們不懂呀，怎個弄法的呢？」他羞澀地醜笑着，瞞着壽官說。

壽官說若有聽不懂的，可以代為轉述。戚先生却聽懂了三官這句話，請他只管說。戚先生的神情極為認真；壽官也做出一種莊重的老成的樣子，把一點自傲自炫的神氣也掩蓋了起來。三官把眼睛看在自己手掌裏，剝弄着那上面的幾顆肉繭，扭怩地笑着，有好一會的工夫，他皺去了笑，眼珠向上面翻了翻說了：

「我是個粗人喂，好比口話，也是各盡各的心喂。年頭也難喂，家裏做着莊稼，好比也是末，不做就沒的吃喂……」

他做出一種極斯文的語調，如此的說着，每句話都是經過他的最高的冷靜的理智考慮了；他還想說幾句話，表示對他們軍隊的真心歡迎以及自己願意在不十分妨礙自家生產工作的條件下盡力為他們軍隊作事的意思，但他已經覺得自己說出來的話和那聲調甚

不得體，而且不能表達自己真正的意思，下面的話應當如何說法，他更不能自信了。於是他嚥了一口唾沫，傻傻的笑起來，索性不往下說了。

戚先生以爲三官誤會了他的意思，仔細的說明着，他剛纔的意思並不是要求他投身參加他們的游擊隊，只因他們軍隊在地方上做著抗日工作，希望得到人民的幫助；像他這樣前進的愛國的青年農民底熱心合作，最是他們所迫切期望的。他們目前也只希望他站在一個人民的地位對他們從旁幫助，絕不要求他捨棄自己的農作來投身他們的軍隊。在這裏，戚先生反覆說明了兩點道理，大意是第一，生產的工作對於打日本鬼子甚必不可少，因此這也是一種抗戰的工作；第二，但必須知道若是日本鬼子打了過來，人民卽爲奴隸，田業財產悉爲霸佔，性命亦不能保，因此要想安居樂業，必須與軍隊合作，打走日本鬼子，保衛自己的家鄉。戚先生結結巴巴的把「保衛自己的家鄉」這句話重複了許多次，說一句，把頭微微的而是有力的點動一下，以助足其自信的確定的語氣。對於這點道理，三官都完全理解，而且無條件的信服着。

「是哩！是哩！哦，就是這話哩！」三官用他做作出來的，然而却是極誠懇嚴肅

的，文靜老成的神氣連連插着說。

除威先生而外，還有一位開臉的薛先生也說了好些話，解釋他們軍隊的性質與特點，也多是三官早經聽人說過的。慢慢地，他們對於本村情形以及生活的各方面提出了種種問題，大半多是曾經問過壽官的。薛先生則問的更爲具體而且切實，他要求三官把他家中的經濟狀況以及切身苦痛說出來，作爲一個一般的實例。威先生從旁說明着，他們的意思無非要明白些地方的實況，藉以爲他們工作之參考；同時也或可爲地方益與利除弊的力，以增強抗戰工作的功效。

「據你能說的說一說，不能說的自然也不勉強。」薛先生笑嘻嘻的，而且做出一種過分的親熱的樣子。

對於此種問題，壽官原是不甚熟悉的，有時即以不知道三字回答之；但三官却頗覺得爲難，在他隨酒意感裏，不知爲什麼，偏原是把威先生他們都歸到學堂王先生這一路的人裏，認爲他們都是好人，都是幫助自己愛護自己的。自己正有些困難和義憤，仰期他們來解除；平洩，並且從此即成爲自己可以倚靠的保護者，如同奶奶哥哥必念中的

那家有力有勢的姨親一樣。因此三官對他們祇顧而且渴想着祖開自己的胸懷，毫無隔膜地把心裏所有的和盤抖出來。當薩先生問及地疋瘠瘠及人民苦痛的話時，三官就板起臉龐，向站在旁邊弄着一個紙鶴的綫的長慶兒盯了一眼，老實說，他有一種衝動，最先就想透露一點保長的作爲，但隨即他把眼睛揉一揉，壓下了心裏湧出的話，低着頭傻癡地笑起來。不知爲什麼，他忽然地知覺到：他們是軍隊！向來是有些可怕的，常常是不該聽的！「不棄看他們笑面羅漢樣，他們會變出綠面獠牙來！」他心裏彷彿禱說。「老虎總有吃人的時候！」他心裏彷彿禱說。這一種自發的滅心，在一般居民們完全是出乎本能的。此時三官正亦如此。

三官低着頭，看看自己擱在地上的那一隻穿着破蒲鞋的大脚微微顫動着。說及自己的家庭狀況，他不好意思地囁嚅着，可是說了不少的話。主要的他說阿爸去世得早，留下的一點遺產是不夠吃用的；在隨戰以前他們弟兄已分家，各起鍋灶，身上都負担着很重的家口，日子過的十分艱難。關於自家的那一分田業的確數以及羅季與漁季收入的多少，他都不會提及。當薛先往問到捐稅與各項臨時攤派的情形時，三官立刻嚴正起來。

，以一種被節制了的憤憤不平的神氣回答道：

「那是這個話喂：我們這些山鄉地方本，也是天高皇帝遠喂，不公道的事末，好比說的話，也是也是——各處都差不多的喂。」

當他如此說着時，他有意把眼睛避開了面前的長慶兒，面孔板得很難看。心裏似乎
在對長慶兒說：「哼，我今朝也不一下子就戳破，回頭告訴你家皮猴子去罷，讓他心裏也有個數目！」

壽官此時在一邊含着笑，把長慶兒手裏的紙鶴拿過來觀玩着。那是一個四方燈籠形的紙鶴，上面寫着「抗日救國」「打倒日本」之類字樣，字體粗而扁，是他家保長的手筆。

「你不去放紙鶴去？」壽官有趣地笑着，以極低的聲音偷偷對長慶兒說：「是你家阿爸叫你在這裏的罷？」

長慶兒把紙鶴奪過手來，提着頂盤綫懸空拉動幾下，以其響亮的橫盤無禮的嗓子高聲說道：

「你管呢！祠堂裏那個都好來，你來得我來不來！」

六

住到鴨嘴灣祠堂裏來的九位先生，是游擊隊政訓處的一個小組。他們從鎮上分駐此間，目的是來承接發動並組織本保裏民衆的工作。當日戚先生等把壽官和三官作爲本地的先進青年，討論許多有關抗日工作的情事。最後談及收復廣德州和台兒莊空前大勝等戰事消息，和他們此來的任務與計劃。他倆要在最短期內，在村上召開一個全保的慶祝台莊大捷廣德收復軍民聯歡大會；就在這個大會中，立刻成立幾個必要的民衆組織，如兒童抗敵會，婦女抗敵會，輸送隊和識字班等等。壽官出了不少的主意，其中之一，就是建議本保裏還可以成立一個運戶隊，並且其略有誇張的說話，介紹了東老參與三官的好槍法。薛先生則斟酌本村實況，打算將輸送隊的組織分爲水陸二路。水路用船，壽官建議此路可請保長章延福出來盡力，因爲他擁有很多的貨船，號召的力量也大；陸路則稱爲「扁担隊」，壽官建議三官爲首領，因爲他於此路能力最強，也最明白抗敵愛

個的道理，而且具有此種熱心，足資表率與激勵。

在他們計議各切的時候，雙全官也來到祠堂裏，在旁邊袖着手聽着。他捫着他的黧紅色嘴唇，要把兩顆長而圓的積積垢污的門牙掩藏住；他的臉色雖在沒喝酒的時候也泛着一層赭紅色，此時左眼邊上的那塊燙疤亮着，神氣顯得還是耐耐與嚴肅，却始終不曾說一句話。當他們的計議告一段落，書官和三官向戚先生他們告了辭，一同到袁老爹那邊屋裏喝茶的時候，雙全官纔忍不住的在鼻子裏哼着，「皮笑肉不笑」的笑了兩聲，對書官說：

「我看你還是少些與頭子罷！鷄窠裏發瘋，自己搗自己的鬼，出那些花頭子做什麼？戳的更凶！」

書官紅了臉，從鼻眼之間的那根青筋橫梗了起來，以一陣無可奈何的神情對雙全官的嚴重的豬肝色的臉子望着。他覺得自己的心意是沒法使雙全官這樣的人了解的，雙全官對於自己的這種誤會，也是沒法解釋明白的。半晌，他纔憤憤然的回答道：

「鷄窠裏發瘋，我又沒發到你身上去，和你厝相干！」說了這一句，就把眼睛望着

三官身上，意思是讓壽官知道三官是與自己志同道合的；而後說：「抗日愛國的事，是自己的事，當是別人的事哩！」於是他又申論了一番軍民合作的道理。並且說，組織民衆原是民衆自己的事，他們政治部裏的同志來幫助我們，是應當感謝的，若當着是幫他們軍隊當差，或把他們軍隊當做了「外國老」，那誠是個笑話了。壽官說的道理，有許多是剛從戚先生口裏聽來的。因為戚先生一再解說着，並不是他們政治部來主動地發動民衆，組織民衆，而是民衆處在主動地位，必須自己組織起來；他們政治部不過從旁加以輔助而已。

三官坐在一隻矮腳凳上，眼睛看着地，沉悶的板着臉。對於壽官在戚先生他們面上市出的種種主意，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應當反對還是贊同。顯然的，壽官極力爲他宣揚，已使他儼然成爲本隊裏一個最重要最體面的人物；對此出人頭地的位置，他自覺得可以當之而無愧。若本着平日自己所信服而且主張着的道理說，壽官的鋪排與建議，自己是完全高興而且擁護的。在當時，他就會矜持的歛着臉上得意的笑，而愈加意識到心裏的興奮；好像自己在說話之間即將躍進一種嶄新的生活裏，他已開始感覺到那嶄新生活的氣息。

氣。但在這興奮的另一面，却透出一種相反的感情。這感情漸見分明，使他對於壽官的熱誠與善意，引起疑心，生厭惡。戚先生這些人在自己口上談得如此其熱烈而可親信，但仔細想起來，他們却又忽從其生疏而帶有危險性。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人呢？壽官把自己的為人與價值同他擺出來，無異向一個陌生人指說出自己身上的財物；他設想自己或因此而上當而被人所算。

——照你這個弄法的話，我家裏不吃飯過日子了哩！他必長這樣的說。

——怎麼不說你自己呢？你自己做什麼呢？他恍惚聽聽到那天月夜在河灘上，四狗子他們嘲諷壽官的這句話。

然而三官對壽官絕無憤恨之感，他相信並了解壽官的善意和熱誠。此刻雙全官對壽官如此憤不可遏，不留情地的加以辱罵，他從有點為壽官抱屈。但當壽官把自己當作同站在一邊的人，用那些道理與雙全官對抗，企圖說服或壓倒雙全官時，他却又覺得雙全官對於壽官的警告也自有其道理的。因為他平日對於雙全官有一種良好的印象，他頗知道他的為人；那就是平正，穩靠，喜歡說公道話，不怕因此得罪人。用一句村上的話說

，卻是一「棍擡個一字」的人。他之或避壽官，三官也弄了解其用意；他是衝護着地方與村上的人，說的也是公道話。

三官此刻處在兩方意見對峙的當中，他不知道自己應當說點什麼話。他以為兩方面都是可同情的，他不能反對任何一邊。於是他使勁地揉着眼睛。輕輕吐了一口迂緩的氣，打着呵欠說：

「也是喂，家裏放不得手，若真那個的話，怎麼忙的過來呢？」

三官的話是脫口而出的，說出之後，他纔明白這是一句反對壽官的話，他就笑着向壽官看了看，十分和氣的對他道：

「我若是你的話，我拍拍屁股，樂得家裏什麼事都不管，青天子到黑跟他們軍民會作去。」

「我最恨的就是三分顏料開染坊！」雙壽官向地上吐了口唾沫，嘴唇把他的長牙齒包了包，緊跟着憤憤的說，如同一位老哥調笑他的年少的兄弟：「人家放了個屁，你就拿着來做戲！你沒輕沒重的不要緊，別人可死在你手裏！」

「我跟你說不起理來！」壽官着急的說：「怎麼人家就死在我手裏？」

「你指派這個那個的，你自己身上可乾乾淨淨，你不是明明捉別人鑽錢罐麼！」東老爹進進出出的忙着，爲遊藝隊的先生們搬借開伙食的用具。此時走進來，雙全

官就急發義正詞嚴的說：

「我的話就算放屁，你叫東老爹評評這個理！」

東老爹弄明白了他們的爭執。三官笑着，以一種老成的斯文的語調和東老爹解釋道：

「他們兩個，一個是地方爲重，一個是國家爲重。」他很欣喜自己突然會說出這句話，於是又向雙全官和三官重復了一次，而後說：「你們想想罷，我這個話總不錯。」

「錯末，是不錯末。」東老爹拿着一塊皂角樹的砧板在手裏，用抹布揩拭着，撇出一撮山羊鬍子，遲疑地說：「說話總還是小心點好：說錯了，措也措不掉，比不得在家裏。可是呢。」

壽官用指頭在桌上敲着小洋鼓的調子，低着頭，不願意再有所聲辯。雙全官勝利地

板着他的豬肝色臉子，於此時提及四狗子，說：

「若是在這裏的話，今朝不搵你一頓好看的！」他盪去了喝剩的茶脚，拿着空碗在手裏；停了一回，沉思地說：「還是他的計變好，遠走高飛，樂得身上乾乾淨淨的。」

三官一直沒忘記四狗子；尤其當他和戚先生他們談話而感覺興奮的時候，他曾幾次一閃的念及四狗子，想着他今朝爲什麼不露面，心裏隱約頗以爲憾。此刻雙全官說及他，那末後幾句，三官是不懂的，於是問雙全官：「用的是一種極端嘲諷的語調，其中含有那末發洩的惱恨。」

「真的，我們章家那位了不得的貨色呢？今朝沒見他狗腳跡哩！」

「說那個漢奸料子麼，哼！」壽官沉悶地插了一句，也不知是回答三官的話，還是對於雙全官的一種反擊。

雙全官告訴三官，四狗子是腳板上抹抹油，溜掉了。就是在三官替隊伍挑送東西動身的那天——也就是游擊隊圍到鎮上的那天走掉的。他先到鎮上，在鎮上一家剃頭店裏狂了一宵，兩三個人約約停，逃得無影無蹤了。原還不知道他逃到那裏，昨朝纔聽說有

人在南陵縣看見他。臨走的時候，該人帶了口信給黃老參，交託營務和屋裏的一點不值錢的東西。雙全官並且轉述石聽來的一句口信子加話：「哼，我呀，我纔不怕哩！我走遍天下都不怕餓死。看他們咬掉我卵子！」

「哼，逃到南陵縣，指着南陵縣就不抽了哩！」三官好笑的說。

「也不光爲逃肚了；」雙全官臉向着三官說：「賒債，還得太緊了，新的同老的。」

一個正月裏在黃龍溪就輸掉一百多！……逃肚了，那自然也是的。」

「逃到天上都逃不掉！」三官突然提着他的粗澀的嗓子響出這一句，臉上顯出惱怒來。但隨即沉默了，不勝煩躁的樣子獨自深思着。

雙全官於是把話題放到逃肚了的專上，說不止鎮上已經有逃跑的，黃龍溪也已逃掉了好幾個。也有有錢的，也有窮光蛋。這與游擊隊之開駐本地有莫大關係。因爲一般人那相信着，他們游擊隊開到了，抽了的事一定都要經他們的手來辦，以後一定是「練黑錢」的照章程辦，再也沒法「做手脚」；並且抽的次數和每次的人數也愈多，要糧要行延宕都是不可能了。這話保長皮猴子就談過多次的。保長說，他們游擊隊就是要鬧錢

全副官兵的地步，個個人都要上火線。不管男的是女的，那個都莫想脫轡子。

「你橫是有了鐵穩的主意了？」雙全官對壽官說，結束着他的話：「還要捉別人轡子，你是何苦呢，搗這種外甥子！」

「我有什麼主意？」壽官冷冷的說。

「不是說在學堂裏讀書的就不抽麼？你舅舅不是叫你下半年進那個蕪湖搬來的吃淨教的學堂麼？這不是你家弟奶奶說的麼？」

「進學堂，」壽官用一個手指在桌上無心地畫着，勉強笑着說：「進學堂有什麼關係？十什麼相干？我原是要升中學的。我是個念書的，我不進學堂？」

雙全官所說的許多事實，都是三官所不知道而且不會料想到的。他瞪大着晦黯的眼睛，以一種極其吃驚極其惱怒的神色注意着面前兩個人的對話，以及壽官的那種窘態。他這纔明白了雙全官所以抨擊壽官的真正原故，他這纔懂得雙全官詆刺壽官「捉別人轡子，自己却乾乾淨淨」這句話的真實意思。他直感地覺得，彷彿自己身上在馱着一個龐大無比的重東西，他原以為壽官和四狗子等等許多人都在同馱着這東西；在同馱着的

這筆人羣之中，他只有信賴着四狗子和壽官，有極個開眼者，他總覺得安心願意，他纔確切相信這是應當的，是諱不容辭的；而自己所以厭上了這東西在身上，他以為多半是受了壽官的迷惑，是被壽官一手推或拉進來的。那知從雙全官所揭發的事實上面，他明白自己潛意識中的這種種設想是錯了。四狗子溜掉了；同伴中跑掉了這把手，已使他感到氣惱與煩亂，但必要還指着有個壽官在。然而跟着所知道的事實，原來壽官却是袖着手躲在一邊，他留着穩當的退步，兩腳站在乾欄上，而還乾吶着喊；自己竟被他吶喊得心甘情願的來套這個籠子。他拿人家兒子當癡頭！而自己竟作了癡頭！這簡直是個騙局！是個騙局！

三官也知道自己一霎那中所生的這種直感與意識並非正確允當的。但儘管如此，他覺得自己受這大家的騙，他感到莫大的羞辱；四狗子平日反對壽官的那種種見解，與此次迷途的行徑，的確是高明，這和他自己竟見不及此，反倒鄙視四狗子，懷恨四狗子，從而擁護壽官，親善壽官，從這一點上說，他感到莫大的羞辱與齷齪。而且再說呢？他分明感到自己身上壓狀的分量突然變重了，他甚至覺得那龐大無比的重東西是完全壓到自已一

個人的身上了！自己絕不能讓個把這東西噬着！他絕不甘心，也自覺沒這分能耐！然而目前的事實自己怕已脫不了這圈子！

三官眼前發黑，覺得氣悶與筆急。兩火驟然滾出來，連晦黯的白眼珠也泛了紅。他模糊的看見壽官靠在桌旁，向自己注視着，眼睛裏含着詫異與恐懼。他想立時上前去給那張白粉嬌嫩的面孔打它個七孔流血！他站了起來，但又在矮腳凳上坐下；重復站起來，兩手撐到腰部，而後放下來，又盤到胸口，挺着粗大的身軀，頸項偏歪着；他的醜陋的麻臉上現出了一個猙獰可怕的笑。

「嗚嗚！你們倒倒弄的好哩！」

他覺得有一種無形的而是有力的東西在攔阻着他。他不會依照自己的心願給壽官一頓痛打；他只猶笑着，說出了上面這句話；他說的時候，緊緊的咬着牙齒，嘴皮顫動着。他心裏原還有一句「娘買辰的，老子今朝纔認識你們這些二百五！」他把這一句也嚥了下去，不會罵出來。他盤着兩手在胸口，把眼睛死瞪着壽官。許久之後，他突然回轉身，看見剛坐的矮腳凳擱在腳邊；於是猛的把這矮腳凳踢了開去，仰翻到門枋裏，繼倒

了鋤頭和耨桿。

三官不知道要把自己怎麼辦；他一氣走到草坪上面，向河岸那邊回家的路上走去。春風迎面吹撲着，他的渾身都浴在暖的和陽光裏。他驟然覺得頭腦裏清爽了許多。忽想起應該到田裏去看看。就迷惘地掉頭走下了石級。

田畝裏一片興盛的熱鬧的氣象。今年雨水是極其勻調的。他的麥子已在開始抽穗，油菜和蠶豆豌豆也都開始落花，綻出嫩芽似的鮮綠的莢實。每棵莖桿都壯實的立在泥土上，隨風不住的在波動。三官在窄狹的田塍上逡巡着，偏促地偏讓着下半身，以免碰倒或踏壞了那排列整齊而蔓生在塍旁的蠶豆豌豆的莖葉。這次雖家一趟，雖只幾天的光景，却似乎有極長久的時光不曾下田來。面前的這些莊稼對於他顯得疏闊而分外覺得親熱。許多的事從他腦裏湧上來。他想起屋後和桑樹地那邊的菜畦，自青菜蘿蔔下時，還多荒蕪着。他決定今朝挖一天地，等下過一場雨，便可撒播莧菜的種子，以及栽種南瓜、東瓜、王瓜、絲瓜和辣椒的苗秧。還有牛欄裏的糞穢不會出糞；柴灰以及他種肥料都急待料理與準備。再過幾時，他的蠶下了地舖吃老葉，他莊更無空暇了。這一切，今年

都已運轉了。在往年，當他在頭眠以前，他的來哇就都已做好了。

想到這一些，他必裏稍稍平貼了些。一切都如做了個夢，怪只怪自己糊塗沒主意。自己拿什麼比魯官？他是個闊少爺料子，家裏有的是錢，還有個好外婆家可倚靠，什麼都不須發愁的。趁熱鬧，趕新鮮，原都屬於他們這種人的事。上學堂讀書，不受抽了這類激逼事的氣，也都是他辦分官的。憑什麼自己要驢子掛在馬腿上，自己跟的上他麼！

「穢的！」

他覺得好笑，吐了口唾沫在地上，用手驅趕着在他臉旁與纏着熱鬧的一隻蜜蜂。必裏想到四狗子。念及四狗子的逃脫，他以為是滑稽可笑。一聽胡一世，糊塗一時。——他設想四狗子情有最慘最淺的結局，不是被日本飛機炸死，就是……但儘管如此，他總不免對之有着憐憫與悲觀。人在做訂到時事自己却不能。——無親無友的隻身逃到「外邊」去？對家裏毫無留戀？保何住在「外邊」就不過岔子？這在他是沒法了，禿的！

——那也算得個人麼！我拿他比做什麼？他心裏憤憤的說。

三官把這一下午天的時光都花在送交他的工作上。太陽落到客棧峯山回裏的時候

大哥繼從黃龍溪回來。問及在聯保裏議的什麼事。大官告訴三官說，今朝開的是全聯保的會議。總結結巴巴的，說了七零八亂一大篇，直到吃完晚飯還不會說的完。但總括起來，不外以下的幾件事：第一是撥派地方公家舊的與新的使費，其中包括大軍過境的招待費，難民救濟費，游擊隊到境的招待費與第一期給養費，壯丁籌備費，孤兒救養費，抗戰軍人家屬優待費，還有幾項連大官也沒弄明白的什麼「抗日愛國捐」，「搶救費」，「倉庫費」等等。這種種費用是官家認一半，商會裏認一部，餘下的纔攤派住戶人家。合計每保分担五百多元。每家約攤四元餘，出錢出稻都聽便。第二是宣佈了第三次抽丁的規章，據說是這樣規定的：壯丁分爲甲級和乙級。自十八歲到三十二歲的爲甲級，自三十二歲至四十四歲的爲乙級。四十五歲以上者，身任公家職務者，正在學堂讀書者，都可免役。至於抽籤的辦法：「上頭」也有公事下來加以訂正與說明，不得再有像上次「潭水摸魚」那樣的辦法了。其法是凡適齡壯丁都由保裏舉辦總抽籤，即以籤碼爲應徵入伍之先後次第。第三是聽來一些關於附近戰爭的消息。廣德州收復以後，對甯國府和蕪湖，竹絲港白馬山一帶都曾連續獲得勝利，可是西面情形却十分危急。大通和悅州

都已隨着安慶而告失守，敵軍正在猛攻青陽，我方軍力單薄，節節後退，目前這假距離本村不到一百里的縣城怕已經陷入敵手。現在南陵和清弋江那面向駐軍將加緊調向黃柏嶺與萬峻嶺守禦，游擊隊也在準備出動。大官鎖着眼睛，把這一連串的重大的消息雜亂地談了出來，口唇與手不禁地有些顫動，語調極是急促，一種緊張的空氣驟然瀰漫在全個屋子裏，奶奶首先被傳感了，瞪出她的老花眼睛，瘦弱的身肢不住震抖着。

關於戰事緊張的消息，在起初，三官是頗表示懷疑的。因為他昨天剛回到家，在路上，在黃龍溪，都未聽到半句關於西面失利的話；今早上在祠堂裏，戚先生他們也未談及。但大官說話時恐怖的神色證明他所說的絕對真實。三官心裏狼狽，他原是打穩主意要在家裏發狠做自己的活計的；他覺得他的計畫和決心此刻全部動搖了。他沉悶的板着脸，心裏想：「我們這個鬼地方，就是關在鼓裏，總有一天日本鬼子打到了門口；我們還在床上睡大頭子覺！」隨後，他強作鎮靜的說：

「這回我倒不怕哦！又是大軍，又是游擊隊，看日本鬼子可有本事衝過來呢！」他把眼睛望着他哥哥，意思是看哥哥是否同意他的話；跟着，他補上說：「還有那些齊了

天的橫呢，只好請他過海過客！——他更自信的說着，頗為欣幸的笑了。

於是三官把他的關心放回在抽丁和派捐的事上面。在他大哥報道這些的當中，他提出了許多旁枝側葉的問題，大哥都不甚知道。隨後，他又盤問大哥一些更詳細的情形，比如游擊隊是官逼開抽丁的否，是否還准許贖替，對於逃亡的壯丁怎麼辦，抽籤到底何時舉辦以及如何着手等等，多半是大官不曾弄明白的。三官好笑地想：「傳你們去議事，擺個樣子給人家看看罷了。緊要緊的關節過門，他們聯保和保長收在荷包裏，留着後把戲，自然也不讓你這樣的人曉得！」

大官只是在聯保裏着三不着兩的聽來幾句話，那裏人多嘴雜，沒自己的說話問話處；此刻他不能聽付老弟尋根究柢的盤問是當然的。但儘管如此，大官却聽到一句含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語句。他立刻想起這句話，大官撇開了方纔的話路，放低着聲音，闕切了聲音，急急的到祠堂裏去抄那些游擊隊打打交道。三官不願意說出上午的那番情事，只冷冷地說：

「我思想的話，和他們還是豆腐貼門對子，兩不沾的好。我何苦驢子去撞在他們馬

腫上！」

「瞎，你這這這個人！」大官埋怨道：「你可是當昌的不昌，當香的不不不香？前回過路的隊伍，你給他們攔阻，吃那把把把苦；這回你又站得遠遠的，不賣他們賬了。他們現在就是當方土塊嘯，你就就不曉得去燒燒燒燒香？你那就不曉得去鑽鑽？」

大哥的話完全出乎三官的意料之外。他當大哥一定不贊成他和游擊隊接近的；不想現在反倒慫恿他去向他們「鑽鑽」。他不明白大哥究竟有什麼意思，但隨即他就敏感地體念到：在游擊隊裏幫幫忙，將來沾他們游擊隊的光，就會有不被抽丁的希望。他問大哥是不是這意思。大哥連連眨動着老當的眼睛，神祕地笑一笑，表示了認可。但叮囑老三不要說出去，因為話雖是這麼說，但並不一定確實；而且聯保和保長他們都力闢這種謠傳，並且一再囑咐着大家不要把這話往外去。說是有位冒失的甲長把這話請教聯保主任，立時被聯保主任當衆搶白了一頓，弄得臉子下不去。

大哥這番指點，三官是相信的，因此他一時爲之十分動心。但這種程度也並不見得稀奇。三官自己覺得，曾在什麼時候似乎已作過此種指望，不過作這指望的意念不甚分

明，不知何時一閃的在腦中浮現，忽又在何時隱去；加上爲四狗子逃跑和壽官進學堂的事惹出了一場氣惱，使他幫忙游擊隊的熱心，因對壽官的反感而冷卻，而那意念也就完全沒滅未曾實現了。三官默不作聲的出着神，困載的自思着。最後，他矜持的笑了笑，把上午在祠堂裏和戚先生與壽官等談話的經過約略說給大哥聽，把戚先生他們重觀自己的情形極力強調着，話裏不知不覺得洋溢出喜悅與得意之情。但他隨即意識到這種表露是有些可羞的，因爲他剛才對於游擊隊還在表示得那樣冷淡，僅只爲了大哥的那並不可靠的提示，便立刻變得如此其興奮。這使他直感地覺得有傷體面。——並不是怕大哥恥笑自己，是他心裏明知自己對游擊隊原是頗具熱心的，自己對於抗日的事原是誠心願意參加的；決不是因爲此刻抱了避免抽丁的希求，纔驟然改變了態度。但此刻實際表現出來的，却是把自己一分愛國的熱心抹煞了；爲此，他心裏感到很大的屈辱。於是他把在東老爹屋裏和雙全官壽官談話的情形也約略告訴了大哥，表明是壽官把自己當癡頭，因此纔掃了自己的興。但是回想起來，他對於壽官的惱恨之情不知已經消失到那裏，所以在他的話語裏並未詆罵壽官。

「他還是年紀青，不曉曉的個天高地厚。」大哥說：「他也未必是歹意。我說說的話，都是你自己火炮性子，聽聽聽不得話。自己總要有點定盤星，他說他的，我幹我自自自己的。」——自然不能依他那個擺弄法；隨管怎麼說；自己的莊稼總總是要緊的。

「還談莊稼呢。若是抽了抽走了的話，做個老屁的莊稼！再說的話，這樣的世道，不把日本鬼子打走了的話，那個都莫想過太平日子！」三官老成地嘆息着說，對於大哥給他的批評與訓說不會生氣；心裏想到了青陽銅陵那邊吃緊的戰事。

「你們溜跑了也好，進學堂去躲壯丁也好，我還是幹我的。三官如此自思着，拿定了主意。」

「蕪娘的！你走你的陽光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他沉默了半晌，不自覺的說出聲

聲來。

實機關槍的樣子，用法及其威力；此外還知道了手榴彈這個絕妙的東西。並且遠遠看見過一次迫擊砲。他對砲類不甚發生興趣；他對子槍步槍，只承認它們在裝子彈快妥的一點上確實勝過土鎗，但瞄準射擊的效能，他以為還是他的土槍高明。有一次實試射擊，以祠堂後面一截破土牆爲梁子，三教官用步槍一連打中三槍。三官自請試放他的土槍。他在五十步距離的口壩上蹲着，端起槍來，並未怎麼瞄準，就轟的一聲發了火，那牆上立刻現出一個米篩大小的火印圈圈，鐵砂一粒粒勻稱的分佈在圈內，嵌入土牆中有二三寸深；黃教官所射的彈痕，正被罩在這圈圈當中。三官沉着他的麻臉，頸項微微偏着，像和離生了氣的樣子，一步步從麥子菜子叢中踏過來，指着那牆上的印圈如黃教官講課似的說：

「子彈只打得到這一個小點子，若是打人，稍微偏一點，就是白白放了一槍，我的放出來這麼大一個圈圈，碰着我一點圈邊子，他就活不成！子彈一槍頭多打到一個人；我這圈子一槍兜他五六七八個。」於是他笑起來，點着頭得意的說：「瞧，看看到底那個狠些！」

洛狂其一，餘一組原請壽官任之，但壽官眷了他的新娘照應女組，而新娘由於觀視佈
事，定要丈夫在一起陪伴着。因此壽官眷了三宮的，壽頭姪子來寶兒帶領那一男組。
他們自鴨嘴灣木村着手，而後不赴不爐臺脚底和楓樹均戴村。此次訪問，以聯絡居民的
感情，使之對他們部隊發生好感與信仰為第一義；其次宗說一點敵我兩方力量的長短，
如何彌敵取勝，敵人在各沿路區內暴行，以及最近各戰場及附近地區的戰事消息，以收
宣傳之效。——但此點並不發於重視；最後一點，是通知邀請參加本保軍民聯歡大會的
意思，說明此會的性質和內容，除演說而外還有歌唱與新戲（以占驗居民們對於此會
的一般反應。戚先生一再的申告各同志，在訪問中務須着實銳敏的觀察，少用直截冒昧
的探詢的方法；對於進去以在人民的隱痛，地方的病弊，暫時尤要避免觸及。

由於戚薛二位先生的對民衆工作的豐富經驗，良好的領導，以及各位同志大家詳慎
的研究與籌劃，和認真與小心的履行，此次訪問工作做的極好。當男組訪問某些人家的
時候，婦女們也一樣出頭，不但毫不害怕迴避，有些年長的婦女還出來殷勤款待，與之周
旋談話，更有一位老太太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子姪看待着，反倒親熱愛惜的查問他們的家

實構圖樣的樣子，用法及其威力；此外還知道了手榴彈這個絕妙的東西。並且遠遠看見過一次迫擊砲。他對砲類不甚發生興趣；他對子槍步槍，只承認它們在裝子彈快妥的一點上確實勝過土鎗，但論擊射擊的效能，他以為還是他的土槍高明。有一次實試射擊，以祠堂後面一截破土牆為梁子，黃教官用步槍一連打中三槍。三官自請試放他的土槍。他在五十步距離的門牆上蹲着，端起槍來，並未怎麼躊躇，就轟的一聲發了火，那牆上立刻現出一個米篩大小的火印圈，鐵砂一粒粒勻稱的分佈在圈內，嵌入土牆中有二三寸深；黃教官所射的彈痕，正被置在這圈圈當中。三官沉着他的麻臉，頸項微偏着，像和雞生了氣的樣子，一步步從麥子菜子叢中踏過來，指着那牆上的印圈如黃教官講課似的說：

「子彈只打得到這一個小點子，若是打人，稍微偏一點，就是白白放了一槍，我的放出來這麼大一個圈，碰着我一點圈邊子，他就活小成！子彈一槍頂多打到一個人；我這圈子一槍兜他五六七八個。」於是他笑起來，點着頭得意的說：「唔，看看到底那個狠些！」

何盡力，則無不願意斟酌接受。談到召開軍民大會，人人都是歡喜的，「看戲趕熱鬧，那個不高興呢！」這是一般的回答。在每家送出訪問者的時候，都互相欣慰讚美着他們游擊隊的「文明」或客氣，表示自家未能盡力款待的歉意。「他們怎麼這樣好呢？那裏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呢！」「唉，他們真是好，真是文明，真是沒的說的！」如此嘆說着，感動得眼裏漾着晶瑩的淚。這是的確的，他們從未想像到世上會有這樣體愛百姓的隊伍。

聯歡大會決定次日召開。這天晚上，鵬嘴灣祠堂裏就已顯出熱鬧非凡的光景。壽官和三官受了戚先生他們的邀約，最早來到祠堂裏，籌議各項必須準備的事宜。雙全官不但像早前一樣對壽官的作爲持着反對的態度，反倒向東老爹提議，去和保長商量，對此大會本村住民的一面該作些什麼，方使他們隊伍上看着高興，不致暗笑地方上沒有人；因爲他認爲壽官和三官究竟年青不懂事，必得自己和東老爹保長出來照應，纔能做出正經像樣的事。在這點上，雙全官以爲祠堂裏應該提出一筆小數的錢，以爲茶水等項開銷，此外他還主張在祠堂門口墊一道蒲單的一柏子門，以示歡迎他們游擊隊開駐本地

重構圍槍的樣子，用法及其威力；此外還知道了手榴彈這個絕妙的東西。並且遠遠看見過一次迫擊砲。他對砲類不甚發生興趣；他對子槍步槍，只承認它們在裝子彈快妥的一點上確實勝過土鎗，但隨準射擊的效能，他以為還是他的土槍高明。有一次實試射擊，以祠堂後面一截破土牆爲梁子，黃教官用步槍一連打中三槍。三官自請試放他的土槍。他在五十步距離的凹牆上蹲着，端起槍來，並未怎麼隨準，就轟的一聲發了火，那牆上立刻現出一個米篩大小的火印圈，鐵砂一粒粒勻稱的分佈在圈內，嵌入土牆中有二三寸深；黃教官所射的彈痕，正被置在這圈圍當中。三官沉着他的麻臉，頸項微偏着，像和羅生了氣的樣子，一步步從麥子菜子叢中踏過來，指着那牆上的印圈如黃教官講課似的說：

「子彈只打得到這一個小點子，若是打人，稍微偏一點，就是白白放了一槍，我的放出來這麼大一個圈圍，碰着我一點圈邊子，他就活小成！子彈一槍頂多打到一個人；我這圈子一槍頂他五六七八個。」於是他笑起來，點着頭得意的說：「唔，看到底那一個狠些！」

可是輕嘴薄舌，三八頗得關染坊呢！」

雙全官的意思，三官是了解的：所謂「今朝是今朝的話」，就是第一，青陽銅陵那邊有了戰事，地方緊張了；第二他已認識了游擊隊的溫和可親的面目，對之不復有早先那樣的戒心了。此外，三官還猜想着雙全官或者也聽到了像大哥指點自己的那種話，此時也許有一種希求避免抽丁的意思，但又不相信他會存有此心。這樣想着，三官起了一種淡淡的不快之感。想到昨晚大哥所指點的話，不禁有些嫌厭，覺得那番好心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自目前的熱心於抗日救國的事，絕不是爲了希求避免抽丁；但因有了大哥的那句指點，却顯得正是爲此。在這個意思上，倒顯得自己的愛國心反不如雙全官和保長了。但他立刻想到保長的殷勤與贊助，全是假意的熱心，他只是爲要討好他們隊伍，那原是他素來就善於這一手的。

「你說得好變壞，哼哼，我們那位保長的話，原就是最會這些門道的。」三官沉思的冷笑着，表示對壽官的話不能心服：「人家是有苦說不出，沒法子想罷了。若是真心實意的話，他爲什麼不早些回來補辦照應呢？爲什麼現在還在黃龍溪躲個不見面呢？這

重機關槍的樣子，用法及其威力；此外還知道了手榴彈這個絕妙的東西。並且遠遠看見過一次迫擊砲。他對砲類不甚發生興趣；他對手槍步槍，只承認它們在裝子彈快妥的一點上確實勝過土鎗，但論準射擊的效能，他以為這是他的土槍高明。有一次實試射擊，以祠堂後面一截破土牆爲梁子，黃教官用步槍一連打中三槍。三官自請試放他的土槍。他在五十步距離的凹牆上蹲着，端起槍來，並未怎麼瞄準，就轟的一聲發了火，那牆上立刻現出一個米篩大小的火印圈，鐵砂一粒粒勻稱的分佈在圈內，嵌入土牆中有二三寸深；黃教官所射的彈痕，正被罩在這圈圍當中。三官沉着他的廝臉，頸項微偏着，像和雞生了氣的樣子，一步步從麥子叢中踏過來，指着那牆上的印圈如黃教官講課似的說：

「子彈只打得到這一個小點子，若是打人，稍微偏一點，就是白白放了一槍，我的放出來這麼大一個圈圍，碰着我一點圈邊子，他就活不成！子彈一槍頂多打到一個人；我這圈子一槍兜他五六七八個。」於是他笑起來，點着頭得意洋洋的說：「唔，看看到底那一個狠些！」

「這一層，各位官長儘可以放心。」保長的猴子臉上發了紅，露出他嘴裏的金牙齒，難爲情地笑着，連忙說：「那我就說句良心話，我們也是吃飯長大的，不是吃屎長大的。只怕幫不上手；我們雖說是山鄉地方，井底之蛙，可是愛國的這個心也是一樣的，也是血紅血紅的。……」

保長囁嚅着，說了大篇懇切動聽的話，最後凝思了一會，非常坦白的說：

「魏媳婦總逃不過公婆的面，談比方說。我們小地方的事，也是一言難盡。各位官長得閒的話，將來我還要詳細的報告報告。過去以往的話，也是鄉裏獅子鄉裏舞，不合格的規例不是沒有的，各位官長明鏡高懸；那個叫花子身上沒有蟲子呢！比如敵人當這個保長，也是地方沒有人，鑽進了罐子，出不得罐子。上頭應着，下面擠着，套上了磨心，凡事身不由己，只好跟着打轉轉。苦處呢，說不盡；錯處呢，也多的很。一半是地方事難辦，自己程度資質也不夠。好在各位官長駕臨了，關起門來都是自己一家人，總仰望着隨時指教，我們看着學學，慢慢自然會改良起來的。若有失禮不週的地處，還求各位官長格外包涵。……」

標記的符號。戚先生對我的印像，戚先生說了許多勉勵的話，承認他們保甲長所處地位困難，又對我的贊頌，表示了體諒與同情。於是談及各項民衆組織的事。保長說，這個上頭已有命令下來，請保裏也已受了他們政訓處的商洽，各保裏也都已接頭，詳細辦法可說不知道，但保裏是唯衆「戚主任」和「各衙官長」指示，督導，他做保長的無不切實進行。

戚先生等從實踐中得來的結論，認爲民衆的抗日情緒本來不缺乏，也不難使之提高的。但這種抗日情緒或愛國情緒實際是空洞無物，它的本身並不就是力量。必須通過完善而切合實際的組織，並有具體的行動表現，發揮出力量。他們已得有累次的教訓：在一次民衆大會的熱烈緊張空氣中，民衆的熱情或情緒很容易地被提得極高，但大會之中，並不立即成立組織，只以一些動人的講演和歌唱，賺得人民一番慷慨流涕和摩拳擦掌就算完事。等到這些時間都過去糾集大家，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大家的情緒已經低落，誰也拿不起勁來，又復呈現散漫澀舌的光景了。此時再欲提高其情緒，則已漸見癱瘓。因此他們認爲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不可分，兩者必須緊連，而以前者爲手段，後者

爲目的。……之中，長樂縣落後提督相當高時，「打鐵趁熱」，立刻成立起組織來，實之「快刀開水」的見解行動。而後熱情方有所附麗，不致白费氣力。根據這個意思，戚先生向保長說明了此次大會的用意所在，遞給保長一個組織綱要，指說目前最緊迫的，地方緊張的時候，各種組織之中，以輸送隊，通信隊與獵戶隊最爲切要；水陸兩方面，請他保長拿出全部船隻，以爲表率倡導。此外財務委員會的成立是一件迫切的事，經費的來源最好是以勸募代替攤派，而財務的管理必須獨立與宏觀。

戚先生說話的語氣溫和謙恭，態度却極是莊嚴而帶有威權，使保長時刻感覺到那瘦削的身體和近視眼晴裏放發出一種凜然不可輕玩的氣氛；而薛先生在那張笑嘻嘻的圓臉，尤給他以肅然的冷硬的感覺；這都是保長歷來與軍政官員接談時所從未經過的。他想到黃語溪聯保主任對他說的批評他們游擊隊的話，「他們呀，唉，不好伺候，不好伺候！」保主任一邊搖着頭說：「還說他們客氣哩！他們那一套拿出來，都是棉花裏裹着針，是軟是硬，都是些要犯人一口吃了連骨頭都吐的腳色！」保長親身體驗到聯保主任的「客氣」一點都不假。

爲目的。……之中，民衆的情緒被提得相當高時，「打鐵趁熱」，立刻成立起組織來，使之「快刀開水」的見諸行動。而後熱情方有所附麗，不致白費氣力。根據這個意思，戚先生向保長說明了此次大會的用意所在，遞給保長一個組織綱要，指說目前戰爭迫近，地方緊張的時候，各種組織之中，以輸送隊，通信隊與獵戶隊最爲切要；水滸營這方面，請他保長拿出全部船隻，以爲表率倡導。此外財務委員會的成立是一件迫切的事，經費的來源最好是以勸募代替攤派，而財務的管理必須獨立與空潮脫離；

戚先生說語的語氣溫和謙恭，態度却極是莊嚴而帶有威稜，使保長時刻感覺到那瘦削的身體和近視眼睛裏放發出一種凜然不可輕玩的氣氛；而薛先往那張笑嘻嘻的圓臉，尤給他以肅然的冷硬的感覺：這都是保長歷來與軍政官員接談時所從未經過的。他想到黃龍溪聯保主任對他說的批評他們游擊隊的話，「他們呀，唉，不好伺候，不好伺候！」保主任在搖着頭說：「還說他們客氣哩！他們那一套拿出來，都是棉花裏塞着針，是敲不硬，都是些要犯人一口吃了連骨頭都吐的顏色！」保長親身體驗到聯保主任

出漢牙惡。若說改進黨層政治，只須把爲非作歹的保甲長之類撤換掉即可收效，那是笑話。須知目前內鄉中頭腦清楚，識字懂理的人身本就是鳳毛麟角，不好的保甲長一旦撤掉，地方上只有些怕事或根本不懂事的人，往往再難找到能負責任的人來；而且天下烏鴉一般黑，換來換去都差不多；那種原本王直不荀的人，幹了幾時，爲情勢所迫，爲習氣所移，少不得也慢慢作惡起來。因爲整個的地方局面驅使他們作惡；人民愚弱無權，聽受他們的作惡。這不是一朝一夕的病根，欲以一舉手之勞，而收改革之功，絕非可能。因此在整個的新的基層幹部之訓練尙無眉目，而戰事迫近，地方工作急待發動的這個「時間」與「空間」之下，爲了事實的需要，並爲使之勝任稱職，得收高度效率，對於原有鄉鎮保甲長之類的借用，是但問其能不能，不問其善不善。戚先生確信他們游擊隊所至之地，政治環境或空氣爲之一變；再加上他們主持政訓工作者嚴切注意，應制權法，即可化腐朽爲神奇，任誰作惡的人亦不能施其技。這就是戚先生的所謂「能力主義」的梗概。薛先生則攻擊他把政治環境的力量估計過高，近乎機械的觀點，乃援引許多理論，證明其理論的錯誤，指摘其大違改革的精神。並且就實際情況提出兩點反對的

除「第一」外，並非作歹的保甲長，縱使人民對之不但無信譽，且有極深的惡感；檢責他「不但無效，抑且有害工作的進行」；第二、在他們自己主持政訓工作的這方面，是顯力有限，經驗無多，對於地方情形尤不熟悉；而對方却是輕重熟路，次價牢成，什麼本機關都可以隨了進去。這種地方是無法控制與防範的。薛先生認為一個人的辦事能力，與其是歷練出來的；戚先生說「善者無能」，他以為並非良善者即天生缺乏幹才，只是因為「未曾歷練罷了」。一個人沒有歷練的機會，即永遠不能具有幹才。因此薛先生主張在「自能範圍之內，盡力改善基層組織，凡有劣跡的保甲長都屏去不用，而輔助地方上衆與廣的軍紳任其事，如此方可以建立人民對於他們部隊的信仰，方可以使當前工作順利進行。戚薛兩位先生爭持不下，不能分出誰是誰非。最後戚先生說，離開了「空間」與「時間」，便無所謂真理。現在請即就此時的鴨嘴澗本保情形立論，以判別畢竟誰的主張比較切合實際。當時根據連日來的訪察，（在壽官，三官和東老爹等人處都待有一些警察）知道本保保長章延祖頗具幹才，但却作惡多端。乃再請壽官據實發言，到底地方上那幾位是年衆望的人物，他們是否有才能來負責辦事。壽官第一個說出東老爹來。東

老爹的身世，得人，才藝，以及抗戰來的種種作爲，壽官都已作過介紹。說薛謙儉先生也曾與他詳談過：因他身世孤苦，爲要修福來世，他的行爲用心，確實忠厚良善。深得人們的敬仰，爲當今少見的一個好人。但是他之昧於時勢，知識謬陋之處，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連薛先生也承認他沒有可以辦事的希望。其次壽官勉強提出雙全官案，因爲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算是公道正直的人。但壽官舉出他平日反對自己熱心抗戰的言論與態度，批評他固執，頑鈍，胆小怕事，而且一字不識，絕對不可請他出來辦事。除了東老爹與雙全官而外，其餘像章大官，財寶官和尙頭之流，都是些一賊不同頭，二賊連身轉的貨色，更什麼都談不上了。於此薛先生指出壽官和三官，認爲地方上縱然沒人，這却是絕良而具熱心的兩個青年，值得考慮任用的。壽官沒等薛先生說完，即表示不能接受：不是承認他自己才能不足，是他以爲地方上的人頑鈍無知，只知道有己，不知有國，對年青進步的人尤素持反對態度。他自覺無法去應付他們，推勸他們。至於三官，他以爲不過一知半解略懂些道理，究竟還是個鹵莽莽驥的粗人，更不能担當事務。如此討論研究的結果，是決定暫用戚先生的主張，等以後事態情形，再作道理。但次日總縣

專就阿爸的那桿，因為那膛子是整根的熟鐵鑄而成的，不是那種用鐵片打作接筒的普通貨色；而且分量沉重，拿在手裏更覺得合用些；帽門上的毛病早經修理停當，也早無走火的危險了。至於他自辦的一桿，則鷄頭靈敏，帶帶也方便些。平日他出外行獵時，照例是把兩桿都帶着。此時他也是把兩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他磨了一大筒子極細的瓶灰，槍身上面的鐵鏽與積垢都擦除乾淨，而後再用煤油揩拭數次，準頭與膛內全都揩到。當他在家裏穿腳時，他就老是忙着做這些。此外他又添辦了一些藥確、鐵砂和帽子，都用筒子裝着，珍藏在床後石灰缸裏，藉免走濕。但也不時的拿出來搬弄，有時裝些藥確、鐵砂在他的牛角筒裏，掛在腰帶上，如他行獵時一樣；有時又重復倒還缸裏，因為藥確怕受潮。在這種迂氣的忙碌上面，他有很大的興味，他極其耐心的把如何上藥確，如何打通條，如何裝帽子這類事教給他的鬍鬚頭姪子；並且答應姪子等他長大了時，他把自己製辦的那桿槍贈給他。

「小爹，我們這個弄法：」來寶兒遍身與頭說，露出滿口焦黑的稀疏牙齒：「日本鬼子到了的話，我替你裝槍，你只管放。你放那一桿，我就裝這一桿，莫不然你弄他們

壽官的話，他具體地設想這一個，就覺得有點滑稽，不禁的歪着嘴磨磨弄他笑了。

「說說笑話罷了！」三官好笑地說，有點鄙視當保長的這身分；在他的潛意識裏，好像以為唯有像皮猴子這樣神頭鬼臉的不走正路的人才可以當保長，天下的保長也全都是像皮猴子這樣的人。但他於此覺得戚先生他們是如何的看重自己，心裏生起一種榮耀的喜悅；於是矜持的笑着，說：「我不會唱曲子，我也不會當婊子！」

「可還不就是這個話麼？開眼睛吃鼠藥末，你有老扁的法子呢？」

「也好罷？」三官沉思着，想到剛才戚先生拿話威嚇皮猴子的情節，心裏完全高興

「妖精捉到張天師手裏，看他還有本事變個什麼出來罷！」

八

壽官和三官正在東老爹屋裏談着話，聽得隔壁堂廳裏和外面草坪上的人聲漸次嘈雜起來了，他們正要走出去。保長皮猴子扭着他的白銅水烟袋闖了進來。保長的額骨高凸的瘦臉泛着黯紫色，兩顆細小的老鼠眼睛緊駢在一起；看見面前的兩個人，忽然鬆開了

帽頭，擺出一個謙卑和易的笑。

「你兩個躲在這裏呀！我說什麼帽子不見頂。」

保長告訴他們，正有大軍路過這裏向西面開發，又有青陽銅陵那邊的民三五五的逃過來，對河大路上軍民絡繹不絕；戚薛兩位先生剛才和他說出意思，要地方上派人過河去迎請部隊和難民來參加這裏的聯歡會。他則以爲人數太多，空襲可慮，招待上面也不易張羅，因爲地方究竟太小太窮了。但此話他不便當面回駁戚薛二位，意欲壽官代去把困難處解釋一下；若戚薛執意非辦不可，那也就只好照辦；那曉請壽官和他自己一路過河去。

「不瞞你兩位老弟說，」保長坐下來，親熱地苦笑着，用了老弟這個稱呼；「我目今是豆腐掉在灰堆裏，吹也吹不得，揮也揮不得。我若當面回駁一句呢，少不得又說我當保長的不熱心。可是這個話不能不說。你兩位老弟都是高明脚色，想想我的話看呢。」

壽官不會考慮保長所說的困難，只爲要保長做這事，他這事也直覺到保長與所處

地位的優越，爲了顯示這個，他以一種當仁不讓的神氣立刻滿心願意的接受了委託，興奮跳着去了。

三官也從這件事上發生一種快意的驚喜之感。他沒想到保長一下子便如此可憐了。他偷眼看見保長遠遠的坐在那裏，彎着瘦稜稜的背脊，慢慢用手指捏着黃烟，向烟袋杯子裏裝着，眼睛緊鎖着，直瞪瞪的，望着自己手裏正在冒着淡烟的紙捻，那種沉思的不舒展的神情，和平日比起來，多麼不同啊！平日的那種威嚴，狡獪和活龍活現的神氣都到那裏去了呢？三官從心裏透出一點類乎憐憫的感情；在往時和村上人打圍子，當看見一頭兇猛的野獸在起初張牙舞爪，咆哮如雷，到後來被亂槍打倒，躺着喘息流血，奄奄不能動彈的時候，他便發生這樣的一種感情。他原要跟着壽官一路走開的，但此刻遲疑了一回，終於把兩手盤在胸前，在階沿上站住了。

「現在好了，」保長把紙捻上的白灰彈了彈，眼睛望着三官自言自語似的說：「現在有他們在這裏，地方上做事也都有個譜子了。我們肩膀頭上也少担點斤兩了。還是這樣子好，省得多聽人閒話，我是也不能夠的。仗呢，是越打越近，弄到家門口來了。」

喜歡阿爸的那桿，因為那膛子是整根的熟鐵鑄鑿而成的，不是那補用鐵片打作排筒的普通貨色；而且分量沉重，拿在手裏更覺得合用些；帽門上的毛病早經修理停當，也早無走火的危險了。至於他自辦的一桿，則雞頭靈敏，攜帶也方便些。平日他出外行獵時，照例是把兩桿都帶着。此時他也是把兩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他磨了一大筒子極細的靛灰，槍身上面的鐵鑄與積垢都擦除乾淨，而後再用煤油揩拭數次，進頭與膛內全都揩到。當他在家裏穿腳時，他就老是忙着做這些。此外他又添辦了一些藥硝、鐵砂和帽子，都用筒子裝着，珍藏在床後石灰缸裏，藉免走潮。但也不時的拿出來搬弄，有時裝些藥硝鐵砂在他的牛角筒裏，掛在腰帶上，如他行獵時一樣；有時又重復倒還缸裏，因為他怕藥硝會受了潮濕。在這種迂氣的忙碌上面，他有很大的興味，他極其耐心的把如何上硝砂，如何打通條，如何裝帽子這類事教給他的歸鬚頭姪子。並且答應姪子等他長大了時，他把自己製辦的那桿槍贈給他。

「小爹，我們這個弄法：」來寶兒這身與頭說，露出滿口焦黑的稀疏牙齒：「日本鬼子到了的話，我替你裝槍，你只管放。你放那一桿，我就裝這一桿，莫不然你弄他們

。你是有意思的。——老三，好好的鑽鑽！不是容易的呀，戚先生他們怎麼不看重別個呢，可是呢？」

三官聽保長嚙嚙嚙的在誇獎他，這是平日以往少有的事；他想到保長是故意給他高帽子戴，那些話都未必可信的，心裏覺得可厭的很。但保長說他「粗中有細」，這評語給他意外的喜歡，奶奶和大哥對他從從來沒這種認識。這使他不由自的抿着嘴笑了。

「我就是個我，」三官揉了揉發脹的眼睛，用他粗澀的嗓子說：「我不曉得什麼粗中有細，我也不會什麼鑽不鑽的！」

「噎子吃湯糰，嘴裏小說，他心裏積是有數目！」保長滑稽的說，跟着三官笑了。「不說這個。我們今朝來談點正經的：不瞞你老弟說，常常有人造謠言，說你反對我。老三，你猜我信不信？」他吹着緞捻吸水烟。

三官沒提防保長此刻三言兩語就單刀直入的揭開這個話來。他怔了一下，回頭望望保長，保長正噴出嘴裏的烟，露着金牙齒在對他作親熱的坦白的笑。三官此刻覺得這個

用驚疑的。他的衷心的驚喜，固然是發生在保長對於自己的親善上面；而尤因有這兩事勢爲其基礎，遂使他的那種感情成爲完美無缺的。他佩服保長的手段；「真有些鬼門道哩！拿個鉤鉤子把我鉤起來！」他心裏如此的欣歡着；「你鉤住了我啊，嚇嚇？我也鉤着你哩！」他常常獨自抿着嘴傻傻的笑起來。

——他不曾把他和保長妥協的事告訴奶奶和大哥，甚至不曾告訴他的新娘。弄不清楚因爲什麼，他覺得這等事天生不能正堂堂說給別人聽的。就是同保長在一起時，也只可彼此心照，他不願任何一方面再提說這事。正如新婚時他和他的新娘有過某種事；這種事如此的使人驚喜，如此的使人動心，時時纏繞在他的腦裏，使他成天不由自己的獨自皺着鷹鉤鼻子，抿着嘴傻笑着，但是這種事如何可以在人面上宣說出來呢？他和保長之間新存在的這微妙的關係，頗有類於此者。

新成立的各種隊，按照游擊隊政訓處工作大綱上面規定的辦法，各各分配時間，輪流到祠堂面前草坪上集合。戚先生和其他幾位工作同志在大會之後即已他去，此間一切事宜均由薛先生主持與領導；另外從鎮上調來一位武裝同志，短小精悍，脾氣很大；他

這會像那小十只當面說：『要不纔肯拋繯繯跨車來我辦。』——我們總要和氣氣的，來不這和氣然就整。總的總是總的。誰的總是誰的。打斷手膀子朝裏轉，可是呢？說句笑話你看不見麼？我伴總提本傳外掛子，十在廖先生他側面至少捉些蟲子放在我頭上爬！這是不會要說的話。這書印一天。

『無端捉守什麼蟲子放在你頭上爬？』

↑ 這便是談話的話，並不是說你老是真的捉守蟲子放到我頭上。我是說目今我們大家總要說着這大家和和氣氣，商量做事。

游三官沉默着，完全明白保長的意思。告訴保長說：他不會在戚先生他們面上說了他什麼話。怎麼呢？刻在身邊聽着的，可以聽得是證。——心裏有事心裏驚，心裏無事冷冰冰的。三官喉管裏總發的爬着這句話，覺得好笑。可是不會說出口來。

——他們的談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局面。三官說話時和氣的調子，在保長的面上也是從未有過的。慢慢保長談到抽丁的事，三官提出了意見，以為不保裏這次抽籤最好即在今天的大會裏舉行，讓戚先生他們都過目，乃可以昭示大公無私，背後大家沒得閒話說。

「要不得！要不得！」保長連連搖手，善意的神祕的笑着，走近了一步，聲音放低，靠着三官的耳朵說：「你聽我說個訣竅：目今這裏戰爭一緊，這個話暫時可以不提了。只要上頭不催，我們樂得黑狗砍掉了尾巴，裝裝羊再說。挨得一天，就挨一天。這不是什麼娶親嫁女的喜事；他倒不急，我們急做什麼？明朝日後就是抽籤，也在聯保裏辦，我們談過的了。——財喜不過路，你千萬莫說出去，連你老大都不曉得，我只說在你心裏；這個話我們保裏不能經手，保裏太近了；也更不能真的讓壯丁親手來抽。他們賺得了自己號碼，早就腳板上抹抹油，逃掉了；到時候拿不出人來，你咬那個的卵子去？比如押寶搖單雙，莊家能把點子告訴押家嗎？說笑話哩！打草驚蛇呀，你這裏槍一響，驚驚野鴨全都飛掉了。——你的事，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包在我身上。只要你這個不像樣的延福哥活一天，總不讓人家抽到你老弟身上來。國家的事要緊，我地方上的元氣可也傷不得。這個倒敗的破村子，目今像你老弟樣子的脚色，還拿得出幾個來呢？不是為你。我是為地方。我要對得起祖上。別的本事我沒有，這點小事我有鐵穩主意。你不要煩心，只管睡你大頭子覺。你聽懂我的意思了罷？你千萬莫在戚先生面上提這個事

他們也說過了，他們不管的。你也不要管，你只當沒這個事。」

三官聽着保長的耳語，心裏緊張地跳動着，那麻臉上立時潑出了紅暈；他把頭髮順了順，雙手在臉上摸了一把。

「哦！有這些轉彎過駁？」三官不好意思地矜持了一會，終於歪着嘴傻傻的笑起來。「那這個說法的話，我的事就託你老哥費心了嚟？」

「自然！我要你託我做什麼？就是我自己的事一樣。」

當壽官把保長的話和戚先生等去商量的時候，有兩批難民，打算到鎮上去的，已經過了河過來，當即派人邀請到祠堂裏來。至於迎請部隊的話呢。戚先生的意思不過是說請幾位官長過來，在大會中演說幾句；那些成師成團的隊伍都是奉有命令限日到達前綫的，絕沒有過河來停留耽擱的工夫；故此與地方鬧銷或敵機空襲的困難完全無關，不必顧慮。結果仍由保長和壽官對河請了一位參謀官來，只答允講五分鐘的話立刻就走。

與鎮上大隊

用證據的。他的衷心的驚喜，固然是發生在保長對於自己的親善上面；而尤因有這種事勢爲其基礎，遂使他的那種感情成爲完美無缺的。他佩服保長的手段；「真有些鬼門道哩！拿個鉤鉤子把我鉤起來！」他心裏如此的欣歡着；「你鉤住了我啊，嚇嚇，我遇鉤着哩！」他常常獨自抿着嘴傻傻的笑起來。

——他不會把他和保長妥協的事告訴奶奶和大哥，甚至不會告訴他的新娘。弄不清楚因爲什麼，他覺得這等事天生不能正堂堂說給別人聽的。就是同保長在一起時，也只可彼此心照，他不願任何一方面再提說這事。正如新婚時他和他新娘有過某種事；這種事如此的使人驚喜，如此的使人動心，時時縈繞在他的腦裏，使他成天不由自己的獨自皺着鷹鉤鼻子，抿着嘴傻笑着，但是這種事如何可以在人面上宣說出來呢？他和保長之間新存在的這微妙的關係，頗有類於此者。

新成立的各種隊，按照游擊隊政訓處工作大綱上面規定的辦法，各各分配時間，輪流到祠堂面前草坪上集合。戚先生和其他幾位工作同志在大會之後即已他去，此間一切事宜均由薛先生主持與領導；另外從鎮上調來一位武裝同志，短小精悍，脾氣很大；他

晃悠悠，生意做不開，若手頭有些錢呢，就可以做個買賣；否則託親戚介紹到富戶家傭工，也不愁沒飯吃。

「天無絕人之路，世界上真的餓死多少人呢？你老人家想開些罷。」當着面如此這般地勸慰那老人的人們，背後却爲那老人悲慘的遭遇痛心着；互相抒述自己的感想，感慨不已。

財寶官同和尚頭擠到那老人的面前，睜着眼睛，傻傻地聽他談述着一切。財寶官連連眨動着他的天紅纓子邊的眼睛，把一個手指放在那繃得大大的鼻孔裏不住地擺動；和尚頭則張大着嘴巴，塌鼻子裏發出像重病着的人的一陣呻吟聲；他倆聽得入神，當別人和那老人說話時，他倆一直沉默無語。忽然財寶官長長的伸出一口氣，把上身湊向那老表面前，眼裏濕漉漉的，極是嚴肅。

「那你的西條水牯牛呢？你田裏菜子麥子呢？」財寶官吃驚的說，神氣有訝莫明其妙：「難說你都不要了麼？人都跑到這裏，你不是不要了麼？」

財寶官對於老人所說的慘境，抱着切膚之感，心裏發生一種混亂的極端嚴重的撼動。

見繁榮，生意做不開，若手頭有些錢呢，就可以做個買賣；否則託親戚介紹到富戶家傭工，也不愁沒飯吃。

「天無絕人之路，世界上真的餓死多少人呢？你老人家想開些罷。」當着面如此連綿纏綿那老人的人們，背後却爲那老人悲慘的遭遇痛心着；互相抒述自己的感想，慨嘆不已。

財寶官同和尚頭擠到那老人的面前，瞪着眼睛，傻傻地聽他談述着一切。財寶官連連眨動着他的天紅緞子邊的眼睛，把一個手指放在那翹得大大的鼻孔裏不住地擺動；和尚頭則張大着嘴巴，塌鼻子裏發出像重病着的人的一種呻吟聲；他倆聽得入神，當別人和那老人說話時，他倆一直沉默無語。忽然財寶官長長的伸出一口氣，把上身湊向那老裏面前，眼裏濕漉漉的，極是誠肅。

「那你的四條水牯牛呢？你田裏菜子麥子呢？」財寶官吃驚的說，神氣有點莫明其妙：「難說你都不要了麼？人都跑到這兒，你不是不要了麼？」

財寶官對於老人所說的慘境，抱着切身之感，心裏發生一種惑亂的極端嚴重的戒懼

劃一下，立刻燃着起大火來。他有一位親人在擺渡火場的時候，就會拾得這種放火的種子。極成先生等的推測，那種子是一種強烈的「氫氣管」，接觸空氣即要燃燒的。多少人家數十年數百年辛苦經營的家業財產，都被化為灰燼。

像老農人所談的種種人民的慘遇和敵人暴行的事實，以往在傳聞裏大家原都知道得爛熟的。但總不如這次老人一家親口告訴的使大家聽來有一種切膚的痛楚。壽官的祖母搖爺奶奶熬着頭風痛的病，也拄着拐杖在祠堂裏趕雜鬧。她沒氣力擠到人們所圍攔的人堆子裏去，只拐着她的芋頭似的小脚在那些散立在外圍的人們之間往來巡遶着。每聽到有人傳遞一二句那老人一家所談的消息或任何人議論着什麼，她就連忙趕了去，要那人重複說給她聽聽。

「到底怎麼弄法的呢？」弟奶奶用手按着自己貼有膏藥的額頭，緊鎖着的小眼睛裏放出惶惑的可憐的光，疲弱地呼喚着說：「這個說法的話，不是真的了麼？不是千真萬確的了麼？你看可是呢？我們這裏到底怎麼個弄法呢？到底到底，唉唉，可是，你看呢？」

「我們這裏有大軍又有游擊隊保着哇！只要我們大家齊齊心，跟他們游擊隊的先生

劃一下，立刻燃着起大火來。他有一位親人在擺渡火場的時候，就會拾得這種放火的種子。據威先生等的推測，那種子是一種強烈的「氫氣管」，接觸空氣即要燃燒的。多少人家數十年數百年辛苦經營的家業財產，都被化為灰燼。

像老農人所談的種種人民的慘遇和敵人暴行的事實，以往在傳聞裏大家原都知道得爛熟的。但總不如這次老人一家親口告訴的使大家聽來有一種切膚的痛楚。壽官的祖母格弟奶奶熬着頭風痛的病，也拄着拐杖在祠堂裏趕雜鬧。她沒氣力擠到人們所圍攔的人堆子裏去，只拐着她的芋頭似的小脚在那些散立在外圍的人們之間往來巡遶着。每聽到有人傳述一二句那老人一家所談的消息或任何人議論着什麼，她就連忙趕了去，要那人重複說給她聽聽。

「到底怎個弄法的呢？」弟奶奶用手按着自己貼着膏藥的額頭，緊鎖着的小眼睛裏放出種種的可憐的光，疲弱地呼喚着說：「這個說法的話，不是真的了麼？不是千真萬確的了麼？你看可是呢？我們這裏到底怎個弄法呢？到底到底，唉唉，可是，你看呢。」

「我們這裏有大軍又有游擊隊保着哇！只要我們大家齊齊心，跟他們游擊隊的先生

講台，保長和戚先生作了兩位主席，陪同着那參謀官，齊陽逃來的兩家難民的家長；那老農人擁另一位小個子的穿着綢衣服的布店老板；還有黃龍溪和鎮土的代表，以及鎮上開來的游擊隊及其支隊長，分在八仙桌的兩旁站着。大廳兩邊龍虎柱子跟前各擺了兩張茶几，几上擱着嶄新的賬簿和筆墨，柱子上貼着「報名處」和「納捐處」的字條；書官管着「報名處」，寬老爹與三官管着「納捐處」。章大官同另幾位甲長担任維持秩序之責，雙全官從東老爹房裏拿出一隻牛角號筒，紅着頸項嗚嗚的吹了三聲，就算作正式開會的信號。——這一切都是保長和戚先生舖排停當的。

淒沉的號角響過了，嘈雜的人聲驟然低落。——這角號在此間山村中是一件莊重的樂器，平時是不許胡亂吹奏的。在大規模打圍子的時候，當那兇猛的野獸被發現了，即吹起這個，使人知所警戒。於是人人無臨大敵的尋着聲音奔赴前去；在敬神求雨的時候，也在那虔敬的行列的最前頭吹出嗚嗚的聲音，使婦女遠遠迴避，兒童們肅靜無聲。此時在祠堂裏的人們聽到這幽沉悲壯的樂聲，就都忘其所以，不由自主的鬆身垂手，不敢說話。但是就在這空堂靜寂的一剎那間，保長的兒子長慶兒却放開響亮的聲音大笑起來。

東邊柱子跟圍着的人數稀落些。三官把筆桿橫咬在嘴裏，按着一塊破硬石儘是磨。他們邀請保長和弟奶奶寫「頭簿」，保長沒有推讓，自己過去奪了三官嘴上的筆，寫了個五十元。

「可好吧？」保長擱下筆桿，重復回到戚先生那邊去。

「這沒得說的了，沒得說的了！」東老爹挨着三官站着，抹着他的山羊鬍子上面一點鼻涕，笑嘻嘻的；回頭問弟奶奶說：「你老人家也照延福哥的樣子罷？」

「我比不上他一個腳趾頭，我肉裏出錢哩！」弟奶奶拄着拐棍，把她的短頸子扭了兩扭，遲疑着；問東老爹說：「可是出了這回錢的話，就保得住日本人不來了呢？保得住的話……」

三官同別的幾個桌旁的人都不由得笑起來。有一位香爐腳底的老頭子連連點着頭，神氣嚴肅的說：

「這個話問得實在！這個話要緊！惹那個能寫個包票的話，拿家當出來都不難。」
「我敢這個包法！」三官憤憤的板起臉，認真的，自信的說：「若是日本人真有

保長放下他的鐵青臉，走到他兒子跟前，一句話沒說，咬着牙齒打了兒子幾下，推出門外去。長慶兒從未受過保長這種責打，心裏不服，在門外哭罵着。大官見那和長慶兒說話爭辯的是他家新婦頭來寶兒，也趕過來，氣得嘴唇抖動着，鉤起五個指頭給他兒子額上一頓栗鑿，也撥了出去。因了這番小風波，人們心裏更顯得莊嚴緊張了，那些顯黃憔悴的臉子一個個板成繩鹵樣子，如臨大敵，如居重喪，連咳嗽吐痰也把聲音壓低着。有幾位抱着孩子來趕熱鬧的婦女都知趣地蹣手蹣腳溜走了。戚辟等位先生沒想到會場空蕩弄到如此嚴重地步：覺得已經不像一個聯歡會，頗以為憾。他們不知道這些鄉巴佬凡是莊敬虔誠的把一件事當正經事辦時，就是這個對兒。

饑式過後，最先戚先生登台，報告開會宗旨，說大會名目本來叫做「慶祝古莊大勝廣德收復促進軍民合作聯歡大會」。現因情勢變移，故着重於「慶祝國軍西上殺敵與加緊保衛家鄉工作的兩點意思。簡單的說了幾句，即請參謀官講話。那位參謀官三十多歲，穿着整齊布軍裝，一口西部官話，每說完一段，再由保長以本地土話翻譯。他簡單的分析了全國戰局大勢與敵我兩方優劣短長之變，即說明當前聯歡隊人的動向與企圖，說

東邊柱子圍圍着的人發聲響些。三官把筆桿橫咬在嘴裏，按着一塊破硯石儘是磨。他們邀請保長和弟奶奶寫「頭條」，保長沒有推讓，自己過去蘸了三官嘴上的筆，寫了個五十元。

「可好吧？」保長擱下筆桿，重復回到戚先生那邊去。

「這沒得說的了，沒得說的了！」東老爹揆着三官站着，抹着他的山羊鬍子上面一點鼻涕，笑嘻嘻的；回頭問弟奶奶說：「你老人家也照延福哥的樣子罷？」

「我比不上他一個腳趾頭，我肉裏出錢哩！」弟奶奶拄着拐棍，把她的短頸子扭了兩扭，遲疑着；問東老爹說：「可是出了這回錢的話，就保得住日本人不來了呢？保得住的話……」

三官同別的幾個桌旁的人都不由得笑起來。有一位香爐腳底的老頭子連連點着頭，神氣嚴肅的說：

「這個話問得實在！這個話要緊！若那個能寫個包票的話，拿家當出來都不難。」
「我敢這他包法！」三官憤憤的板起臉，認真的，自信的說：「若是日本人真有

在游藝尚未開始的時候，保長上了台，拍了幾下巴掌，使人聲復歸靜寂，保長大聲的報告，說今天不是趕趕熱鬧就算的事，大家應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各位官長的指導之下，共同努力保衛家鄉的工作。

「不見棺材不流淚，」保長的瘦頸子執起了粗筋，一隻手擱在桌邊上，不住的顫動着：「今朝的事實是到了真地步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這不是小把戲三塊石頭搭家的事！」

於是念出各項組織的名目與辦法，並且加以解釋，請大家馬上報名參加，並到東老爹那邊簿子上寫捐。

「各看本事，各憑良心。」保長舉說了鎮上踴躍的情形之後，嘮叨的結束道：「保裏橫是這幾個老扁的人，那個都曉得那個。井裏淹死了人，沒處推的。各位官長面前，大家弄個人樣子出來！」

一面游藝開始，一面報名寫捐。戚薛二位先生同保長壽官等隨時對大家解說各切要點：加入各項組織中的人員如何輪流值班，如何進行訓練，如何担任工作，又如

何與黃龍溪和鎮上各地分配聯絡，等等的具體辦法。

此時人們倒無心去隨臺台上的歌唱，多數的只在報名處和領捐處的兩邊柱子跟前圍攏着，他們彼此探問着對方將加入何項組織，自己該當納多少捐。有些人與自己親屬愛好者商議多時，還是猶疑不能自決，就去請求保長代爲作主。還有人已經報寫了條子，回頭又改變主意，要求改報。財寶官擠在桌子前看了半天，不發主意，於是擠出來，趕着到保長跟前，用手指拭着大紅眼睛，問道：

「老板，你看我弄個通信隊可差不多？」

「倒好呢！」保長板着面孔，有點得意的說：「你們一個個都來問我，我問那個呢？」

「你曉得我們是九錢的貨，你給我們個主意喂！」和尙頭也跟過來，替着說。

「你們三個鴿子四個啞子的，還當通信隊哩！老老實實還是給我寫馬腿！……」

財寶官立刻挨着身子鑽到桌邊嘈雜的人羣中，把一隻手按着簿子大聲的嚷着說：

「壽先生！給我們寫個通信隊，——寫財寶！寫和尙！……不要上錯了，是扁擔

呀！

「真着急！真着急！一個個的來！」壽官聚精會神的寫着，大有應付不來的樣子。一邊那嘴唇隨着筆頭扭動着；聽到財寶官的叫嚷，抬頭瞭了一下，笑着說：「咳！今朝你們也自己來了罷？那天給你錢請你都不幹的嘛！」

「不幹，不幹的話，日本人要我們好看麼！」財寶官眨着眼，認真地說。

「不幹，這個時候不幹的話，明朝替日本人幹去！」另有個小夥子說。

「你寫那一隊？」壽官問那小夥子。

「那一隊都好，」小夥子挺着胸口，一切不在乎的樣子：「隨你給我寫，都是出力拚命的事。——扭扭捏捏，又想截×，又怕×痛的做什麼！」

許多聲音隨着鬧笑起來。

「你們會打槍的，都照雙全官同三麻子的葫蘆畫樣罷！他們是雙脚騰兩隻船：——又是扁担又是槍！」

「好呀！好呀！」人羣裏喧嘩着：「他們幹得我們幹不得！看看那個真有胆子哩！」

東邊柱子圍圍着的人發聲響些。三官把筆桿橫咬在嘴裏，按着一塊破硯石儘是磨墨。他們邀請保長和弟奶奶寫「頭籌」，保長沒有推讓，自己過去奪了三官嘴上的筆，寫了個五十元。

「可好吧？」保長擡下筆桿，重復回到成先生那邊去。

「這沒得說的了，沒得說的了！」東老爹揆着三官站着，抹着他的山羊鬍子上面一點鼻涕，笑嘻嘻的；回頭問弟奶奶說：「你老人家也照延福哥哥的樣子罷？」

「我比不上他一個脚趾頭，我肉裏出錢哩！」弟奶奶拄着拐棍，把她的短頸子扭了兩扭，遲疑着；問東老爹說：「可是出了這回錢的話，就保得住日本人不來了呢？保得住的話……」

三官同別的幾個桌旁的人都不由得笑起來。有一位香爐脚底的老頭子連連點着頭，神氣嚴肅的說：

「這個話開得實在！這個話要緊！若那個能寫個包票的話，拿家當出來都不難。」
「我敢這包法！」三官憤憤的板起臉，認真的，自信的說：「若是日本人真有

那子來的話，我包你不讓他們活的轉去！——你敢不討我打賭？」

「還是想開些罷！」另一位楓樹杓的老婆婆說：「這個時候不出的話，明朝都裝到日本人荷包裏去了！——你聽那天他們那幾位女兵小姐談過罷：那個說法的話，日本人來了，還有人過的日子哩！」於是回頭對三官說：「我只當瘟死兩頭豬，章三哥，你就給我也寫個五十罷！我可要割了麥子纔付的出啊！」

「那我也就照數目罷，唉唉！」弟奶奶跟着說，隨就哼嘆起來。

「好啊！好啊！加福加壽啊！」許多聲音喝彩起來；東老爹說：「這樣纔是啊！都是自己沾光的事啊！倒出了肥水還是流在自家田裏啊！」

「明處去暗處來啊！你們快來寫捐啊！寫的多發的多啊！」雙全官在旁邊囁着說。

當黃瓜在壽官那裏報了個通信隊，就走到這邊柱子一直靠在三官的身後。他欲縮的站着，黃浮浮的臉子現出興奮的，不安的神情。他抬頭望一會台上的唱演，又注視一會面前的人們。當別人說笑的時候，他也不隨着說笑；當別人走動的時候，他還是斂縮的站着不動。此時忽然彎下身子，轉着眼睛，惟恐別人注意他似的，以其壓得極低的女人

驢子蹣跚在三官的耳旁說：

「老三，老三！也給我寫個五十罷！我也幾歲……我老板已經答允過的。」

三官吃一驚，回頭看看；半晌，彷彿想起什麼來，抿着嘴笑開了，一半調侃，一半認真地說：

「你只寫五十？你該當寫個一百呀！怎麼不圓圓圖圖的全拿出來哩？」

「鬼叫樣的做什麼！」富黃瓜看着自己手心，不好意思抬頭，怔怔地埋怨着：「做寫字的好事……我老板……」

有個年青小夥子跑過來看一看，驚魂的騷起來，說：

「哈！連寫官也寫出五十來！連弟孀奶也狠起心肝來！……乖乖龍的東，這纔長着是棺材纔流眼淚哩！」

九

大會過後，人們都在一頓緊張的然而却是恬淡靜謐的新空氣中呼吸着；平時充塞在心底之間的焦憂與苦悶之感，似乎完全消失，或是被淡忘了。

三寶成天興奮着，時時感覺到那種前所未有的快樂。像一隻久居囚籠，又被繩索紊亂地纏繞得不能動彈的鳥，一旦一切束縛全被解除；他深切地意識到整個心身的輕鬆和舒暢，覺得自己可以健腳凌空地飛起來。在他進進出出地忙碌着的時候，在他坐或站着，或片刻閒靜下來的時候，他就想到那天在東老爹屋裏保長對他的親熱善意的笑臉和那許多美好的而且重要的話句。「你是粗中有細，要不然戚先生他們怎麼不看重別個呢？」「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這些溫和的聲音不時在腦裏響着；用不着自己尋思，它們自會跳出來。他相信保長給他的諾言確實可靠；那些誇讚他的話也絕不是弄昧和欺騙。因為一切都由事實擺着，自己在村民之中的優越的身分，戚先生對於自己的重視與抬舉，是不可否認不可抹殺的極其顯著的事實。戚薛二先生的任用保長，如鄉官所下的斷語，是「捉鬼用鬼」；保長劣跡多端，惟怕人家揭發他，別的且不談，只拿他的鴉片烟癮說，就是個現成的話柄子。保長要結好於自己，是當然的事理，不

大會過後，人們都在一種緊張的然而却是活潑興奮的新空氣中呼吸着；平時充塞在
心膈之間的愁憂與苦悶之感，似乎完全消失，或是被淡忘了。

三官感天與奮着，時時感覺到那種前所未有的快樂。像一隻久居囚籠，又被繩索牽
鬆地纏縛得不能動彈的鳥，一旦一切束縛全被解除；他深切地意識到全個心身的輕鬆和
舒暢，覺得自己可以雙腳凌空地飛起來。在他進進出出地忙碌着的時候，在他坐或站着
，或片刻閒靜下來的時候，他就想到那天在東老爹屋裏保長對他的親熱善意的笑臉和那
許多美好的而且重要的話句。「你是粗中有細，要不然戚先生他們怎麼不看重別個呢？
」「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這些溫和的聲音不時在腦裏響着；用
不着自己尋思，它們自會跳出來。他相信保長給他的諾言確實可靠；那些誇讚他的話也
絕不是弄虛和敷衍。因為一切都事實纏着，自己在村民之中的優越的身分，戚先生對
於自己的重視與抬舉，是不可否認不可抹殺的極其顯着的事實。戚薛二先生的任用保長
，如幕官所下的斷語，是「捉鬼用鬼」；保長劣跡多端，惟怕人家揭發他，別的且不談
，只拿他的鴉片烟癮說，就是個現成的話柄子。保長要結好於自己，是當然的事理，不

原是一位游擊隊的支隊長，因為在此幫同薛先生擔任各種有關係的教練方面的工作，大家叫他黃教官。在此各種組織組具規模的時候，工作分外加緊。各隊集合，由隊長點名，薛先生講一番抗戰常識，黃教官教唱救亡歌，這是各隊相同的。獵戶隊集合時候，有特殊的兩個課目，一是關於新兵器的知識，講敵方所用兵器的性能及應制防備之法；一即是戰鬥教練，現時着重「利用地物」的演習。其次最顯得忙迫的要算壽官，他主持着一個識字班，每晚上課一點鐘；同時又爲通信隊隊長，每日要寫出幾封與鎮上同黃龍溪聯絡情報的信；還得幫助薛先生抄寫文稿。東老爹主管財務，又爲獵戶隊隊長，並照常照管茶水，換持各種雜役。雙全官在薛先生輔助之下主持一個偵緝隊，兒童隊亦歸節制，聽講時間最長，目前主要的工作是照管渡船，並在眼半山橋官道上設崗，意在防備漢奸。保長除負責水路運輸，又以八位甲長爲隊員，主持着一個所謂督察隊，其任務爲負對於其他各隊督察與執法之責，現時嚴切注意的，是各隊隊員必須按照規定時間出席，凡缺席一次，罰款二元，並按缺席次數遞增其罰金。有名無實的是婦女隊，她們也不集合點名，也無任何功課，僅由各甲傳話，多多製繡草鞋乾糧，以爲不虞之需，但在

除山鄉人家草鞋和炒米鑊巴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原來還有豐足淮鹽的。

三官任扁担隊長，除集合時聽講外並無何事；使他忙迫的倒是他所參加而居重要分子地位的獵戶隊。對於黃致官的關於兵器的講話和單人戰鬥教練的課目，他發牛濃厚興趣，甚至無寧說有點使他着魔。此外，由於村民同時加入兩隊的很多，使他的一雙腳「端兩隻船」的榮譽減色，爲了顯出自己與衆不同，他又加入了雙全官的偵緝隊。這樣一來，他每天得隨同所屬各隊集合三次，參加作戰實習與到眠牛山橋或河上輪崗，又費很大工夫。於是他把自己的莊稼大部拋撇了，除了睡覺吃飯，簡直少有落家的時候。他的羣事已漸到忙迫時候，新娘懷着身孕，照應不過來；奶奶看着這些情形，想到農忙即將開始，而應辦之事全無頭緒，心裏也有說不出的焦苦。

「看你又發牛瘋了哩！」當着奶奶的面，新娘屢次向她發出怨言；如此的譏刺。

三官的回答是臉上現出一種自信自得的笑，一句話也不分辯，自去拿了筷子和碗到灶房裏盛了飯，幾口扒完，而發擻擻鼻子，用他的左嗓子低吟着新學得的抗戰歌，藉着把土槍匆忙的又向祠堂那邊走去。奶奶不大說什麼，有時祇是緊蹙着老花眼睛吐口

長氣。她不僅恨兒子做的不對，相反的，她倒是可憐着兒子的處境。因為兒子原是個能幹有出息的好小孩子，使他變得如此的，是這個世道，不是兒子自己。她懂得兒子這樣的做，就有指望不被抽了。田事的耽擱，雖是可憐可愛的，却是無可奈何的事。新娘也不是埋怨他參加游藝隊的工作，這是無可埋怨的，村上和境內的男丁們全都參加了；她只怨恨丈夫一點不顧念她的勞苦，而且似乎一點不把家中過日子的事放在心上。——她覺得他的心時時刻刻放在祠堂那邊；這從許多事上可以得到證明。比如，她告訴他說，已經要跳老竈上簇了，要他在空着無事時回來幫着同挑，可是不但他自己沒必記做這個，而且連來賣兒也被他一塊帶走了；常常頭天夜裏告訴他明朝必須剪桑葉，但到了明朝，他却忘記了；牛籠裏糞穢堆積的山一樣高，他也不出除；糶子裏的米已漸漸摸着了底，他也不去春；這種種情形，在丈夫是從來沒有的，別人熱心於打日本的事，也決不至於如此着魔。

「看你這樣子，還過什麼日子哩！那個像你一樣哩！」新娘嘮叨着，有時氣得眼裏

「日本鬼子來了，看你變得老鷹的鬚！」

「只當我抽了抽走了嘛！只當我給日本飛機炸死了嘛！」

「你女人家曉得個屁，我懶得同你說的！」

這就是丈夫的回答，在被她弄急了的時候；但是三官如此搶白的說着，却含着得意
的笑，不會因為新娘的嘮叨而惹動了惱怒。

「你們莫莫着急。」大哥總是這樣為新娘和奶奶慰解着：「新做的馬桶，讓他香香
香個三天，總總有臭的時候；你急急做什麼？還怕他不不做田插秧怎麼的？」

奶奶最關心的還是她所謂「世道」的方面。日本兵會不會真的打到這邊來呢？像兒
子這個做法，是不是就可以保障不被抽了呢？她把這項問題以數種不同的說法提出來
，囁嚅地向兩個兒子詢問着，成爲她日常與兒子說話的中心題目。三官的回答都是屬於
絕對樂觀一面的。大家所熟知的這幾日附近戰場消息，是晉陽那邊的戰事我方屢有斬獲
，敵人再沒有進展一步；南陵潯弋江這邊敵人尚在繼續調集之中，迄無動靜，而我方則
早有防備。現在城內各地人民已普遍的發動起來，與駐軍取得很好的聯絡，每個山角裏

都在活躍着，緊張着，大家似乎都具有一種打退日本鬼子的信心。至於抽丁的話呢，三官總是很這樣的回答着奶奶：

「你老人家放一百二十四個心罷。」他不知不覺的學着保長對他說的話。「他們不要我出去當兵的；抽也抽不到我身來，看我在家裏打日本鬼子還好些哩！」

「哦，」奶奶敏感的，懷疑的說：「凡是進了獵隊子的人就不抽他了？」

「也不是這個話，」三官神祕地笑着，不肯說出他心裏的話：「橫豎，你不要管罷，抽了不抽了橫豎沒我的事，我好歹是在家裏打日本鬼子。」

「造你的什麼孽喃！」新娘聽丈如說的如此的有把握，不禁也高興着；於是嘲弄的說：「你那個土槍中的什麼用，還打日本鬼子哩！」

「不中用？獵的，讓我對你放一槍試試價錢看呢！」三官戲弄地瞪大着他的不潔淨的眼珠說。

他每天搬弄着家裏兩桿土槍。那桿腔腔粗大，較爲笨重的，是他分得的阿爸的遺物；把他眼睛打壞的也就是這一桿；那輕巧的一桿則是他自己辦置的。比較起來，他還是

真就阿爸的那桿，因爲那膛子是整根的熟鐵鑄鑿而成的，不是那種用鐵片打作捲筒的普通貨色；而且分量沉重，拿在手裏更覺得合用些。帽門上的毛病早經修理停當，也早無走火的危險了。至於他自辦的一桿，則鷄頭靈敏，掛帶也方便些。平日他出外行獵時，照例是把兩桿都帶着。此時他也是把兩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他磨了一大筒子極細的麵灰，槍身上面的鐵鏽與積垢都擦除乾淨，而後再用煤油揩拭數次，進頭與膛內全都揩到。當他在家裏弄腳時，他就老是忙着做這些。此外他又添辦了一些藥硝、鐵砂和帽子，都用筒子裝着，珍藏在床後石灰缸裏，藉免走潮。但也不時的拿出來搬弄，有時裝些藥硝鐵砂在他的牛角筒裏，掛在腰帶上，如他行獵時一樣；有時又重復倒還缸裏，因爲藥硝會受了潮濕。在這種迂氣的忙碌上面，他有很大的興味，他極其細心的把如何上硝砂，如何打通條，如何裝帽子這類事教給他的鬍鬚頭姪子；並且答應姪子等他長大了時，他把自己製辦的那桿槍贈給他。

「小爹，我們這個弄法：」來寶兒遍身與頭說，露出滿口焦黑的稀疏牙齒：「日本鬼子到了的話，我替你裝槍，你只管放。你放那一桿，我就裝這一桿，莫不然你弄他們

不過。一

「那還要說的？」三官表示許可。於是把他剛從黃教官處新學的利用地物的一套也說給姪子聽，並且教他在臥倒時如何裝槍，如何打通條，出硝屎。他自己常常這樣練習，力求手法敏捷，而又不致把藥硝鐵砂寒得太鬆或太緊。因為平日行獵很少臥倒放槍的，現在要打日本鬼子，就必須把這個練習好。

每當三官值班到眠牛山橋或渡口站崗時，來寶兒必定跟隨着；叔姪兩個練習着種種打槍的本領，像上面所說的。眠牛山脚的竹篾草叢與石塊，河灘上還在擱着的竹木材料的堆子以及河灘田埂，都是三官溫習隱藏法和講究什麼「死角」之類的地處。關於此類技術，他同楓樹坳和香爐峯腳底幾個小夥子有過多次賭賽。瞄準，裝槍，他很有把握，但利用地物和在天上打滾的一套，他的身手却顯得不如別人靈巧。他不服這口氣，就湊着機會偷偷和姪子比賽練習着，要在短期中扳回自己的體面。

在這些日子裏，三官心裏時刻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就是想養如何使自己忽然做出一種超乎奇蹟的事來；此等必須是教人人吃驚，因而到處誇耀着，連東面日報上也要記載

得他的姓名和事蹟。這樣，戚薛等位先生的看重自己，保長對於自己的讚美，總顯得更加肥碩，自己總覺得真正夠勁。奶奶新娘和大哥他認爲都是不懂得自己的，他們對他的所作所爲抱着那種冷淡或嘲諷的態度，以爲他是小把戲脾氣，或是發牛瘋，他全都不屑與之計較，也無從對他們辯說，他只囑強自信地幹着自己的；爲此，也必須等到那種非常的事做出來了之後，纔能使他們信服。他極信自己具有此種超越的本領，他想像着只要一種什麼適當的機會到來，他就立刻可以做出來讓大家看看。

但是他不能具體的想出那應該是一件什麼事，以及那事又當如何做法。最初，他有一種從未告人的心思，就是期望着日本鬼子一旦真打到家門前面來，此時他計劃着帶一袋乾糧，掛在頸子上，藥筒鐵砂和帽子都攜帶充足，拿着他的兩桿鎗，和來寶兒兩個去守住一條要路的口子，他倆將躲在山腰竹木叢中的一塊大石頭的後面，當日本兵的大隊慢慢走近來的時候，他一聲不響，讓他們只管大胆的走過去，等走到差不多的時候，他纔開始放槍，要半天放一槍，使之弄不清打那裏放出來的，每槍必須打倒他們三四個；這叫做「冷灰裏爆豆子」。他將這樣的打他三天三夜，使之遺屍遍野而逃。當日本兵潰退

了，全境的人民都驚譁着來尋訪立此大功的人，此時他纔露面出來，板着臉孔，做出一種不以此爲意的神氣。這樣的想着，他興奮得全身骨頭打着硬嘖，不由得要深長的伸出一口氣纔能舒快。後來聽到黃教官的講話，知道敵人的所謂「斥候部隊」的功能，機關槍掃射的威力等等，他纔明白自己的想法有些地方是很可笑的。於是他想着有一天會開上南陵或青陽前綫去，他將憑自己的勇猛與蠻氣力做出種種別人萬難做到的事，如在路上截擊，如在夜間摸營，都是平日常聽壽官等津津樂道的抗戰英雄故事；他以爲這些，自己都可以做到的。當自己立功回來的時候，地方紳商人民們都遠出數里相迎，而自己必須偷偷躲避着回到家，表示不受他應得的那番榮耀……

黃教官教練各課很是最厲，但事事認真。三官信服他，如同他信服着戚辟二位先生一樣。不過戚辟二位是文的，黃教官則是武的。一個武的人，脾氣總是暴躁的，因此三官默認了黃教官的種種不容氣的言語與態度。在兵器的課目上，黃教官曾以各種他們部隊或駐軍中所有的新式器械爲講解的標本，有些是借到本村來，有些則帶領大家到黃龍溪和鎮上去看。三官漸漸真正明白了新式手槍和步槍的精巧與厲害，漸漸看見了各種輕

了，全境的人民都驚譁着來尋訪立此大功的人，此時他纔露面出來，板着臉孔，做出一種不以此爲意的神氣。這樣的想着，他與奪得全身骨頭打着硬嚙，不由得要深長的伸出一口氣纔能舒快。後來聽到黃教官的講話，知道敵人的所謂「斥候部隊」的功能，機關槍掃射的威力等等，他纔明白自己的想法有些地方是很可笑的。於是他想着有一天會開上南陵或青陽前綫去，他將憑自己的勇猛與蠻氣力做出種種別人萬難做到的事，如在要路截擊，如在夜間摸營，都是平日常聽壽官等津津樂道的抗戰英雄故事；他以爲這些，自己都可以做到的。當自己立功回來的時候，地方紳商人民們都遠出數里相迎，而自己必須偷偷躲避着回到家，表示不受他應得的那番榮耀……

黃教官教練各課很是嚴厲，但事事認真。三官信服他，如同他信服着戚辟二位先生一樣。不過戚辟二位是文的，黃教官則是武的。一個武的人，脾氣總是暴躁的，因此三官默認了黃教官的種種不容氣的言語與態度。在兵器的課目上，黃教官曾以各種他們部隊或駐軍中所有的新式器械爲講解的標本，有些是借到本村來，有些則帶領大家到黃龍溪和鎮上去看。三官漸漸真正明白了新式手槍和步槍的精巧與厲害，漸漸看見了各種輕

在和同伴們辯駁的時候，他甚至說他的土槍打的這火圈子可以比上兩三挺機關槍所織成的火網。因為土槍只須稍塞得鬆些，距離遠些，火圈的範圍也就大些。同伴們說，這火圈中的鐵砂未必打的死人；他就說，只須兜進這圈子，勢必受傷而倒，看他還有本事逃掉性命哩！同伴們說及機關槍的敏捷和威力之可怖；三官就笑起來，解嘲的說：

「他那個花多少錢？我這個不過幾個銅板的本錢！」

假儘管這樣強着嘴企圖說服別人，（同伴們不信任自己所能有的武器，而羨慕那些此時不能得到的新式傢伙，他認為全因他們眼皮子淺，是可鄙可惱的。）他心理却暗暗獲得一挺輕機關槍。在這個隱秘的心願中，他又展開許多使自己興奮的想頭。有一次做夢，夢到自己持槍，搶到敵人九挺機關槍；他只報繳了八挺給薛先生，另一挺自己私藏了起來，還有許多子彈。但保長却告發了他，他信譽掃地，於是他躲到山上，許多人四出捕拿他……此外他也羨慕那手榴彈。他常常在河岸上練習扔石頭，想着那石頭就是手榴彈。

南陵和清弋江那邊的米糧，經地方當局和駐軍以及紳商們的接洽談判，過了很久時候始有部分的決定。運輸米糧的命令傳下來的時候，北面敵人的攻勢已經發動。因此運輸的工作臨時變為搶救。境內各地的運輸隊全都動員了起來。三官率領着他手下的扁担隊到黃龍溪集總出發，心裏劇烈的跳動，興奮難制。因為他想着要趁這個第一次的總會，把自己與衆不同的那一方面好好地表現出來。在到黃龍溪的路上，他勸告他的隊員們。

「我說的話呀，一個人活在世上，就是要爭氣要臉。」他把兜着繚索的木扁担橫秀在肩上，廝臉上面泛着強壯的紅色，邁着穩穩的步子飛快的走着，一邊老成的說：「我們保裏幾根卵毛，有起事來他們黃龍溪那些娘賣尿的總是歪着嘴巴笑；這回我們發發狠，也拿點顏色出來讓他們看看！」

本保裏的扁担隊算上隊長自己一共只有三十七個人，比起別保裏的要少得多。而隊

員們又多麵精鼻鬚似的拿不出勁來做臉色。爲此三官很是擔心，唯恐自己所統率的隊子這回會丟臉出醜。他說出這回自己的心願，他想一次挑他一百二十斤；假如可能的話，他要每天一個來回，比別人多出一倍力氣。和他隊員們這樣談着，却不會明白的勸大家也照他的樣子做；因爲他知道許多隊員平日就對他的做法大不贊成的。

「話是不錯呀，」老用一塊摺疊的表心紙置着紅緞子邊眼睛的財寶官說：「可這是出氣力的事，只好各人量各人的力，打不得蠻錘子。你老把驚氣賭狠放在前頭，我總：

……

一弄傷了氣方，怕你不吐血哩！」塌鼻子和尙頭憤憤的說：「真的吐了血倒在床上的話，那個老扁纔管你哩！」

另有幾位却担心着空襲，常常恐的派到他們到南陵城裏去，因爲那邊不遠就是戰場，日本飛機勢必要轟炸的。附和奉三官的意思的只有雙空官；另有幾位小夥子却要同三官賭賽。

「你若挑一百二十斤的話，老子挑一百四。吹牛的不是爺扁戳的！你輸了的話，你

的隊長護我當，嚇嚇，不客氣！」

三官和那兩個小夥子接了拳，吐了唾沫在地上，算作了誓約。

「你若贏了的話，不讓隊長給你當；從此我把車子掉過來駕！」三官板着臉說。

但是三官的雄心這回到底落了空。他們當天在黃龍溪齊隊，而後再到縣城裏。縣裏所換的團管區發下的規定是每人每次担兩個大麻袋；大袋每袋四十斤，小袋每袋三十斤。各隊隊員先在縣府裏領籤牌，到了南陵那邊，繳籤發米，一籤發兩袋，怎麼發，怎麼挑；到時人多手亂，連大袋小袋都由不得自己選擇。而且爲免空襲，規定白天休息，下午四點鐘分作多次陸續出發挑運，頭天去，二天來，限的嚴嚴的，誰也不能出格破規。他們趁着月夜，一連挑了兩次。第五天晚上，敵人的大砲已經打着了南陵縣城裏，地方秩序漸不能維持。他們在距城五里的倉庫上也未領着米，當夜趕回本縣。立刻又接到破壞一段公路的命令；此命令沒有來的及執行，清弋江和南陵相繼失守，丫山鵝嶺也已經發現敵人的騎兵了。

三官和他的扁担隊員們在縣城裏碰着爲保長照管船隻的富黃瓜。他們的水路運輸

隊剛從清代江那邊回來，由於局勢突變，弄得十分狼狽。於是大家搭乘那些空着的船隻到黃龍溪，而後步行回家。三官心裏懊惱着。這回運糧運動的種種規定和辦法使他的熱誠與才能都無法施展。這一點還在其次；最使他驚訝難過而且氣憤的，是這回驟變的局勢下所促成的各方面紊亂的現象。這種種使人懷疑的現象，他平日也似乎聽人家概念地談及過的，但他却做夢也沒有想到真實的具體狀況却是如此；這回親身經歷過來，使他一回想就不由得心疼頭跳着。在回黃龍溪的船上，他在尾艙裏側聽着身軀擱着，把頭埋在兩臂之間，枕着他的木頭扁担，面向着隔板，他的同伴們有的沉默地打着鼾，有的爲一些身經眼見的問題彼此辯駁喧嘩着。他自己雖疲乏得發出面火，却無法睡着，但也沒話說，他懶得說任何的話，只拿眼睛瞪着那隔板上慢慢在爬的一頭小甲虫發着呆。

財寶官在他的腳邊歪着，念念不忘地老說着一句同樣的話：

「囉囉！那個一倉一倉的！都造化日本人發財去了罷？娘賣屎的，那個相信哩！可真是要死的事哩！」

「都是劫數啊！人心太壞了啊！唉唉，我們這邊的話：哼哼！」一位樞樹坳的老哥說。

「都是那個弄法的話，我說還不如作作揖！」塌鼻子和尙頭含糊地說。

上水船走的出奇的慢，趕到家已經是第二下午了，三官不曾回家，下了渡頭，一直跑到祠堂裏找薛先生。他覺得心裏藏着許多問題，唯有向薛先生他們傾吐傾吐，並且從而獲得解釋，纔能舒快些。但到了祠堂裏，只遇着東老爹，知道薛先生，教官都已他去了，此門教練的事已經暫時結束。但戚先生回來了，此刻和壽官在眠牛山橋那裏。東老爹神情緊張，問及三官關於戰爭的消息，三官來不及靜心靜意的說，只說：

「過了鵝嶺了！過了鵝嶺了！」

「過了鵝嶺了？」東老爹懷疑的說：「這是昨朝的話罷？今朝說的是正打三里店了哩！」

「打到三里店了麼？我還不曉得，我在船上過了一夜。」

「這邊緊的很了哩！眠牛山橋那裏……」

「怎麼渡頭上的篙都沒有了呢？聽的，小把戲替家家的事麼？」三官走出來憤憤的說。

「有個崗，有個崗！」東老爹站在門上說：「那在眠牛山橋：今夜裏我們除了放槍啊，老三！」

三官拔開腿，跑回眠牛山橋去。剛下草坪的石段，就住腿回轉身，想到家裏去望一望，但只走了兩步，忽又重復掉頭向眠牛山橋跑步而去。

在路上，他遇着戚、生壽官和保長。看見戚先生，他的飄浮在半天中似的心，纔覺得整了實，久板着的苦悶的臉子現出笑來：

「戚先生！我們回來了！」他親熱的高呼着，眼睛裏覺得發酸。

戚先生和他緊緊的握手。四個人一路走回來。三官想把運糧的情形和經過詳細報告戚先生，但他心裏極亂，以致說的七零八落，連大略也沒說完全。三官很明顯的感覺到，他們三個人的神情都安閒自如，保長和壽官也有說有笑，看不出一點驚慌的意思。自己的心爲什麼這樣慌亂呢？……

「到了那裏了？」三官做出鎮靜不在意的神氣，低聲地問壽官。

「你總聽見大砲了？」

「沒聽見啊！」他豎着耳朵聽了聽，隨即恍然的說：「你說南陵那邊的話呀？那是的，一夜到天亮統統。我說這裏呢？到底：到底打到那裏了？」（他不要問的是「到底怎麼弄的啊？你們怎麼這個捏餅子吃茶的光景啊？」但他沒有如此直截問出來。）

壽官告訴他說，眠牛山山腰上，沿着路趕築十多道暗壕，動員了十九保的民衆，除了他們的扁担隊與輪岡的偵緝隊，其餘各隊隊員一律參加；只花半天的工夫，工事就成功了。游擊隊作戰隊昨夜增開了數大隊，前去三里店與城郊附近堵擊；黃教官也帶隊走了。沿着兩條官道一路都已戒嚴，崗哨一直連到三里店與縣城的前哨，前方戰報兩個鐘頭一遞。他們剛才在眠牛山橋候報，最近的一班是——

「日本鬼子鑽進我們的罐子了！」壽官意味深長的抿嘴笑着，現出裝模作樣的神氣。

三官低着頭目注自己的腳的走動，沉思壽官這話的意思

「你不懂這個話罷？」壽官越燻的笑着問。

「你好的說給我聽嘛。」三官和順的說，必裏耐着煩：「不要駝子跌在街心上嘛，寶翹做什麼嘍？」

善官說，這回我們的戰略是誘敵深入。這是早經準備好了的。因為敵人配備精良，我方武器不能相敵，若像上海那個硬碰硬的打發，我們吃虧太大。因此有意假作敗退，引他到內鄉山嶺地帶中，讓他們的機械化武器全不能使筋，沖飛機也失去威力，僅有騎兵與步兵可以作戰。此時我方游擊隊和正規軍配合起來，再加上人民的合作協助，前後左右予以兜勦，必把他們殲滅得乾淨。當初怕的就是他們不敢深入，但現在已經證明他們妄圖「掃蕩」此間後方，長驅直入的進來了。此刻三里店與城郊山嶺地帶正展開了主力殲滅戰，敵軍後路被遮斷，我方游擊隊司令官由某地親赴前綫替戰。方才的報告，敵人已傷斃千餘，開始潰竄，預料兩後天敵人即可完全消滅。

對於善官的路顯誇張的說法，三官不能全信，因為他在南陵與三縣城裏所親身經歷的情形，全然不似有計劃的辦法；照那些情形看來，聚殲敵人的話也不能像善官說的這樣容易，但他沒有反對善官，只是自己思考着，把眼睛望着前面戚先生瘦骨稜稜的身軀

「週好好的請教戚先生。」

官總說，敵人這回進攻，共分三路：一路由青陽鎮打向南陵了山，此即原在河面進攻的一路；二路由石磯黃嘉渡撲南陵直趨本縣與三里店；一路由清弋江逼近南陵，現在深入山地被我軍包圍的就是第二路；這是敵軍主力，約有步騎兵三四千人，裏面雖有偽軍，據戚先生的推測，戰事大約不致波及此間。不過敵人後退無路，被我們打急了，四處亂竄却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也不過少數零星人馬，容易解決，人民獵戶隊即當負起這項任務，鴨牛山橋所築工事，即爲作此準備。黃龍溪那邊的準備更爲嚴密周到些，此外地方重要工作是嚴防漢奸的活動。在這裏，壽官以一種有趣的語氣告訴三官兩件事，一是各渡口和要道上都改設了「暗崗」，就是站崗的人隱藏着不被人看見；鎮上和黃龍溪那邊已被這種「暗崗」拿住四五百起有漢奸嫌疑的人，情節確鑿的立刻槍決了。另一件事是——

「我們保長給戚先生繫在褲帶上，」壽官停住腳，神秘的笑着，湊在三官耳旁說：「從昨晚夜裏起，不許他一個人走來走去。是戚先生的主意。」

「怎麼弄的呢？他是漢奸麼？」三官吃驚的說。

「不要瞎說嘛！」審官望着前面與戚先生並肩走着的保長的後影說；兩個人仍然在路旁停着。「不過是不放心，暗中防他一手的話。鏡上一個聯保長有漢奸嫌疑，黃龍溪聯保長也派人跟住了。我們保長自己還裝在鼓裏。戚先生這樣同他說的：『局面緊了，地方上的事沒你在跟前就一步行不開。這兩天你真離開我，要不然一個變局來了，找你去』——這回事只我一個人曉得，別人全不曉得。你可不能瞎說出去喇！」

「他那個精明脚色眨眼睛一個法，他還能不曉得麼？」三官遲疑的說，心裏突然起了一種類乎恐懼的感覺，感厲着問道：「你說他會是漢奸麼？你看他是不是呢？像不像呢？依你的看法呢？」

「知人知面不知心，」審官老成的說：「這個話我不能瞎說。管他那些的！真金不怕火裏煉。」

三官很想於此時把自己與保長妥協以及保長担保他不被抽丁的公案談給審官聽，請審官判斷此事於自己畢竟有無干係。但是牠終於吸引了注意，覺得對於自己的那事毫干

波，方纔突然生起的那恐懼之心是非常可笑的。

「他怎麼會是這好呢？我看影子都沒得！」他非常自信的說，有點強自寬慰的意味。但心裏生起一種惑亂的變惡的感觸，使他再不願考慮此事，「走吧！」他放開大步向威先生追上去。

三官趕了上去，保長把今晚獵戶隊全體放槍斃崗的話叮告他，叫他早些回家吃晚飯；此刻他們就回祠堂吃飯。威先生則說他們要與扁担隊的獵戶隊隊員們辛苦多日，應當休息，今晚可以免崗。因為此刻限牛山橋左近沿路都有鎮上的土著遊擊隊担任了崗位，沿河則有黃龍溪的人手設崗；晚間再加上本保多數隊員，人數已足分配。要斃的還是本保三村的防備工作，必須留人担任。到時若有警變，吹起牛角號筒，大家都可起而應敵。三官堅決表示自己已不需要休息，甚至此刻不吃晚飯也無不可，只希望威先生把那最苦難的工作派給他。

「好啊！」威先生溫和的笑着，拍一拍三官的肩背：「我知保衛鵬嘴灣章村的責任派給你；這是重要的工作！」

回到村。三官隨同戚先生一塊到祠堂裏，不肯回家去。此時他的在黃龍溪作木匠的二哥忽然在祠堂裏出現。章二官加入了黃龍溪的通信隊。此次送來一封重要的信，等着這邊的人接收回復。東老爹拿出那信，交給壽官；同大家說：

「是怎個弄法的呢，」東老爹眨着眼睛，神情裏顯出極端的關念與憂慮：「好好的說是他們黃龍溪把個四狗官拿住了！可是半天裏掉下的事哩！」

二官有趣的格格笑着，告訴大家這事的詳情。說四狗子昨天夜間到黃龍溪，住在一家小飯店裏。有熟人認識他，知道他是本村逃跑的壯丁。問他為何回來，他說：「我回鴨嘴灣哩，不許我回家麼！」問他這時回家做什麼。「回家吃老米飯，做什麼！」再問，就笑說原在南陵做生意；南陵失陷，他就逃難出來。

「這是真話呀，」東老爹插着說，「葉落歸根呀，這個世道那個不回家，好好的拿住他做什麼？」

「不是真話！不是真話！」保長搖着頭說：「是這個事：他在南陵住了幾天，就上蘇湖，跟一個賣冬筍的販子過夫的；他們一路四個人，都是九精八怪的神色。這個事

只有我曉得，是那個販子回來，親口講給我聽的。我事情多，眨個眼睛就忘了；一說就就記起來了。」

「那邊火綫怎個過去法呢？真有點門道哩！」三官與會的笑著說。

「火綫就過不去啊？」二官補著說。「他們做生意的人，頭比錐子還尖些，那個錢子都鑽得進，土貨販過去，私貨販進來，大搖大擺，肉屁股鄉紳樣！你當人家都像你一般一眼的哩！」

「就是在蕪湖做生意末，今朝他回來了，也是好事呀，也不能說一口咬定他是漢奸呀。」東老爹着急的說，極力要為四狗子辯護。

「你老人家聽我說嘛！他真是回家的話，還不一天雲霧都散了麼？那個偵緝隊上的開了他幾句，沒憑沒據的，也就算了。那曉得他今早上又望城裏那邊跑，他不曉得偵緝隊上暗中有人跟了他。走了兩三里路，就給拿住了。問怎麼不回家，又望城裏跑呢？城裏那邊日本鬼子要到了，曉得不曉得？說不曉得。問了許多，好歹是個不曉得。三個不曉得，觀家老早得！你看可是鬼錢了頭哩！……」

二官說着忍不住自己笑起來。笑了好一會，不笑了，說：

「你們商量商量，給我個回信交差去罷。我回去還有事，我要搬老婆兒子過來住兩天。」一邊問三官為何不回家，剛才他到家裏，奶奶大哥還當他沒回來，急的鐵鍋上鏢一樣；並且和老弟問量自己搬家口口家任的事，因為家裏偏僻些，比黃龍溪安全的多。

三官沒心意和二哥討論家裏的事。撇開了二官的話，繼續和大家談論四狗子的公案。據黃龍溪來的信上說，此人嫌疑重大，因為他在各處探聽虛實和軍隊動靜；而且穿着綳，身上有兩百多元，只差沒搜出符號證據，故特來信通知本族，徵詢意見。

「嚇嚇！胆子可大嚕！」保長驚歎着，架起腿來抽黃烟。

「他本是這個料子，我早就說過的！」壽官自炫的說，臉上做出極嚴重而有威權的神氣：「他當我們這裏還是從前案子，還是那個散泡零渣的！」看不上眼這些人！這回讓他睜開眼睛吃一驚罷！」

「那有什麼話說呢，回信就是照實在的說，這好就照說好辦！」三官說着，揉了揉

眼睛，吐了口唾沫在地上，一嚇，真的就嘗了漢奸，這擺聰明腳色！」

「日本人那邊吃喝嫖賭樣樣有，正合他的口味子。他不當漢奸，那個當漢奸？」壽官說了，看了保長一眼。

保長沒有理會，神態自若的含着笑，去和戚先生說話，戚先生表示不過問此事，請他們本族的人作主復信。東老爹把雙全官拉了來，要求壽官回信把四狗子要過來，交給他們來看管，因為四狗子雖不走正道，但究是本族的人，他親眼看着他長大，他爹娘死的時候還囑託他代為照管；他不忍的見死不救。他顯這拿自己身家性命保贖他。

「他是個單條孤子喂，」東老爹眼睛裏漾着眼淚，向保長哀求的說，不住的拭着額子上面的清涕，兩手搓動着：「不能瞞了人家香火喂，總不能做那個喪德的事喂！都是姓章的子孫喂，只隔着一層肚皮喂！我們這裏一句話就救了他的性命喂，見死不救一名大罪喂，你看可是呢？」

「這個事我捏捏鼻子沒話說。」保長說：「我有我的難處，不是我不肯做好事。你老人家不曉得，我若說句好話的話，我自己更白布掉在染缸裏……」

「你老人家心肝好末，也沒有個下致啊！這不是做好事的事啊！」三官勸着說。

雙全官一直沒有作聲；壽官比時問及他的意見，因為此事急待回信。

雙全官全付武裝；藍布褂的身上橫着土槍，拿着牛角號筒；臉上泛着赭紅顏色，噴着濃厚的酒味；對於壽官的問話小卽作答；兩隻醉眼直瞪瞪的看在前頭，沉思着，半晌冷笑了一聲，忽然咬住了牙齒，囁着說：

「哼！保他過來哩，保他的頭過來祭祖墳！一筆寫不出兩樣的章字，肉臭同味這是什麼事！保了他的話，姓章的還想挺起腰幹來見人哩！」於是說：「你回他個公事公辦，沒有第二句話！」——東老爹：喪事的事我做的，閻王爺子上沒你老人家的賬！」東老爹沒想到雙全官說出這個話，眼角上的魚尾紋還構成一個淳樸的笑，神氣顯得有點慘沮；沒奈何的望着雙全官怒冲冲的醉臉；呻吟了許久，低聲自言自語的說：

「這個事各盡各的心，我要跟二官到黃龍溪走一趟！」

當大家說話的工夫，遠處運着幾下極沉重的隆隆聲，翻過許多山頭傳了來，聽去宛似有人在一間深潔的倉房底地板上躲着腳，祠堂裏驟然沉默了，大家側耳聆聽着，

那聲音沒有了，隱約另有一種較為輕脆的聲音間歇地在響。戚先生判斷前一種聲音是敵機投彈，後一種或為迫擊砲。保長則推測發出這些聲音的所在只在四五十里路之內。幾個人七言八語的，走到門外張望着。保長立刻派了富黃瓜到眠牛山橋去候最近的一次戰報。

跟着天際中有沉重的馬達聲由遠而近，大家避到垂楊樹下面，緊張的仰望着。三官心裏急跳着，他不知道此時自己應當做什麼，把眼睛極嚴重地儘望着戚先生。忽然他看見手裏還拿着木頭扁担，立刻醒悟過來似的，飛奔着望家裏跑去。

三官看着他的兩把土槍跑回來時，敵機已經遠去了。他心裏很是惱恨，不是恨自己沒來的及放槍打敵機，是惱恨自己剛才的行動顯得不鎮靜；第一他怕大家會猜疑他的奔馳回家是因為害怕敵機，但自己實是為拿土槍；第二他怕人家會猜疑他拿來土槍是為妄想射擊敵機，但自己並不一定為打敵機，只因覺得局面突緊，他應該攜帶自己武器在身邊，（試看雙全官早就準備好了，）而自己竟一直忘記攜帶。於第一點，人家將以為自己胆怯；於第二點人家將以為自己沒知識：無論屬於那一種，都是他近來到達高度而產生的。

難舒展的這三槍爭險的越心越刀解不盡難的。

「這糊土槍，總打飛，恐怕不行吧！」保長拉長着聲音，慢慢的說。

三官不會分辨什麼，板着脸，沉悶的坐朝祠堂門口階石上，把裝好了硝砂的兩桿槍，擱在地上，看了「火眼」和「藥錢」，拿出小鐵盒裏的「帽子」裝上去，攪穩了「鴉頭」，小心的擺在脚旁；而後檢着在一條布帶上的四個牛角筒子裏面的藥硝與鐵砂，裝在腳上的草鞋。在他這樣忙着的時候，他的姪子來寶兒跑了來，傳達奶奶的話，叫他回家去有事商量。他繼續聚精會神做着自已的，半晌，頭也不會抬起來，渾着低沉粗澀的嗓子冷冷的回答說：

「家裏的事，我管不到；叫你伯伯作主去。」

「姪娘叫你回去吃夜飯。」

「我不吃飯。——要就把飯送到這裏來！」

晚飯之後，東老爹硬要跟着二官到黃龍溪去，他要去看放狗子。臨去的時候，大家百發勸告他說，此時局勢緊急，獵戶隊的防務關係重大，你身為獵戶隊隊長，你的槍

法別人比不上，此時豈可爲這等事輕卸職守？說：四狗子有重大漢奸嫌疑，他若不是漢奸，人家自會釋放他；若是漢奸，你救了他一個人，可害了全村和全地方的人，你的好心只取得了惡果。說，此時衆人動憤，執法如山；他們那邊來信，不過是通知本族，盡盡禮數，所謂徵詢意見，只是句客氣話。即使我們大家具名請保，也未見得有效；你單人空口的去說幾句話，難道人家就聽受你的？說，你於此時棄去責任不顧，違犯各隊共守的法規，你年尊望重，你若一人如此，那法規就不能維持，地方的事就不必辦了！

戚先生，醜態棉躲不過公婆的面，不瞞你長官說，我是這麼個人：「東老爹眼眶裏轉着淚珠，老拙的嗓子打着顫，以一種哀求的，但是堅定固執的語氣向戚先生表白着。說自己要這樣做，出於情不獲已；他除了養蠶和打魚打野獸——這是祖傳的營生，自己的行當，沒有辦法——此外不敢糟蹋一條性命，他床上的乾蚤臭蟲；他也不肯弄死過一顆；蚊子吃飽了他身上的血，飛不動，他也要輕輕捉了，放到桌上去；看見水裏淹着一丁一個小螞蟻，他也要撈他起來。他參加獵戶隊，準備抵抗日本兵，他也只能放朝天槍，嚇嚇他們，讓他們走遠些，他不能真的打死他們。他不看見，不知道的就罷，他力祈

不及的就罷，否則自己必定要盡這個心。他兩手無措的搓動着，禿起舌頭說了一大篇，漸漸說的激動起來，忽的把身子一轉動，對大家舞着手怒聲大嚷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脾氣你們不是不曉得！你們真學我，你們也莫笑我！平素什麼事我都躲在旁邊，讓你們作主去；今朝的事也讓我作一次主！他是我們章家的親血肉，你們見死不救！你們做得到，我章家升做不到！打也好，罰也好，砍了我的九斤半，我還是要跑一趟！」

東老爹輕易從未動過這樣的氣，他的山羊鬍子連連擺動着，鼻孔裏裏發出粗喘，胸口劇烈地起伏，渾身顫抖着，跑到房裏拿了他的毛竹烟桿，一路走着，一路把烟桿回顛後藍布褂子的領口裏亂插着，說了聲：「老二，走呀！」頭也不回的望河灘那邊去了。二更過後，淺淺地缺了一沿的下弦月從鴨嘴山叢林上面慢慢爬了出來，晴空中疏落數點星光黯淡下去，不見了。

●祠堂門口的草坪被月光照亮了下半邊。戚先生同保長，壽官坐在通到大路去的石級上，雙官與三官各攜着自己的土槍，循着河岸，從祠堂門前起至三官家的確房旁邊止。

這一個走了過來，那一個走了過去，縐布襟的往來巡邏着，穿着草鞋的腳每實有力，的落在地上，發出吱吱的聲響，頭頂來實兒替他小參插着另一桿槍，鼻子裏斯呼斯呼的響着，腿在三官身後。大家都靜默無聲。一種濃厚的森嚴空氣壓迫着每個人的胸口，籠罩了鴨嘴澗全個村子。

一切有關防務的事都經戚先生參加意見，由保緝排妥當了。渡口的暗崗加了健班；到眠牛山橋的大路上本保裏派去三名獵戶隊五名偵緝隊，都在沿途麥田中設了暗崗，直與眠牛山橋的崗位接連；其餘偵緝獵戶兩隊隊員們都被派令守衛各木村，徹夜警戒。婦孺以及無職守的人們都令在家，不許到外面亂走，睡覺不要脫衣，但聽牛角號，即由各甲甲長率同上山迴避；無職守的男丁們於聽到第二次警號時可各拿鋤頭漁叉出來，隨時應變。通信隊水陸兩路各派三名，隨時通報消息。

傍晚所得的報告，此次戰役很快的已入尾聲，敵兵一部突圍向甯國府方面潰退，我正規軍奮力追擊，斬獲無算；大部分被圍於縣城與三里店山領地區中，半數被解決，餘者四散潰逃，正被阻擊中。繼悉敵人一部於下午五時許一度佔領縣城，旋即竄出；此敵

約五百人，在小嶺一帶全部被殲滅。三里店那面，敵兵騎步約二百人突圍竄至汀潭，半被斬俘，一半失蹤。現黃龍溪一面，我有守軍千人，眠牛山橋一面我有守軍四營，都是新由前方調回的。又據游擊隊政訓處傳達的小情報，敵兵都穿的皮鞋，連日行走山路，腳板起泡潰爛，多致寸步難移，失却鬥志；騎兵的馬被擊斃者，情形亦同。三里店及城郊農民有徒手將敵兵捕獲者；汀潭方面，敵除被我軍斬斃者外，自殺者達二十餘名之衆。他們自殺多用這個方法：把槍口對好自己胸口或腦袋，以棍子夾入板機中，腳踏棍之兩端，板機發動，彈即出膛。這是有人親眼看見多次的……

方纔不遠的地處隱約傳來了槍聲，連續達數分鐘之久，如過年「開財門」的炮竹聲相似，大家曾經一度緊張。但那槍聲漸次零落，隨即寂然了。據戚先生的推斷，汀潭距此間只兩三個鐘頭的路程，必是那批失蹤的敵兵趁着月上，竄向附近地區了。三官心裏急跳着，鼻子微微發喘，興奮的不可自制，試着在垂楊樹下石礮上臥倒，端起了他的土槍。因爲這裏居高臨下，敵人若由田埂竄來，正好對之射擊，而敵人找他却是「死角」。他把眼睛睜大着，儘盯着眠牛山橋那邊的路上。他設想敵人必由那邊過來。他們從我

方守軍及獵戶隊槍火下面竄了來，最多不過三五騎。他決定先對馬的頭部開槍，把馬一打翻；他隨即由礮上一躍而下，全都捉他活的。他叮囑臥在他旁邊的來寶兒早把裝槍的藥筒準備好；並且把這條披下來，遞給他。

「這回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娘賣屎的！」他狠狠的咬着牙齒說，聲音微顫着，麻臉板的有點可怕。

雙全官太陽穴的燙疤閃着亮，露出嘴裏兩顆圓而長的門牙，欲於此時咬一二次整號，讓婦孺們早作準備。但戚先生阻止了他。

於是大家側着耳朵聽着，等待第二次的槍聲。

後面山上一隻貓頭鷹放胆的怪叫着。遠近樹林裏杜鵑的啼鳴零落而淒咽。人們沉默着。

但是兩三個鐘頭過去了，沒有槍聲。

三官打着呵欠，從地上爬起來，從新與雙全官一來一往巡邏起來。他的麻臉板着，像一塊石頭雕就的。他心裏漸漸被一種失望之餘的沉悶與厭煩的感覺佔領着。他料定他

的打算將完全落空；前面附近這幾路都被我們軍民嚴密防守着，本村縮在這個窮山僻谷中，想敵人豈到這裏來，顯然是不可能的。他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覺得蹲在腳下的草鞋軟如棉花，一點不得勁。他對自己參加的這些什麼隊子及其工作都起了厭倦的心。「厭的，做做響子的耳朵，老扁的用處也沒得！」他心裏這樣怨着。好像跟在別人後面拔窟子，窟子都被別人拔完了，自己連個窟根子也沒撈到手！就這樣無聊的老跟下去麼？」

忽然他心裏生出一個主意，亮了起來。他決定和戚先生商量商量，套套戚先生的口氣，看看能不能介紹自己進他們的部隊。這是個極好的主意。他料想這次戰役之後，他們的戰鬥員必定需要補充；從敵人處奪獲的槍械必定需人使用。他將作一個正式的游擊隊隊員，有一桿新式的槍……

「我們請戚先生荐我們進他們游擊隊，你說可好？」他回過頭，臉上現出了笑，溫和的對他姪子說。

「好呀！」耐翁頭突然鬆開了倦困的小小醜臉，露出牙齒回答；過了一回，又說道：「好倒是好，可是接娘呢？家裏的事呢？……」

「你二爹要搬回家裏住了呀，我把事情都交給他。」

「奶奶呢？她們肯麼？」

「管他肯不肯！——有什麼不肯呢？就在家門口，還不是一樣常常回家嗎？」

「你說的哄我的罷？」姪子想到什麼似的，有點不相信小爹的話。

「哄你做什麼？」三官嚴正的說：「我什麼時候哄過你？」

「那我們就告訴戚先生去！我們就去！」

「好事不在忙中起。等過了今夜裏我再同他說。」三官穩定的回答，像是早打好了主意的。

雖然已入孟夏，山鄉的月夜涼如二月天。露水已經下來。戚先生覺得有點冷，從石級上站起來，打了個呵欠，兩手插到褲袋中，聳着肩頭，開始在草坪上面踱着步子；用他的綠皮鞋踢弄着草上亮閃閃的露珠，低頭沉思着。

壽官看看坐在身旁的保長，保長的小眼睛裏掛着淚，面色慘白如紙，身子歪歪的倚着石級，已有點無法支持的樣子。於是壽官也站起來，同戚先生一塊在草坪上走着。

「敵人恐怕都給我們消滅了！不會到我們這裏來了。」壽官拍手摸摸露濕的頭髮，興奮的說：「一次不小的勝仗啊，戚先生，噢？」

「呃。……我們可以開個慶祝會。」

兩個人繼續走着，一個走過來，一個走過去，像岸礁上面的三官和雙全官。沉默了半晌，壽官忽然想起來似的說：

「真的，真老爹還回來哩！……」

「呃，」保長掃了一下嗓子，疲弱無力的答着腔：「那邊沒那麼好說話啊！不曉得個老屈，他要打蠻鏢！」

「呃，一定弄不成功，不然早應該回來了。」

「他們這位東老爹，是個奇怪的人。」戚先生神情安閒，笑嘻嘻的慢聲的說：「但是，可愛的很。但是好像沒有腦經。他不管事情能辦，不能辦；不管有沒有，可能，發生效力。他只管要照自己的，心願做。說不他明白。有趣的很。沒方法糾正他。沒方法奈何他。」

「就是沒有知識啊！戚先生。」保長無聊的說：「就是不知道國家是什麼啊！不知道愛國啊！」

「這談愛國哩！」壽官驕傲的說，習慣地做出老高樣子：「愛國的話，不只陳老爹，我看這些人都談不上。那個真知道愛國呢？」

「怎麼不知道愛國呢？」戚先生笑着說：「你看，個個人都起來，參加抗日工作了，各站自己的崗位，熱誠的，負責的，奮鬥着，盡了自己所有的能力。——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國家！」

「這那裏能說是愛國呢？愛自己罷了！抽他們去當兵，看他們可願意幹呢？連真的參加你隊伍的都沒有。：若真知道愛國的話，日本鬼子就不敢欺侮我們了！」

「你這個話，」戚先生聳了聳肩，莊重的說：「你只看了一面。一個人真正肯拿行動來愛他的國家，就是爲謀取他自己的利益，保障他自己的利益。要一個人愛一件東西，就須那東西對他有好處，成爲他自己的。沒有人無所謂的愛一件東西。也沒有人無所謂的來愛國。」義俠式的愛國熱情是空洞的，虛弱的，沒有價值的。必須通過了國家，

能夠愛及自身；那就是：國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完全一致；要這樣，纔有價值。

「他們正是不明白這點。不明白愛國，就是愛自己。要真愛自己，必須愛國。他們沒念過書的人，一點不明白這道理。」

「也不完全因為知識水準。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過去以往，國家不是人民的。是皇帝的，是軍閥們的，是少數幾個人拿在手裏的。大家從來沒看見，沒受過國家的好處；相反的，有時倒受了許多的害處。」

「要用個什麼法子，纔能使大家都知道國家對於人民的好處呢？」書官熱情的，關心的問。

「沒有別的法子，唯有使人民感覺到，認識到，國家是他們自己的。」

「這什麼時候能夠呢？」

威先生抬頭望了望月亮，確實的回答道：

「這問題連中日戰爭的發動，都是開始！」

贅言

這本稿子是應我們文藝協會會刊的編者先生之約，在二十九年初冬時候開始動筆的。上篇七段，因為湊着了閒空，一氣就寫成了。下篇十段寫的可實在要命；有時寫半頁，擱他三五天；有時兩三個星期不能寫一個字；到後來索性擺開了，大約歷一年不曾摸它。今年幸而生了一點小病，就利用這病假的工夫，一字一句的擠着，到今天總算擠完了篇。其間滯滯與不勻稱之處不說，即情節結構，也迥非原來計劃中的面目。此固因作者才力不足，而又寫的太少，筆下生疏；但就擱日久，情思不處，也是一個原因。過去七八年中這樣半途而廢的稿子少說也有一二十篇。當一個有志於文藝寫作者尚不能拔其寫作爲職業的時候，恐怕只可如此苟且了罷。

篇中對話本企圖純寫方言口語。但作者這次的試驗碰了釘子。簡單的說罷：第一，方言口語中的詞兒往往有其嚴格的窄狹的地方性，此地的人「說」出來，那地的人固不易懂；設法「寫」出來，更顯得離奇古怪，此時甚至那本土的人讀着，也瞪着眼睛半天

想不出是句什麼話。第二，就是多數方言口語中的詞兒，根本寫不廣來。最難辦的恐怕要算語助詞或歎詞一類。多少口語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助足語調或說語神氣的聲音，都無法找到漢字作爲它們的符號。有的勉強找了近似的出來；而其原來說的時候，一個字的聲調又千變萬化，從而表示出千變萬化的神情和意思，但寫起來，只有一個寫法。因這些困難，原想把對話寫的活潑逼肖些的，結果却弄得似是而非，半死不活，還是不像個話。

篇中所用地名，許多是實有的；這不過爲了行文方便，與讀者顯的親切逼真些。實際則與故事童話中的所謂「從前某處地方」無異。若是有人翻出地圖來，想依據那些地名來核對什麼事實，那可成了不小的笑話。作者恕不負責。因爲這是小說創作，不是史實記載。

以上云云，原都是一些無須說的話。無須說，而還不免要說，此之謂「贅言」。

吳祖湘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白鶴場

12119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

抗戰文藝叢書
第三種

鴨嘴澇

定價二十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吳祖緝

編輯兼發行者：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出版部

印刷者：時與潮社印刷所

總經理處：作家書屋

重慶白象街八十八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2
26437
(2)

